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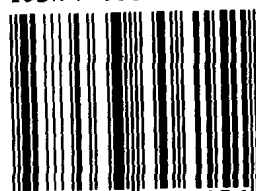
集部

第三六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六七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歷代古文國瑋集一百四十一卷（存一百三十九卷）

（二）

〔明〕方岳貢評選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三國文

求存問親戚疏

曹植

太和五年、植復上疏、詔敕有司如王所訴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于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

齊義等惠二語微帶怫疾

與中山聞樂刺意相同

是時非無文士以科禁忌切不得通賓客故耳

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敍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敍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

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

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于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于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

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陳思歸藩與白馬王同塗而有司禁之至此疏求通親親蓋其天性眞厚如此于諸王親戚尚不忍乖離況宗朝乎

陳審舉疏

疏上，帝優文答報

曹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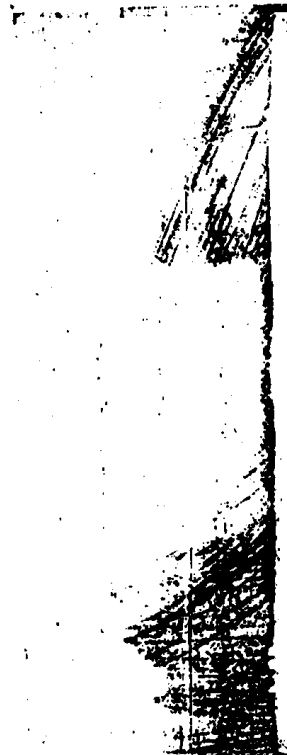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眾，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

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鼯鼬讙譁于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國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于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于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于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

二語指吳蜀也，當時中國自大之語毋如此

劉子政之論王氏劉切相同

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邈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

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宗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溼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明帝之時司馬宣王尚爲疆場之將未秉朝政也

陳思之言知機其神乎蓋以疎忌宗室不令當事度其後將有篡弒之臣耳

論發諸國士息疏　曹植

太和中大發諸國士息植以近前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上書陳之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

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于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節挍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

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于朝萬無損益于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廿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

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于凡庶若柏成欣于野耕子仲樂于灌園蓬戶

茅[illegible]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于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illegible]下憂怳無已之百念交併蕩然肆志逍遙于宇宙[illegible]哉此願不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逐仁德以副前恩

是時調發煩多故及藩國並息未必若文帝時猜忌諸王而使之削弱也陳思此疏前段明了後段恢激在陳思之文另爲一體

溪論俱絕 [illegible]

答臨菑侯書

楊修

植後以驕縱見疏植猶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竟坐罪收殺

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于省覽何惶駭于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于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

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弄。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

各詞盛引文賦之功。非不知陳思旨趣也。往復情之大體宜然耳。

答魏太子牋　　吳質

質字季重。濟陰人。歷振威將軍。封列侯。侍中。爲文帝所善。帝薨。思慕而卒。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閒。死喪略盡。臣獨何德。堪以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于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于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于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病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寔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

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雖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値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如馬伏波老而愈健

季重此答以文士目諸子而以馳驅自效也亦其才幹定如此耳

答東阿王植書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于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幷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玄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于華屋。靈鼓動于座左。耳嘈嘈

高亮任性而能爲此論者知其所得于老氏者深也

而無開情踴躍于戰馬調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若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季重進藹言于陳思便與德祖浮華不同觀其處二曹之間可以無咎

討曹操檄　陳琳

紹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奸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于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奬[illegible]威柄冀獲秦師[illegible]而遂乘資跋扈肆行

烈劉剡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
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
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
府惟强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
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
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于兗土而有大造于操
也會後鑾駕東反群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
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

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
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繇心刑戮在口所
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
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
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因睚眦被以
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
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
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
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

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
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
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
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阬穽
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
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
無道之臣于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
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
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

討公孫瓚强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
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
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
敖倉阻河為固適欲遊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
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
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徐涉濟漯
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霆
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illegible]
[illegible]消滅者哉當今漢室陵遲[illegible]

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孔璋此檄能使頭風下床孰謂一紙書不賢于十萬甲兵耶

為曹洪與世子書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翫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但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

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

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愁雖有孫田暨斃猶無所救豈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

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繢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于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于坰牧鴻雀戢翼于汙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于晨風假足于六駁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漢中之拔乃張魯之不能非魏武之能也魯已奔

亡故乘虛而取之洪此書雖使筆恢諧而論形勢則審矣

曹公初與仲謀結婚故云然

爲武帝與孫權書　阮瑀

初權兄策幷江東魏武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以弟女配策弟匡爲子彰取孫賁女及策薨權遂西連蜀漢結好劉備故書與權按瑀爲武帝與先主書云披懷解帶投分寄意又謝武帝書云一得披玄雲望白日惟力是視敢有二心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于失楚彭寵積望于無異盧綰嫌畏于已隙英布憂迫于情漏此事之緣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陽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

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于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

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于未形達者所規規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

長江之險
較言而已
便若千可
復情

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
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
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
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擧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
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
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
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
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
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

綢切詳婉
而有感動
之勢

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
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
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
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
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
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
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
氏以虐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

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
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
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
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拒命不承執事疫
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
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
來見祐副不勞而定于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
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

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
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孫曹深怨元瑜為之開明直似披肝相質何其善
記之工也至于外取玄德內圖子布此二語即江
表腑鄙之士亦知其不可矣蓋實事在此便有涉
迹之嫌不似虛辭之易飾耳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璩

璩欲歸田、故報二從弟、

璩報、閒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埽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遁于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于囂塵、思樂汶上、每發于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于有虞、濟蒸人于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于山陽、沈鉤緡于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鬪富貴之勢、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惑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慎夏自愛、璩報、

意與俱飛　神與俱寂

此文氣格比公理樂志之篇特為峻拔

古文國粹集　卷之二十九

喉轉意達
聲清巧麗

與太子牋 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伎、侍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傚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艷、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此牋言耿白孝稱舞二事之美便在耳目

治學篇

徐幹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于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為

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

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于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

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己效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

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于遠乃學于近故以聖人為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學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于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于文武文武因于成湯成湯因于夏后夏后因于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

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于器械考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說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其文簡質無浮華誠君子之言也

虛道篇

徐幹

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于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于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于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

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衆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

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巳惡之重矣既知巳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巳而從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于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于酒食人皆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于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閫檠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爲我

用則我之聰明敵于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既巳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于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巳之非遂初之繆至于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賜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

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療暑莫如親冰信矣哉

勸人受善其言譪如有布帛之溫矣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九

褒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三國文選

與山濤絕交書　嵇康

濤將去選曹欲舉康自代康與書告絕康別傳云康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書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足下昔稱吾于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

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

以此論懶附筆能舉其意

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志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

人情開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

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括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术

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惟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

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用耳足下舊知

非徒爲謙言自知甚審

吾潦倒麁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司馬氏秉政方除異己故嗣宗求仕以得保全叔夜不度正足見忌養生之術昭然可見空論何施乎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

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爲稼于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

文定農有區田不爲誣也

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
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
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
也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
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
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
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
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
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
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
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
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
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
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
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

智人見疾早愚人見疾遲則請疾矣

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于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
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損積損
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
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于所遇之初而不
知慎衆險于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
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
于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
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
理盡此而已矣從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

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
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
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
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
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于內物誘于外交賒相傾如
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
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
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
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

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叔夜心骨清曠實有神仙之姿而每遇上藥輒為物阻王烈恒為歎之非俗緣未盡蓄世命有所制不得解離耶

管蔡論　嵇康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于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事沈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

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禍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避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

德。戮捷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爲教之正。今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齊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爲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爲不明也。若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爲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

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內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叔夜著論大抵獨發胸襟。不嘗推引古賢。此文托管蔡正爲有指。安得無卧龍之疑耶

能深言勢而借以明之蓋有謂

諫征蜀疏　劉廙

魏國初建。廙爲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行征蜀。廙上疏。太祖遂前進而報答廙書。

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强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

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墮。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

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爲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觀此蓋吳蜀間據之業成矣若復連兵於外恐事久不決形勢必見將來受終之際豈不有損衆望乎廙之此疏欲魏武爵其内也

此言守職而朴不知[illegible][illegible]名之[illegible]也蓋今[illegible][illegible]知斯耳

論治道表

劉廙

廙表論治道事上太祖甚善之

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徃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旣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惡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徃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徃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

未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
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
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與民之亡叛者
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
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欺妄毀
可得而盡

魏武輔政崔毛作選曹吏皆課實尙淸儉而下浮
楽劉廙猶有此表信乎吏治之難淸平也

諫魏世子田獵書　　崔琰

琰以袁氏臣歸太祖時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于鄴世子仍出田獵琰上書諫世子答書深納焉

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
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
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
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
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
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
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
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
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
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
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
罪於天

[illegible]傲而彊

文帝好獵漳水南皮屢有游娛之迹琰以袁氏爲
戒何其言之讜直也答語亦欵切但得之矣

諸前爲論得失易明

陳災變疏　　楊阜

時大治宮室廣微美女又多災變阜上疏又雍丘王怨于不齒藩禁嚴密故末陳九族之義

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濫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誡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耶而陛下何緣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愼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項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愼萌纖微之

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項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

桓靈之失雖不專以侈汰阜引此為戒舉耳目所見即詩論成王鑒商之義也

諫營造疏

楊阜

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帝手筆詔荅。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䘏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走，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

明帝營造宮室，用民非藝，更甚於文帝。阜魏氏直亮之臣，此疏切諤乎，概可見。

中書專任疏

蔣濟

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答詔嘉歎

勢之所在雖輕必重此古今之格言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迭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藏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形容深至

魏之失綱在大臣不在左右也然明帝末命引司馬氏輔政者則中書監令之所爲也顧命大事猶尚參與以至權去王室況于小小處分奔走人士又不足以論

古文國瑋集　卷之三十　主三国卷三

魏晉宮室三公以下但服力負土此疏有損觀聽將貽朝野之譏

諫興役疏　高堂隆

時大興土功公卿負土災異屢見隆上疏極諫帝覽奏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害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差等。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飢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哲先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

言欲肅貞[illegible]語乃天作家言

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志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繇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

暢皐之簡透高堂之詳明俱極盡一時之[illegible]

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
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
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
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
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
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
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
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
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

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
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
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
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滅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
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
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
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
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
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

收語特爲峻烈

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
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
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
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
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
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
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
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

中引吳蜀一段反言以見巳情言之無忤而聽者

足爲深戒此蘇老泉所稱有龍比之心而用儀秦
之術者與

晞沒上疏　　　高堂隆

隆疾篤口占上疏帝手詔優荅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欵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漁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蹠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

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猝然回顧宗國爲墟不爽于隷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可

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繇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高堂生刊削諫草不傳於外後簡料尚書奏章乃知其忠藎也蓋文帝亦非優容之主高堂以近臣上事語既切慤不宜宣露取嫌耳

飾省奏

王朗

朗以文明二帝
後大因上書

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繡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醸酹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廐則騑駼騊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各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愨誠之本埽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皇大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

西京之奢太謂孫漢武更制宜沿秦人之餘

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埽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幷合雖且萬人或商賈隋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

朗於文服中猶存老成造意非淺無所見者

矣糧啇於食勇啇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晝外之績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內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朽未足以爲喻

此疏意主尚約而詞乃華茂景與文筆正自斐然

上輕徭緩刑疏　　王肅

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

要在此

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觀信而歸用能一戰
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
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
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
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
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
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
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
且人命至重難以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

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
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
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
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
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
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
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
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
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
可不法也

廷尉之論爲官守法景侯之言因事納規非相排
也各著讜亮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三國文

諫考課疏　杜恕

時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有其法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乃上疏後考課竟不行

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

亂者治也

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繇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

公論道衆者大當究辨職課之

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才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繇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

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繇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默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

恕深於用兵征罰有功而持議平正不浮

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濶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愼也

考課之法始於京房至是復舉其議雖不施行而後世有損益課吏之制代不同塗要以其法不可廢矣夫吏豈無課績則不足盡職則有餘者乎

諫用廉昭疏　杜恕

時任廉昭以稽伺羣下恕上此疏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繇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克實而軍事不息至乃斷四時之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繇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

賢人未必盡無但不易得在人上委任以風化耳

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祚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脩譽人不

猜疑如此豈不事事可嘆

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耶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辦也伏讀明詔但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

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緜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

苟用此數亦足見君子小人之情

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得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

不能為此耶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魏帝猜忌疑大臣不任而又使小吏伺之杜君此疏可謂知大體矣夫人主課人以法制不如使人得盡其誠節故寛厚之朝任事之人有餘嚴急之世任事之人反不足也

一語說盡當日事情得婦者其名失妻者其實也

諫明帝書

張茂

茂字彥林沛人太子舍人青龍三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備窮後麗哉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

快意在前禍因在後觀此言使人惕然內懼

推明所以建言之心故直而不激

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爲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

軀沒命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

自漢末喪亂戶口凋耗魏氏雖據數州談者以爲不及汝南南陽二郡然猶奪人妻女內充後宮外奉戰士其爲百姓者幾何明帝之後過于文帝有以知魏祚之不長

自罷較事疏

程曉

時較事放橫、曉上疏、論於是遂罷較事官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繇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較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較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謥詷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

旣傷大體且此輩更易爲奸亦復不得實也

此言有切今之縱校

聲勢內則聚黨姦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隷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隷

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絲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闕不補迷而不返也

吳魏二國各立校事以察伺百僚原所繇來乃以軍中耳目所寄然則是可施之於軍不可施之於國也魏以曉疏遂改不設此又勝于仲謀之專任矣

征吳對　　傅嘏

嘉平四年孫權死王昶與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答之云云時不從嘏言詔昶等征吳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投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墝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搆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間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

相國文宣侯指司馬宣王也

賊喪元帥指孫仲謀已沒也不謂其爲成故言猶[illegible]師耳

[illegible]

先主之將……

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

魏之與吳有相持之勢而非可以迫圍傅之之策爲得之矣鄧士治積穀于壽春羊太傅積穀于襄陽滅吳之本實在于此

移品行者在下序官服者在上本不可相涉也

官才議

夏侯玄

徐閣公曰中正之職但當該敘人品優劣人才高下至於授任自當總之臺閣晉魏但以中正品第爲用人資次行之愈久其弊愈見非其法之必弊乃用之未盡善也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淸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繇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分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

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繇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挍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

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淸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絶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

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中正之始立也。患在人物無定。易于干求。及行之既久。華素異塗。則又若于有定。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也。若核實品行。以爲人士出身之資而不限其所至。以待銓序。庶得宜也

諸葛隆中自比管樂。則知樂毅之才幾亞于夷吾矣

樂毅論　夏侯玄

王右軍書帖載此論云世人多以樂毅不時拔莒卽墨論之故玄作此論

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

非樂生之所屑。强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爲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卽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卽墨大夫之義。仕窮則

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隣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奓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

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武安君破趙四十萬而不能再舉以向邯鄲樂生平齊七十城而不能速下二邑蓋兵勢之所頓雖有智者不能爲計也太初固爲雅言然使樂生無內憂田單之功亦必不可立即其弊也齊之半可得

六代論　曹冏

冏少帝族祖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

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慠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于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

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帶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

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于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不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

勝廣倡之於前劉項獘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

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

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繇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

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繇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

能灼古今之大勢以立言慨慨切也

然其試用者乃疎宗也至于陳思雖一縣之宰猶不

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縣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兖豫。埽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

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

可得

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虛危

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此本冏作。自嫌無高名。托陳思以傳。敘秦漢事多入魏事少。以仿陳思之文。故不能自述羈頓也。其後魏氏之敗。斯文爲之龜鑑矣。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淸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能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

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繇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愿哉孔子曰淸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王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

讓於規矩之內闇闇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

得數者妙得神者蓋蓋于此二言矣

卿之門其不過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

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總論枉直得失正等是為通人之言

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也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冐其貨賄淫其聲

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闔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

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髻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土。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巳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身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得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

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立論雖復平夷中間波折廻榮處亦自見汶縠

儒宗傳序　　魚豢

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爲儒宗其序云

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旣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

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結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魏主好通達時多高名之士轉相矜尚而儒術爲樸學不爲時重故通經者衰矣

褱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三國文

諭衆出師論

諸葛恪

恪欲出軍伐魏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乃著論諭衆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
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强地
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
于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

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
之力競坐觀其强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
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
于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
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
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
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强大聞此邈
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于臨敗悔之豈有
及乎越小于吳尚爲吳禍況其强大者邪昔秦但得

恪知外敵而不知內勢卒以顛蹶若其所言亦一偏之論也

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
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
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
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于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
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
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
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于趨時誠謂今日若
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
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長歎息

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産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
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于今而
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
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大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
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
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
未至而預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于難至然後
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
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

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其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強，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于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

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于後。

蜀地險阨，出師爲難，又無內釁，吳之伐魏，則舟楫鞍馬，俱無大勞，而淮南數變，此固非安坐之時。元遜此論不爲失也，特以天方授晉，未遂厥功耳

與陸伯言書　　諸葛恪

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以貲其旨也。然元遜竟以恃才傲忽，爲內人所圖，雖得之于言論，亦失之于盛氣矣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己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于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

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于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纏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太微，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于禍，原其

明于告人，不明于持己

本起非為人讎惟坐充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
正義大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
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
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
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
為隙日本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于血刃蕭朱不終
其好本由于此而已不含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于
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
元遜高才不患盡法繩下患於疎忽防簡不足耳

若乃此書猶有武侯廣益之意焉

讀此數言知軍興之擾民足為歎息

論徵役疏

駱統

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權感統言深加意焉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
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
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
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后
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
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
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
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
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
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
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
戀本畏遠同之于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
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
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
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
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

時仲謀不建尊號

[illegible]交兵王[illegible]禍故曰殿下

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旣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彊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illegible]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illegible]復以恩意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

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机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

孫氏初建江東百姓多藏匿山谷每每料民爲兵諸葛恪爲丹陽歷處山民數萬爲兵而仲謀褒之不知民之苦兵如是也然三分之業須假兵[illegible]亦不得不勤民耳

理張溫表　駱統

時溫以罪黜事由之有司下令責罪將軍駱統表理僅終不納

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于四方置俊乂于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敢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鎭重尚淺而戴赫烈之龍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于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

誹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一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于天下失彰于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群煒燁曜世世人未有踰之者也故論溫才則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于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

仲謀衛惠恐在此故捃之詳

用于宋治。次見舉與衆人中見任于明朝亦廻簽于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于黷。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于黷。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于上。溫窃親之于下也。夫寵惡之民。放逐山險。則爲勁寇。將置乎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鋭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遂兵以北。許婁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強羸。溫不下之至于近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

也。溫之到蜀。共惎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于異境。揚君命于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于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于趙鞅。亦向他國

但恐救譬之言難入潛想之口易工

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訕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于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于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于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參之于衆亦不驗。臣窃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

外。照群下之情。求萬机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群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意。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于前。臣恥廢之于後。故遂發宿懷于今日。納愚言于聖聽。實盡心于明朝。非有念于溫身也。

暨豔亦有俊才仲謀甚重之惠恕亦與交固共典銓事欲簡料人物抑揚清濁而不平之者衆遂相讒毀而二人俱貶退矣惠恕使蜀爲諸葛所稱惠恕亦于還朝深美諸葛此亦仲謀所忘也大抵惠恕才高而保身之智不足蹈之此疏違衆怨而明獨理亦難事也

畜力後動是伯言一生本謀其破外土亦用此法

諫伐夷州及朱崖疏　陸遜

權遣師取夷州及朱崖遜上疏權不聽征夷州得不補失

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

仲謀規圖遼東雖遠不相接猶有牽制魏人之意若其取夷州及朱崖則年髦而貪實非算矣

疾篤上疏　　陸抗

鳳皇三年夏抗疾病上疏伏進辛先是元年西陵督步闡叛降晉抗伐誅之故云步闡門後益更增耗後天紀四年晉軍東下悉如抗言

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三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可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

金陵以荊州為上流。荊州以西陵為門戶。陸氏父子所關在此。緣此推之。平吳之功。龍驤未得專有也

上交州事宜疏　薛綜

時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故上疏按綜又疏云日南遠至翡翠充備寶玩不抑其富以益中國

昔帝舜南巡卒于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海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

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眞大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冷九眞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倮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于長吏覩其好髮髠取爲髲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眞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强萌忿杖歆亡于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

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强賦于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荆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强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撿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

博之徒尚多隲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成風由此言之綏遐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撿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効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群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交南一境易叛難服長吏得人則服失人則叛吳之能有交南蓋士燮呂岱之力也至于我　朝三以兵力定之而卒以淪沒亦以失于撫綏耳故黃公福在而交南服崹而交南叛矣

兵不可屢動以其妨農國不可尚侈以其病民況偏安之末世乎

重農禁侈疏　　華覈

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

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于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

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机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

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衆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綺紈之服至于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殖帛之業而棄功于浮華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

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

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彊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叙浮華之傷俗言成文采又無靡弱之誚大勝東漢人作論

上吳主皓疏　陸凱

寶鼎元年凱遷左丞相時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

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于桀紂、君明闇于姦雄。君昏閉于群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于不義。敗政于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于奢侈。目眩于美色。志濁于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强。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于奢侈。民力竭于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于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

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繈負而至矣如小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于政有損于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

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有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仍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于商賈齊桓取士于車轅周武取士于負薪大漢取士于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群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

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凱亦陸氏族也相吳主數有直亮之節所謂立功立事則不及抗而德言過之益吳人之望

復上吳主晧疏　　陸凱

晧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諸問所諫凱復上疏吳書舊文云凱所陳晧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晧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晧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按凱歿後晧遷其家屬徙非因是銜之歟

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于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若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臣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于彧已豐，于

晧命酷虐是其天性若乃昔責百官令其酣醉而誅其失禮此

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于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于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群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臣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

又前朝失德之主所未有也

此蓋細事何用説切

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
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
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
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
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
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
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
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
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于
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
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于事舉者不虛受者不
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
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
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
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
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
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

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
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士吏
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
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
先帝時居官者咸久于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
職或位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
財害民于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
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
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

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此言先帝蓋指仲謀也吳主本太子和之後不後
景帝故其稱詞如此又舉開國之主以爲鑑戒也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三國文

與群下教　　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

觀此勤勤便與周文公不殊去驕去吝幹濟之根本也

與李豐教　　諸葛亮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嘆涕泣而已

此書明言否可復通逝可復還假使武侯若復長年必將有收召之事所以身沒而有餘思也

言不宜以國小自生退怯而不恢開張之略也

遂爲今古人君不易之訓

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武侯一生只是小心謹慎

勸後主自謀則無攻在桓氏之嫌此正武侯忠謹處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武侯二表後世稱之與說命相表裏蓋忠亮藹至發言成文與文士之業不同日語

請自貶疏

諸葛亮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一武侯以行法爲主軍敗自貶旣以示公亦能使其下用命矣

以江東論之此以小論大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偪于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

鍾伯敬評武侯成敗利鈍二言。蓋失之矣。謀之者人。成之者天。雖武侯其如天何。

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亾。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

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蜀之險在外不在內。出師于外。上則開拓境土。下亦可以張示形勢。此武侯之本旨也。至姜伯約亦然。以故蜀之立國幾五十年。被兵者不過二事已而

廢李平表　諸葛亮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

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昭烈末命委政于武侯。而以李平爲副。此如霍光孟與上官同輔故事也。武侯以將兵於外。應內制外。平若搖足則事難逆睹矣。此根本之憂。不可以不備

臨終遺表　　諸葛亮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于先君存仁心于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臣家成都一段另一篇也乃先自表者以前則臨終表也

正議　　諸葛亮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

景與諸君遺蜀書豈不知其不足以動人耶乃子桓好事耳武侯所云逼于元禍苟免者耶蓋深知發書之由談笑應之矣

通吳議　諸葛亮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志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

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謂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吳蜀相結蜀若伐魏魏必留河南之衆以備吳故曰不得盡西也損已之備而從魏之敵此一舉而有兩利也

議爲諸葛亮立廟表　習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

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武侯之遺恩在蜀至今西南夷猶奉祀不絕況當時乎然猶不爲立廟者蓋蜀政弊則追沒之禮不全觀功臣猶有無謚者則可知矣

釋譏

郤正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沉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閱、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齒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秘。躊躕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

圖、不亦盛與、余聞而嘆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讐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奸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寧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慕民。而忽於時務哉、

使蜀用郤正于內用姜維于外猶可少延而其如譙周之徒亟用事魏乎

益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類度，各守厥具，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窊，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于素秋，玄陰抑于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欻披其胸，徂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于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

海之廣深，歎高嶽之高跱，闕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遒人之有采于布，聞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克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鬻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殄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尠，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趙叔肸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

欣環堵以恬娛兒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俱來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聊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于至貴。泰牙沉思于殊形。薛燭察實以飛譽。鮑梁託弦以流聲。齊隷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荊。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乘轡而馳名。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

郤子依于微朝進退之討無可爲者以祿代農衆人畜我粗得畢分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晉文

武帝

下傅玄詔

二常侍懇懇于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于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懞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晁綦毋龢。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晉室諸帝詔辭鮮有典贍宏整若漢宗者武帝開基之主受言令事故載之

元帝

遣賀循書

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蹇，王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絕以入秦，園綺彈冠而匡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

策柴單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群望顒顒，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

元帝鎮東時，人望所屬在于顧賀，而賀公貪於栖逸，此書勤勤，使人有企虛懷。

藩輔忠賢 立言不苟 不爾

飭文帝

百官詔

朕居阿衡臣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勠力用能蕩氛霧于昊蒼耀晨輝于宇宙遂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群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

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于曩代朕所以虛想于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簡文在相位周旋士大夫之日久既登大寶思求弘濟良非飾言

江東 不專 全

定諸葛亮故事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

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

此亮之明武侯心事

所對者司馬宣王也指詞固當如此

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

假使諸葛公不早終魏將先見司馬之亂蜀乘其隙驅兵而動功業必有可觀者

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陳壽與武侯不相能此表乃能推揚隱奥無美不宣似未有纖芥者足知武侯之賢無間於其同也

先主　　陳壽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付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論先主體局微狹不似作人主評贊此輕蜀也然昭烈之不折益亦得其大意

諸葛亮　　陳壽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此評似得武侯實處論者猶以將略非長四字貶承祚無乃過甚與

此晉未受終之時故稱魏太祖

爲石苞遺孫皓書　　孫楚

蓋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尅寧區夏，協建靈符，

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輮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荊楚，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深

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與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卻指山河，自以爲強，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

吳嘗稱臣於魏故曰祇承往錫

南海自墳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刳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王相奔脅未使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亾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錫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魏藩豐功顯報降於今日矣若有侮慢不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

後楚閒吳亾向南諦流不與朝賀其勸降降者非其本心也

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奮邁其會如林烟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手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功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跗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時巳滅蜀欲因此勢脇吳入臣爲擁戴司馬氏地耳然孫氏據二州之地豈因一介之使束手自歸蓋亦見其詞費

先言待孫氏之厚得體

代吳令陳請表　　張悛

悛吳國人元康中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悛表詔從之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普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

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西戎有仰，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踰。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倡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

言神器於甄井者謂得傳國璽也

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群後，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大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永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允。二君私奴，多在

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此疏在士然爲狥主之節，在晉朝有䘏亡之美，兩者俱得之也，然不及大帝景帝者，將此二陵已先有守戶耶

隱才何可
盡登羊公
詣歸衆而
志則達矣

讓開府表　羊祜

祜以都督荊州軍事出鎮南夏多頌績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上表固讓不聽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蒞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羊公晉之戚屬也按本傳閱歷未久而位望已崇故誠心誓免也儀同三司之文始于此而後因以為勳階至于北朝乃更為輕賤矣

伐吳疏

羊祜

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因表薦王濬監益州諸軍事。祜繕甲治兵，廣爲戎備。至是上疏，帝深納之。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彊，此乃諸侯之時耳。今當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彊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得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

羊公特有部分任但南豐之指畫不[illegible]此

吳之僅存以陸抗耳抗死而吳已在羊公中久矣

臨時處可必矣

晉武因累世之資以傾魏祚大業雖新宿將實寡故伐吳之計朝臣皆以爲疑羊公所言決之欲獨者蓋策其不能無用諸詢也

除減兗豫水災疏

杜預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埆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

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

用此皆牧當七百萬斛也

人則以耕出則以戰井如衛牛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二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萬頭貢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在宅上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訾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杜征南經濟之才所上水畜養牛皆以無用爲有用使民益國與當時武庫也

又言水災疏　　杜預

郡以都督與其刺史治民故利民之事難皆不肯同心也

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有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盡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

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瓮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滿，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

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意也。

淮南滂國水陂最多，此欲去魏新陂，存漢舊陂者，以當時所立未皆地宜故也。

春秋左傳集解序　杜預

預立功後，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備成一家之學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

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
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
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
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
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
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
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

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啓新舊發大
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
秋新義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
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
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
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
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
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
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

丘明立論各有所本不似公穀鑿空好奇

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
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
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
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
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
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
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
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
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

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
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
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
以釋經經之條貫必由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
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
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
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頴子
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頴之違以見
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

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

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左丘明與宣尼同時經文不書而詳之於傳此表裏之作也自左傳晚出而公羊穀梁改意穿鑿致事少而引例繁學者紛紛得徵南精意於此而後左氏復振義例粲然

崇有論

裴頠

頠深患時俗放蕩，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不能屈。

夫總混群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眾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

原夫貴無貴為崇利則其累有無乃多乎

救時之言特為確至

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眾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

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染其眾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

無到化處說能生有相資不窮也釋氏有無無之論無無即有耳

於俾侈言矣忘空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衆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眞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

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冠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

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顧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顧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

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逸民與茂先齊心以挽頹政共實業遠過夷甫至

若崇有之論有既立體無亦宜然乃以發其談端耳於是未必便有左右也

二語微切　子雲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不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歡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張壯武傳不載作女史箴所由未知在武帝世抑惠帝世耶然賈后悍虐不可進言應在武元之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四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五

粵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晉文

諫齊王出藩疏

王渾

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

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脩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勢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

齊王德望過人使留在內不獨可制群小俾無覬覦抑諸雜處生長事異族因義亂無自作此者大典藝所係也

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爲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惟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

重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武帝知太子之不任、向出齊王以一衆心、不知運權必有所付、付于親賢。縱使流于失之、王室猶在、孰與外戚諸王連兵相搆之烈也。淳之此疏、深明國體、蘇子瞻絕嘆服之

尼父不以宋爲本國、則知流寓者有所斷矣

通桑梓議

盛彥

竊見今編戶之人、本或僑寓、則不爲所居之國。俯拜揖之敬、先人舊壤、追爲盡禮、思懷淺短、良有疑焉。夫人道繁衍、宗流遐大、根生一胄、枝播萬緒、故繁曠之枝、異統則聖人撿之以禮、憲萬條之流、難紀、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古人當其理也、則居有常邑、仕有定邦。爰暨六國至於末代、全國之業傾、瓜分之務起、農夫不得安其畔、爵士不得報其祿、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爲離舊適新之制、背否向泰之文。於

斯尚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多難、向泰以其可安。可安則播殖於其野、宜宗則振纓於其朝、在家則人理足、在官則臣道備、人臣之義同。而彼此之敬異。余竊惑之。昔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逮于弗父何、並服事宋、仕有代祿。至於仲尼、道崇闕里、乃爲魯人矣。而春秋之作、內魯外宋、諱我過、彰彼惡、以此徵之、斷可識矣。而觀今日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枝葉播越居之數代、公實編戶而私稱寓客、營家則號爲借壤、遷官則名曰寄通高容

雖步不爲有降一身居之尚在難安或父兄相承篤長相襲近經數代遠或累葉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境以繫我條乘人之貲以濟我生由人之位以充我屬恃人之寵以輝我業朝廷則祖考之所階山陵則神靈之所憑昔人思邵伯之愛尚敬甘棠之木況父母之所始卒而不知加尊推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又今人所追尊舊壤雖遠而爲之敬者何也猶以有先業墳柏之故塋壟代桑梓之舊業耳蓋宗廟迭毀禮有降殺尊親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輕服簡故大夫及士祭極三代明恩由近始禮以遠降也今遠禰之寢館何若近祖之見廬迭毀之墳柏何若祭祀之封墜壟代之官府何若父兄之朝廷先業之園死何若今日之丘園雖古人有雜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文所謂桑梓宏以從祖爲斷舊壤不復相由人無工主官無兩統愚謂宜爲所寓之主以崇恭敬爲先人本邦修私敬而已散手而跪捧袖而揖以示存舊過厚之義也

自建安以來喪亂弘多人離其鄉踐已經數世而

猶自謂所居爲僑寓不脩官長之敬此非通論也然永嘉已後人士南渡荆揚二州循有流宅者矣

議齊王之藩奏　曹志

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奏議帝覽議大怒詔免志官除付廷尉

伏聞太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盟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鶺鴒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

曹志魏之後武帝以其陳思之賢而故貴異之而志亦表留齊王進其忠讜皆盛事也

釋勸論

皇甫謐

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子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

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眞可以沖邁此眞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硜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

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序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迫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群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飡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

闔步玉堂登紫闥侍北宸翩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
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
景鐘私敘彝倫存其門食士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
金白之輝耀忘青紫之班韡韡容服之光爍抱奕禍
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
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
踰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
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群生寄
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

光元氣混蒸眾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
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
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
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
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
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
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
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
女有反賜之說項竒拔山之力蒯陳畧足之勢東郭

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貞苟榮朝夕
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懋德
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
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
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茫茫而無際不欲區
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
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
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施一
合濟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眞故上有勞謙之愛

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
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
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
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
蓍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眞躬耕以致譽幼安
發令乎令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渝之意遺拔俗之
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
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
道之眞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

形衆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眞吾徒之師表余追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

天籙究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皇甫先生有魏之貞士義不受晉室之纓䋲也恐其見迫故以此自釋其體雖與做諸文同其意則異

三都賦敘

皇甫謐

世說云左太沖作三都賦示張公張曰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于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叙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

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於是賢人失志詩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頌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

賦中亦將東北與二體而筆下繁麗隱深使人不見其跡爲妙然非偶洽明確者不能

事。鄉廟亦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望如仙山其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西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鮮集於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卻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者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考驗豈誣也哉

本序一事述其源流粲然皆備此古體類然

徙戎論　　江統

時關隴屢爲氏羌所擾統作此論武帝善之而不能用未及十年夷狄亂華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

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候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强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

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

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之征棄

此以明羌胡不安處內地也

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繇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

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

古文國瑋集　卷之三十五　六　晉文　卷二

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眾

徙自猶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繇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

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

凡胡外徙則可留其十穀為土人食也

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

令入塞居于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慬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繇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

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覊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晉室失綱一在諸王拔本一在五胡亂華諸王之事魏鄭公載之詳矣若識胡亂之先機其在江庶予乎然武帝時猶可徙至惠帝則中國失勢徙亦反不徙亦反如巴蜀流人之禍可見也此庶子之所以汲汲耳

陳情表

李密

蜀平鄧艾請為主簿不往晉武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偪遣于是密上書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

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偪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

古詞眞朴不假雕飾自足動人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令伯此表或云其原本少仕荒朝非僞朝也然此亦不足爲損益猶後亦仕晉蓋令伯與旺表誠澌至性眞篤定汎濫不復論其節概

議齊王不當出藩表　　庾旉

旉純之子爲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

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疏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又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爲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不豫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輔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叔向有言。

公室既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譜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

齊王出藩未久即沒假使在朝亦不能及武帝末命矣特以舉朝之公議不能回荀馮之私實關係晉室之不綱也

風俗如此雖三代亦何過

又上風俗體讓疏　庾峻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

後盖公之賤而曹相諸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獘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刀而爭先官高矣而章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巳負敗而後見用依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任者黜陟無章是以普

天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勤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獘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士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是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illegible]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illegible]則仕

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貴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隔九折而去官絜如貢禹冠一免而不着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夫剣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撿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廝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巳必决升而不巳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幷心進趣上宜以退

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illegible]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東漢之士尚節概故有羔鴈盈廷而飾巾不起者退讓之風於時爲盛至于魏晉以九品官人在籍者惟求上門衣不肯居後故競者多而讓者少此疏規其敝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五

此則非常之士非考課之所能定矣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晉文

陳九品八損疏　劉毅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

帛是篇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

興曾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
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
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
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
人議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
其私若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奸之防使得上欺
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
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

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
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
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
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
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執
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
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
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
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

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
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
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
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
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
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
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
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弃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

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
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
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
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
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
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
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
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
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

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于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行就以騁勤眾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

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制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明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九品之法晉乘魏制也於時未久而其弊已顯然至南渡之後門戶之限特爲重峻以王途流隔流冗之繁不得不一清之以品敘耳

陳九品疏　李重

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

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散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幷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槩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選舉之制歷代不齊然得多者無如兩漢秀察舉者[illegible]猶有古者里選之遺重之此疏誠爲確見

此言趙倫篡位之事不能盡飾故齊王疑而收之

謝平原內使表

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
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
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出自敵國世無　臣宣
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及無遠擢
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
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
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
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為故齊王冏所見

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
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
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
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迹皆可推校而一
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惜區區本懷實
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
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
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　重蒙陛下愷悌
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
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
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
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
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
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
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
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
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

并悲慼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
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
拜表以聞

士衡為齊王所錄成都王理而出之此授亦成都
王力也故士衡兄弟盡節于成都耳惠惠直為甯
坐此表亦應故事而已

頭言可截作一連珠

豪士賦序　陸機

齊王冏矜功不讓，機作豪士賦以刺冏，冏不悟，竟以敗。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

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虫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

前猶泛論，此則顯指齊王。

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被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

謗于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闇成敗之有餘。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

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狥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

趙倫之亂，士衡以累誤爲齊王所收，此賦刺齊王，言雖近道，亦不無諷心也。何者，成都闗說過乎齊王，士衡兄弟爲之盡節，無甚害焉，固知豪情論萬一，彼亦此之謂也。

三　辨亡論上　陸機

機以孫氏在吳，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江表，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作辨亡論二篇。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百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群風驅，熊羆之眾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

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
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
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
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
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
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
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
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

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
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
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
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
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
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

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
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
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
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
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
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
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飆
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
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
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奸
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
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
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
以威重顯，丁奉、黎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
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
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

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陳，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乃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此篇但言得人以興失人以亡，下篇乃詳論靖命之失

大帝初年不[illegible]此二語 宏

辨亡論下

陸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

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禮
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
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
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弘
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
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
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
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
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

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
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
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
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群議而咨之大司馬陸
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
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荊
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
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群蠻。
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旅江介。築壘遵渚。襟帶

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
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跡
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
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
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
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
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顚
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

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
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
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
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
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
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
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
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
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

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皓命之衛恭失衆，固無可言，然始終委任陸司馬，及其末也，又分其兵以授諸子，然則吳之亡，陸氏子孫未嘗離心也，特以國既失執，家亦之人，故至蝕擬耳。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戚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

淺食小以功衛又民深㳄者爲準

侔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
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
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
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
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
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
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
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
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

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
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
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
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
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
者。豈非置埶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
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
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
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

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
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
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
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
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
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
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
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
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

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
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
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
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
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
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
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
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
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

二漢之敗皆以內亂晉雖全未失也

下曑然以消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于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窠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之禍。民望未

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此文止著三代及漢事而未詳魏晉應未入洛以前作也士衡文士藻詞多而實欽少方之曹冏論

留侯贊語特多蓋伸止之意

漢高帝功臣頌　陸機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籙。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群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惎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寔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漢，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王于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韓王窮撓，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執喻風埽。拾代如遺，偃齊猶艸。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徇非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夷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推德，辭通絕楚。

總叙三人法意何其

[illegible][illegible]觀時，發迹匪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強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作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燕。悴葉更輝，枯條以肆。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虛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熱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董我王略。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濆。[illegible]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恩，引身伏[illegible]

固佐漢功少若道之飾慨古人

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騖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釋紛誚項。掩淚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衙敵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

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計。潁陰銳敏。屢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慨慨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殁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豐鎬。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

文浩咏變

敘及董表劉有鑒識

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叙敏。獨昭奇跡。察倖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于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殁猷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

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命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劬宜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克。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此頌體裁明雅文華稱實典穆之章良可師法

弔魏武帝文　　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算屈于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魏武遺令，屑屑細事，不能去懷，非其氣短情歡，先賢論其諱言禪授事耳，豈不誠然。茂士衡斯文，覽之淒愴，蓋文士之善懷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七

四祖自宣至武也哲王謂懷指惠皇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八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晉文

又諫吳王起觀疏　陸雲

郎中令臣雲言前啓西園第宅宜遵先帝節儉之制不宜使至豐麗被命優隆言歸謙素臣奉以欣喜而聞屋宇之制既已崇侈竊聞當復起觀六間既非前令之旨且臣亦竊用不安臣聞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創基既垂成哲王繼體

體世祖恭儉殿下承之固宜奉不寧而自昔造第過度民歎其勞痒士譏其過尤謗言未弭而又加以崇侈此誠不可不惜先帝背世曾未卅年而儉德之祚國爲其首此又所以嫌慨酸心而不敢不盡狂夫之諫者也撥晉魏以來諸侯奢靡第室崇廣未有如國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猶云無爲福始況今猶崇豐侈作爲禍先此又臣所以寤寐憂歎忘寢與食者也殿下誕應運期肯建大國固將憲章令典貽範萬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慎今設爲豐奢以示將來子孫象之又何以能國且先帝勤家如彼其素殿下承之若此其泰進傷奉國之典退虧隆家之業用之當身損盛德之舉垂之後嗣非興邦之制一舉而失四德此古人之所以長太息者也且第宅之過朝野所議而監司結舌莫敢明言者實以殿下國之昵親朝所欽重故隱司過之鋒結執憲之綱耳後世直臣必將信威明法考斠度禮愚以此觀有必毀之理苟此物不可終然誠不如不爲使其無毀也今若設過制之物而終爲直士之資臣又未見其可也惟殿下思愚

臣之誠肆命有司必省此舉舉其體要狀用儉約

士能爲王國郎中令能盡言如此時晉室諸王方其侈汰又爲違時而納規也

盛德頌序　　陸雲

余行經泗水高帝嘗為亭長於此瞻望山川意有悵然遂奏章以遞情焉并為之頌云爾

晉太子舍人糞土臣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頓首死罪伏惟陛下紹軒轅之處哲越三代之高蹤肩有聖之玄景詠生民之上略秦政肆虐漸臺生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贊命鑒民顧天思文徽聖以宅神器六合森駕八荒沓錯企皇居於阿房椅遂鹿於九野謀猷回遹天人匪祚乃繭斯國授漢于

夜京是以先部五緯章太素神母哀號底命丹野九垓闢授命之符鈞天清建皇之鑒陛下螭蟠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爍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紘以蕊天廓玄謨以闢宇華宮山藏王堂海細雲蕊景陰金門林蔚拔足崇長揖之賓吐餐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禽俯躍魚鱗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嶽以挨群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覩險若夷奔波闕廷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輅良平夙栖信布虎據豪雄凌暴於外

與古賢
本漢間

奇謨補闕乎內咸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河海河海撫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籍灰分遊虜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清天灑狂塵以肅地樂

於川嶼崍峻益於蒼昊功濟宇宙德被群生天人允嘉民神協愛曆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執高謙成功廓有晉天歸德群后固請然後竭天皇於固在巡萬乘於帝室率土離暴秦之亂臣妾蒙有道之惠戎蠻夷之虜雕趾肅慎之國莫非帝臣巍巍蕩蕩蓋天臨地自啓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

聖功之若盛者也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兼施悉寵本朝承乏下位而臣遘愍自西自東行邁攸止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糸始照天暉未睹之旧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人瀕機水沚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輝罔識所遊遙眺逸越物與哀終懷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駕瞻斗風塵之會表待罪下軍柚鋒咸陽之關提鉞項籍之頸痛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

宸御朝寇，雖懷彷徨，王事靡監，肅將言邁，實衛罔極。

臣聞遊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運光五精，流輝太一，或黃神與降，觀薄狩五服，時邁玉輅，言巡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覽恍惚，愚情振蕩，靡寄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閶闔之情，謹詣水門拜表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雲頓首以聞。

薦張贍移太常書　陸雲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敎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闘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與，抽靈匱於秘官，披金滕于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嘗遊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

道屬書籍，章光覩舍，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繫裳藉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慨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月也。而贍沈淪下位，衛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士龍兄弟雅好進人，東南之秀不能自通者皆爲

延譽此其一也士衡所拔尤衆

答車茂安書

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焦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戚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鍬成

雲下鍬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結罝繞堽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鯯鯸烝石首臛蛤蟹真東海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

房不開品類數有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上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綸涇渭俠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

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且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車是北人不知江南風物來書云衆家慘慽不可深言也故士龍慰之石季甫疑是季倫群從耶

贈扶風馬鈞序　傅玄

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輸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

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

至巧不在多言如輪倚斷輪之可無長可有自無短自轉

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

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

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繇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荊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

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
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
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
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
安鄉侯者曹義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大巧若拙工不必人知然必有知之者

權論

張載

載安平人歷中書侍郎領著作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
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
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
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
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二王
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俠
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
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
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
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
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邃俗
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
廣而嘆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
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
騁其能辨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
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

在荊山皆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撒東郭於構下也何瘦玄豹藏於靈儷何以知其挂垂條於千仞也儕夫與烏蔑訟力非能文赤曾無以明之蓋弄彭與荊卿爭勇非無秦之威孰能爾之依傲大肩隸拖闒茸鈞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簡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

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雋傑卓躒倜儻之徒直將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於軒冕黻班之士尚不能垂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豈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自解之文略去閒名但存精肯新蔣可觀

自漢世 以故其 日益

劍閣銘　　張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卬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晉武大封諸王而蜀不立王以致流民竊據此銘云形勝之地非親勿居厥有旨哉

東方朔畫像贊序

夏侯湛

湛譙國人才華富盛早有名與為散騎常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巧、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覩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仿彿風塵、用垂頌聲。

此贊盧逸英豁有似蔡中郎似記不序不識古體如此

客舍收錢議　　潘岳

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差吏掌十里一官依客舍收錢岳乃建議朝廷從之

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緣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安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

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爐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欜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欜門或避晚關逆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欜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

第督察數人校出品郎兩岸相簡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令賤吏疲人獨專欜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

晉時在朝建議大抵蹤密不類如罷州郡兵則失之太疏罷旅舍則失之太密皆任意數陳而不練事机黃門此駁於義為長

黃門甚篤伉儷之情故其言在迺

楊仲武誄并序

潘岳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荆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愐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艸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羲吉、而執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非薄。余甚奇之、若迺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

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欽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迺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邁閔、曾未亂髫、如彼危根、當此衝飈、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儁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迺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視予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亡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

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龜筮既襲、挺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寬兮徂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黃門作荆州誄體度莊和而文情悽宛不及此篇故在彼存此

夏侯常侍誄　　潘　岳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太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迺作誄曰

爲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胆曜德牧兗及荊

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琴瑟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迺徵内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汝彼樂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人如傷迺眷北顧辭職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于茲近自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諦汝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長沙投賈無謂爾高耻居物下子迺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袢衛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

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識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枢輅既祖客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零露霑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

嗚呼哀哉

厚養薄葬乃王孫之風

陳思之於仲宣黃門之於孝若皆以執文抽筆爲
誄詞多寫悽惻惻感人

馬汧督誄

潘岳

惟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于殄滅而鋒鏑有謇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于塗炭建威喪元于好畤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于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群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以鐵鍱機關既縱礧而又升焉陳焦之麥梯柵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櫪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廼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鐳瓶甂以偵之將穿響作因焚積火燻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廼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

薪芻俱

步兵以慣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
孤城獨當群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
全城而維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
元功亥爾教禁幼假授詔書遠許而子固已下獄發
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
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
纔功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
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闘穢其
庸致思乎若酒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

乎妬之欺善抑亦賀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
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
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
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遂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
手劒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爲之誄然則忠
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
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
文哉遂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
過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
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婁婁群狄
豺虎競逐雜吏怒雖潛跱官寺窮萬櫓鬭震驚台司
辟勢沸騰種落猖熾雄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
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斃麥而炊負戶以汲
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
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惴惴大克壯寤思撫循寒士挾纊
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慼慼窮城

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
偵以瓶壺刺以長鏨鋪未見烽火以起熠薰尸滿窟
掊穴以斂木石匿竭萁稈空虛晰然馬生傲若有餘
蹈梁爲礪柿松爲鍰守不乏械壓有鳴駒哀哀建威
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
以生易死疇克不貳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
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摹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善旌惡人愛樹
甘棠勿翦勿伐況吾夫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

欲是勲庸而不獲免僣哉部司其心叵側斷善害能
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檝鷹揚曾不戢翼
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
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安平出奇
破齊克完張孟逆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
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介可賞刻云私粟狄隸可頒
況日家僕别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
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勲班爵

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城小粟富守之亦非難也功成疾起以至隕命斯
可悼傷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九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晉文

玄居釋　　束晳

束晳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咍含毫散
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
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
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
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

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
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
脩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
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
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
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暮長沮邦有道而反
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
附勢之黨横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
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鷄首以

蓋得之於水衡門杂間十畝者多矣豈其補于六詩彷彿三百也

涉洪流蹈舉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鮹徙觝墦於埳井聘天路而不游學既種而身困夫何為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軒豫之誠悔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渭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梏儒學自桎因大道于環堵若形骸于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訛若茹藿飱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

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蟨蛩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群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論將

忽蒲輪而不聘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忠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峥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隱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薑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逆讒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

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不有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千木附而泰師退四皓赴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稿以豐苟肆

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爐為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援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指務者之所貪收踪務之所弃離聖籍之荒蕪總群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綏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晉室當武帝時仕途寬弛此文所云進無險供而惟寂之務蓋譏時之言也若其清興拔俗不襲塵制亦可存耳

廣農議

束晳

伏見詔書以倉廪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繇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於原隰勤藨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

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牛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牸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克其地使馬牛豬羊齕艸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駆在坰史克所

以溉鹵傍郡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兖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榮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且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田業之興以水利爲上故脩治渠堨則人亦力不勞而廣穀所致皆茲此議蓋在是也

此亦爲太子引過以求寬解耳非事實也

即使太子果有不順之言比之戾園其事

理愍懷太子書　　閻纘

愍懷太子廢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冤書御不省

伏見赦文及楊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嘗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弃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

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于庚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收服勤更事涉歷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絶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于前救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于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于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佚至于此

忘惻之言聞之者足爲推心

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櫬伏須刑誅

是時太子雖正東宮名號而賈后擅道賈謐至與太子爭行則太子未爲得志足以傾雖也篇中云東宮徹盛所以致敗亦權時之言耳

言太敢直所以及禍

上齊王冏牋　王豹

豹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虚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雖夷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與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

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貫王。各以方剛彊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王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闚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内。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躡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

齊王與成都三王共有建義之勳。齊王疎屬而輔政。成都不平而歸藩。時天下之望。皆在成都。故豹勸齊王稍假之權。而平其嫌恨。此良策也。齊王不從以致顛覆。

安身論

潘　尼

尼性靜退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守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决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

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弃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沓。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辨。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

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齊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

茂先之徒意在乎安身而不能保國

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蘇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迹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弃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

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眞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桎梏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收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貧賤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

身雖欲安而時不我與則險途回波豈得一意乎正叔此論蓋亦明其大體耳

是揚後抑立言有体

何曾諡議

秦秀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太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太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於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

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械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諡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諡繆醜公

何曾知晉祚之不長而不為人主娛其弘綱又居家侈汰以為俗譏蓋晉室君臣皆以偷快一時為心耳未有遠慮此議詞嚴有守足折其臣之口

與嵇蕃書　　趙至

昔李斯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悵，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群獨逝，背榮讌，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之心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于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于玄朔，蔕華藕于脩陵，表龍章于裸壤，奏韶武于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而遂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埽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

以潦逆之筆寫鬱憤之思末段自以勞人而傲安居者特有壯情文淵有云男兒何必拘遊哉

請和解范陽豫州表　　劉弘

弘既與喬戰，越將討喬，又與越書，復上此表，

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于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于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于卞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

魏建城鄉侯劉靖碑　　無名氏

永康五年，河南府尹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褒，斬岸開石，平通伊闕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公，登梁山以觀源流，相𤛓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美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時長岓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岓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川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地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萬餘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滮池以為[illegible]澤，施

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 驃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乘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逄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立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丈、興復載利。通塞之宜。准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繈負而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

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其文氣韻似東漢雖有雕飾猶見高嚴

謝愍帝表　　劉琨

劉琨志在復讐而屈于力弱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

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弘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于荆南。拓洪基于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于柯盟。馮

異垂翅而奮翼于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效自效。要以致身戰場。盡其臣節。至于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于神州。夷裔肆虐于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

琨表母為劉粲所殺故云然

日茂敘質彌光升區宇于既頹崇社稷于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烝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殖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東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壚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推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為朝羞昔曹沬不狗伯舉而成公壻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覩古人其于被堅執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群生莫謝不深受恩至孫謹拜表陳聞

劉司空隔在并州朝命不接家破州殘而乃心王室此表足達本志

勸進表　　劉琨

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府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匹磾在冀州此表勸睿為天子琨作表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逆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

上予清切

本段對以勸進故稱陛下

器流離再罹荒逆臣屬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
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
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
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
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
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
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
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
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

代叛指陳獻杜稷輩

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
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
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
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
吳柔服以德代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
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
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
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於皇
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

宣皇之胤少錄注雅明之

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
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
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
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
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
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
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
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
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廼

幸而江南無二望者如南陽王之在關中不足言耳

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于枯
荑育豐肌于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匹磾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
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
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
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
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
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
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

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睹神人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

此篇氣調猶自高渾在秦漢之間比之王僧辯勸進文則其體大別矣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九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晉文

被責躬詔上書 熊遠

熊遠字孝文縣召爲功曹不起辟爲文學固請留縣後爲尚書左丞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時冬雷電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上疏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

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尅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負乘秕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讐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肉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

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
塗日開彊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
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
士驕蹇爲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
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沈泥滓時所謂三善者
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極官攀龍
附鳳翺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
傾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
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

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群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
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
以朝少辨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巽上書武帝
擢爲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
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
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賦職用
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
陋舜求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
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
不足以懲物官人遂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
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
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是時政俗寬弛雖朝野輯穆而不能興事立功此
疏與應思遠大略相同耳

理劉司空表　　盧諶

王敦密使段匹磾矯詔殺劉琨朝廷以匹磾尚強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哀盧諶上疏理之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群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爲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

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婁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

匹磾夫族雖懷忠義　下得久表以有徵請遂不能從于後非完策也　匹磾　并賓

而親黨可以不喪及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于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裴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伯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

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兒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騎從弟末

匜磾害越
石欲永
世之意故
請于朝命

波等以取其國匜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詣之、匜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匜磾已沒、皆懸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匜磾之情、則恬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匜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匜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匜磾必有禍心、語匜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惟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

匜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窺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囂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跱踞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厮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匜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閑故也。而匜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匜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人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

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帷、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匜磾雖害越石而存心本朝于時自難追策越石令匜磾不安非實忘之也　諶爲越石故吏雖無奇謀以濟幽厄而能抗表追理亦爲賢矣

與陶征西書　　溫嶠

時陶侃許自下而未發、嶠重與侃書、內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

僕謂軍有進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强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飢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顚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

陶征西於逆峻之事、安坐不動、將欲俟其變計以上流制之耶、爲平南所迫、牽綴而來、余未知其本意定何如耳。

請立學校疏　　戴邈

戴邈字望之永嘉中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兵革初創學校未立邈上疏奏納焉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茲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

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王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遑遑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耶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千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荊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知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

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

中興初建王始興亦有修舉禮樂疏而文頗朴質未若望之之英麗也

增立博士疏　　荀崧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元帝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崧以為不可乃上疏帝詔可共博議者許之

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叅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典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為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

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制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淸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淸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

其文將贊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

此篇總論欲立博士四人而其中發明乃僅及公穀二家蓋以春秋別傳不相通適故也

陳時政疏　范甯

范甯字武子爲中書侍郎補豫章太守臨發上疏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帝善之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隷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幷兼者之所執而

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以幷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淸平之人頃者選

舉惟以恤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大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解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鎭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所既力入私門

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筭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

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宮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

江南立國北人寓居者不肯土斷以故賦調爲煩

武子此疏正本之議惜時未能行

將之鎮上疏　　應詹

應詹字思遠以平王敦封觀陽縣侯疏讓不許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粃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僞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

職之咎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爲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宜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流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售望登敘較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項郡五項縣三項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

晉室諸賢特尚清曠故守宰吏職以虛談爲美以實事爲劣思遠此疏規切得宜

讓中書監表　　庾亮

亮字元規、肅祖欲使爲中書監表讓後遷司馬錄尚書事、

元規在元明二朝尚

此益謙詞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撿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
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
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眷同國
士又申之婚姻遂諸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
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
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
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

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
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
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
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
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
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
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
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
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
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
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
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群情之所不
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
則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闉之內矣此皆往
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
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
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

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
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誠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
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
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若臣雖不達
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
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
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
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
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矣。

元規於權軸之地亦自不肯後人在上流而思廢始興豈恬雅士耶但其讓表制言清懇乃似由衷之言

至夏口上表　　庾翼

翼違詔輒行帝及朝士遣使譬止俱不從至夏口復上表詔加翼都督征討軍事

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眾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積穀草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為艱阻計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

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存志立效是以授任四年惟以習戎為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積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

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

詒殷深源書　　庾翼

殷浩字深源屏居墓所十年時人擬之管葛何其出處以卜興亡庾翼乃貽浩書

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狗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

推恭本知深源非濟世才具而必欲起之何耶將以身任分陝不得不借引名流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晋文

毁祖廟議

賀循

建武初宗廟始建舊儀多闕以惠懷二帝應為世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毁事下太常循議朝廷從之

賀公此言亦知惠帝不宜輕出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寢廟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荅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則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毁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毁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毁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毁豫章懷帝之入復毁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横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毁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毁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于懷惠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于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毁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毁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于王氏從禰以上至于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

元入廟與我朝廟時事同耳

氏王肅也

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已上二世之祖于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缺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于一王定禮所闕不少。

兄弟同為一世不得以升祔上毀祖宗此論當矣然謂惠帝不序當遷出廟則無後之主皆不滿世數而出大不可也尋本議兄弟既不相為後但當以世數論不當以神位多寡論兄弟雖多統為一世可也

斥出既微王宜自處漏中不然名未立而詩已來矣

報諸葛恢書　賀循

諸葛恢遣楊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以示賀循循報書遂稱方于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耶。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敝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洽然後為廣昔許子將拔樊仲昭于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于畝畝足下志隆此業苟賢之功不為難遂也過江人士與論家門此時尚有舉族致起者亦惟事也

勸委信王氏表

帝以王敦勢盛漸疏忌王導等周嵩上疏

周嵩

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知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狂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言之夫傅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犯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

重終致臣主未有憂其逼己還爲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豈非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與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

司馬氏代曹即兆遺恨

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嵎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疏易親放

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知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于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

王氏雖有過任之嫌，向非刁劉間之，猶可泯于同異。疏云用孤臣之言，蓋指二人也。

諫刑獄繁興疏　郭璞

郭璞字景純，妙于陰陽算曆。王導引參軍事。元帝即位，甚重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刑獄繁興，璞上疏，帝優詔報之。

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耶。明是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

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筋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

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俾有區夏啓重光于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于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于上黔細未輯于下鴻雁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仗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執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愼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淸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

臣言

于時綱紀未立所患寬縱耶而景純之疏戒在刻急者蓋當時緩于上而急于下也

客傲并

郭璞

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璞自以才高位卑、乃作客傲以見志、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于叢薈、蔭弱根于慶雲、凌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于一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袪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廊祚淮海、龍德乘時、群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羇丸有之、奇駿咸總之于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騏驥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于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岩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翼、熙冰

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于埃藹、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分于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虵以騰鶩暴鱗。連城之寶、藏于褐裹、三秀雖豔、糜于麗采。香惡乎分、貫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全、跡麁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岩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群籟乎無象、域萬殊于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于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玄陛之殞景、故皐壤爲悲欣之府、蝴蝶爲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悶帶索之歡、蹤蹈而詠、揉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于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

偃蹇于漆園，老萊婆娑于林窟，嚴平澄渫于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于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于智骨，不可也。

此文起處文藻綺燁，是郭生之常筆，後半似用玄語，則襲時之習尚也

山海經序

郭璞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于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于山川，麗狀于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于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于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

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于冰水，陰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于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所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

義可觀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銀燭之寶歸而殖養之于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爲御犇戎爲右萬里長驚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守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

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于千載以作徵于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于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于今夏后之迹靡刊于將來八荒之事有聞于後裔不亦可乎夫蘙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淩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

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轉物之客其鑒之哉

景純標旨玄素涉筆清麗東晉文家無以過之此序不但言論曠豁而已

諫營瑯邪國園陵

孫霄

瑯邪悼王煥薨帝悼念無已爲煥營起園陵功役甚衆故孫霄諫

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
世豐不使奢放內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
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
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
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
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
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
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
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
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
所無天情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
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
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
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
值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粗簡又案
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

壺甒爲差則柷財大于壺明矣槨周于棺槨不甚大
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堅
固無益于送終而有損于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
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
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
則柩不宿于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
于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殯宮始則營
草宮于山陵遷神柩于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
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
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
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悴非但
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惡可憂之至
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
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
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于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
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
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
微有增山海

江表皆寓國陵之事皆號權宜豈一王國墳邑而
嵩崇後此表亮直可稱

論追贈顧彥先牋　　殷祐

榮死帝欲表贈侯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上牋乃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從追封爲公

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奸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慨、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群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

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勳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嶽、仗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

先平江以待元也

開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伯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于齊強弱不同優劣亦異至于齊府參佐扶義助强非糾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謀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受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

陳敏有孫氏之謀初引名士如顧榮之徒皆預議畫後敏政刑不立顧榮因而傾之此亦一時救急

未足爲上功也

勸親征杜弢疏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初爲元帝琅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親征帝深納之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于五嶺蠻蜀狼顧于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廩無

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于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旆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在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鬩我室家之奸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

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宜
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爲陶侃之
重建名將于安成連井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
要害之地物勁卒以係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
六軍旣驛戰士思奮關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
大信開以生塗杜發之頸固以鎖于麾下矣議者將
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于放敵
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
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

以小賊方熾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
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
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
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伯之世將非不良士非
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冑于邵陵晉文
擐甲于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
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
方匪遑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獘之極
劇于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
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
武旣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旌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
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
幹蒙嶮不以爲勞況急于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
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
紹傾豫役機權動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
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
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今
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

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
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旣掃清湘
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
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
富兵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
濟桓文之功不難懸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
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
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戍卒之
謀先後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

杜牧雖劇賊然已罷乏不足深慮鑒欲元皇親征
者蓋將使人主稍習戎事漸收處仲之權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一

古文國瑋集 卷之四十一 十 晉文卷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晉文

與庾冰止庾翼移鎮書　王述

王述字懷祖爲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移鎮武昌以衆有妖怪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止不移鎮

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彊胡陸梁當備力養鋭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闟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

惡槩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番此舉

稚恭初欲移鎮襄陽以圖進取也此欲移鎮樂鄉以安西府第有妖故耳然稚恭不久而沒庾氏漸微先兆如此不能解禳

叙平蜀功乃無矜誇

薦譙元彥表　桓温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靜不交于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温平蜀後上表薦秀溫字元子譙國人爲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絶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絶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

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李氏之據蜀三世矣而秀固窮無悶比于公孫之在白帝二士肯以困節更爲難也元子頗平關洛之心故欲表此義聲以勸將來爾

錄撫軍王濬後裔表

桓溫

王濬有功孫遂不見齒錄桓溫表言之

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鶩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烝嘗菜羮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宜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於地矣

平定江南龍驤實有其力元子此表蓋言皇輿重造基本於此也然終不省錄者將以過江荒隔之故耶

諫遷都表　孫綽

桓溫欲移都洛陽將北上蕭條上下疑懼而畏溫不敢爲異故綽爭之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

南北分割苟非退處東晉大抵依險自保

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蹴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俟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

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微勢必蓮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繁衛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

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元子遷洛之舉非事勢必然蓋亦自矜宏畧耳興公此疏折之言宛而論切

爲相王與桓元子書　高嵩

高嵩字茂琰廣陵人以父悝納妾破黜嵩自繫訟冤停喪五年事白乃葬縣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引嵩爲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北伐簡文患之嵩致書喻以禍福溫得書還鎭

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畧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𠴲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

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鎭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

元子北伐益欲以聲脅朝庭耳時內外漸有異同故此書開張無二使元子無以執言耳

省官議

王彪之

彪之字叔武，彬之子，爲吏部尚書，時衆官漸多，遷徙每速，彪之上議。

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于莅任，莅任之道，在于能久，久于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于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蕃戚，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恐謂三人于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便廢。官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

昔人謂省官不如省事，然官不省，事終何繇得省耶？考唐虞之建官，益嘆叔武斯議，眞治平之要也。

止庾征西北伐議

蔡謨

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蔡謨上議朝廷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平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邅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

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于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于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

敵之強弱不宜以一事而遽論此言明于抑奔

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于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吞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

覺者言相上也當時有此字法

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挍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

於其外殺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雖據沔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

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

元規雅才不足以經營亂略蘇峻之事足為前鑒

蔡公辨折可謂無餘

止陳光攻壽陽疏　蔡謨

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又上疏

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

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于事無失不勝管見謹昌陳聞

壽陽淮南要地得之則控制者遠蔡公之論策事體不能如意故耳

報殷深源書

王羲之

羲之因報浩書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

吾素志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逸少素懷高渺讀其文如對白石清流矣

與殷深源論北伐書

王羲之

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果敗于姚襄浩復圖再舉羲之乃遺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

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于當權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

任而丧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深源本從容之士戎畧既非所長又失荆州之助固不宜舉事也

與桓王論不宜北伐牋　　王羲之

羲之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内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今外不寧内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于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

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黄河雖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

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于反掌。考之虛實。著于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于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于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蹔發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illegible]深源作神州乃相王所任以抗元子者北伐不利于事未能遽止不無因循逃少此言益雖深源不全相王猶可善恩耳

與謝安石論郡事書　王羲之

羲之以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每上疏爭之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治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汪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

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

迷或以為重于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耶

讀逊少諸書其胸中大不可測豈止文章之士耶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二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三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晉文

勸殷揚州和平中外書

孔嚴

孔嚴字彭祖殷浩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上書勸浩與桓溫和平浩深納之

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今為政防人之口甚于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

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

使深源不北伐其名望猶重元子雖不平亦無緣
遣衆內使如其有之曲直有在彭祖良規也

廢莊論

王坦之

坦之字文度有風格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

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徒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

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
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
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
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
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
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
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
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
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

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
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
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
聖之德也舉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
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旣亹亹
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文度在江表名論甚重而發廢莊之旨雖未足以
振頹俗然不似卞望之爲名流所嗤矣

與桓祕書　習鑿齒

桓溫弟祕素有才與習鑿齒相親善鑿齒罷郡歸與祕書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
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
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
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
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
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

事猶存星列滿目瑰瑰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
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
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
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
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
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

彥威雖爲元子佐吏而心不存于桓氏此書具有
憑吊之感益罷郡之後意不更入霸府矣

晉應繼漢論

習鑿齒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跱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蹉跌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

宣王於晉本無臣魏之心爲勢所迫耳

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愜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

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

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

陽秋者卽春秋避考武毋諱

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僞以違嗣不論近而計功兮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旣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喩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

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闔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卽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

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事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宗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

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晉承魏後自托禪授故君臣皆欲尊魏以自托也過江以後推戴諸公皆已單微貶魏情無所嫌故彥威爲此論耳

駁廢錢用穀帛議

孔琳之

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其不便事乃止

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乎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肆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弃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自於

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粮糜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弃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用穀之處不以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

魏氏末年未審患貧！故知此言為虛

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耶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誡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晋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思實由困

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盈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耶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自上世以至今用穀帛而廢錢弊惟魏氏而已故知不可通行靈寶好奇不曉世務有斯議耳

說此已有前章而本傳不載

上興復疏

張駿

敦煌計吏耿訪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報謝自是每歲使命不絕駿遣參軍麹護上疏自後遣使多爲石季龍所獲不達

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凡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冄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荊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洪臣慮求念先績勑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忠成公綏輯一州思弘前業又值胡運少衰故上表協力有顧盼之意然涼吳隔越無關實力也

褒言非倫

太后臨朝與后父褚公書　袁喬

袁喬字彥叔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告說

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泯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懽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杖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

彥叔此書旣爲得體又盡忠告之益可謂友道之美者也

勸桓大司馬代蜀書　袁喬

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獨勸溫溫從之

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胷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尅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

此論伐蜀形勢甚爲明了元子之功基于此言矣

太傅褚裒碑　　孫綽

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於自然冲識足乎弱冠含章內映而不運皦察之明玄識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黙爾獨得庸兒莫測其與加以温恭孝友少思寡慾都督兗州刺史將以藩屏畿甸綏撫宇內會康皇晏駕太后臨朝總已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命緣尚書事公要終之識定於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以本應顧以主少國危方難未夷思清函夏以一天宇且帝命所存以社稷為寄謀身雖重方此為輕深為意疾俛首撫順公志在芟夷兇類拯拔晉民繕甲練卒日不暇給者久矣遂見機而作遺其劒履將龍馬河洛電掃司豫廟算以逆徒尚繁困獸難逼命公還旆以俟齊舉雖元勳未捷義聲亦足以振暴於華夷矣銘曰　邈邈遠遊亹亹命圖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勒玄石敬刊高謨

褚公以后父數　謙退謝安石甚重之此文亦夷曠似其人末段為褚公諱敗立言得體

丞相王導碑　　孫綽

公胄與姬父氏由王喬玄聖陶化以啟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玄性合乎道旨冲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溫煥侔於冬日信人倫之水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鄉再絕獫狁孔熾肉類茂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番王室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羣后之望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于時乾維肇振剗制理物中宗拱已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已以招巖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歲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勳舉非夫領鑒玄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於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王丞相以中興允佐而雅好談詠獎成人物此文敘其宏濟世務乃不煩言所以推崇惟在此處可

以見當時風尚耳

古文關瑋集 卷之四十二 十八

論梁益二州分統事宜疏　殷仲堪

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爲太守卞苞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事不預察降號將軍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番戍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朝廷許焉

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令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謬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一不遺二加

逐食鳥散貧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劍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達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

梁益本一州而分立若天下大同則險在梁州以通蜀道若江南有蜀則宜險在益州以全蜀勞仲堪時爲荊州督制梁益皆統于荊州故此議荊州之主也

扇上畫贊　陶潛

荷蓧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長公　邴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羣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張生一仕曾以仕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岩岩邴公望崖輒歸匪驕匪吝前路威夷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孟嘗遊學天網時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美哉周子稱疾閑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盼有儔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

元亮高路此贊所謂惟其有之可以彷彿德音

歸去來辭　陶潛

序曰予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云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迺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窗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元亮懷高尚之情而自敘和平無傲物之氣更爲難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終

宋文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武帝

請土斷民居表

丁湖川澤皆爲豪強所專、小民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公表公時以荊州十郡皆湘州、

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畫壃、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無遷業、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爲弊、然九服弗擾、所托成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于齊楚、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于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臣荷重任、恥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

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以爲桑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墳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准庚戌土斷之科、庶子本所弘、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由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所以能易、伏惟陛下垂矜萬民、憐其所天、永懷鴻鴈之詩、思隆中興之業、既委臣以國重、期臣以濟寧、若所啓合允、請付外施行、

江右立國、流寓者皆有懷土之意、不肯割配所寓、至于賦調不足、皆由于此、上雖病之而不敢拂逆人情、元子斷之于前、武帝斷之於後、以其強力行之、非他宰輔可比耳、

武帝

建學詔 永初三年

甲辰朔先詔刑罰無輕重悉皆原降又悉歸諸州刺史及太子詹事傅亮中領軍謝莊等四條下此詔

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莫尚于此發蒙啓滯咸必由之故爰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于地後生大懼于墻面故老窮歎于子衿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今王略遠屆華域載清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舊典以時施行

東晉庠序本已建立必因靈寳假亂暫至替毀耳

孝武帝

崇祀詔 大明五年四月庚子

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愆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腦勁越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刑厝萬物棣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綿上靈動殖下端諸侯軌道河兼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

江右令辟則文皇爲稱首宗祀之典斯爲允矣

明帝

答王景文詔

時王景文以外戚貴盛張永爲謠言動景文景文彌懼自陳求解揚州明帝答詔

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救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閤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好詐

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詐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處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撿校强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蠲呼召及虜發船車並啓班下在所有即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驚之若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袁粲作僕

美哉公如此所以愛道孫之深

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遂爲令居之不疑令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領首事及幹董並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與爲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蹋高崖之修榦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

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于履危未必逢禍縱意于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己然爲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

因大明正應委之聖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係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

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木纆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

明帝此詔深達理要近于有道之言矣然猜險之情卒不能改王揚州後亦不免

宋明帝

舉賢詔 泰始二年

壬辰巳詔凡供御感存儉約以阜財興讓敦厲末俗又下此詔

詔曰天機詢政立教之攸本舉賢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負鼎進策殷代以康釋釣作輔周祚斯乂朕甫承大業訓道未敷雖側席忠規佇夢巖築而良圖莫薦奇士弗聞永鑒通古無忘宵寐今藩克安敷化維始屢懷存治寔望箴闕王公卿尹羣僚庶官其有嘉謀直獻匡俗濟時咸切事陳奏無或依隱若乃林澤貞

栖丘園耿潔博洽古今敦崇孝讓四方在任可明書搜揚具即以聞隨就褒立

敦古有典雅之風不全四六體也

明帝

卑財詔 泰始三年

詔曰古者衡虞置制蟓蚳不收川澤産育登器進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菓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爲戲童之資豈所還風尚本捐華務實宜修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鱗介羽毛肴核衆品非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爲科制

明帝太後供膳之物千百其品此詔非政體實用爲雅言耳

請封禪表

宋太祖在位久遣使修行泰山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以索虜南寇止至是義恭復上表

江夏王義恭

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聿修前緒而遊論言發復記于竹素者焉可略紀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緜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況而德宣鍾律之先職世爵絕難得而聞五索著明者尚有遺柄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

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況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煙藹于邦甸喬晃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冲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惡焉臣聞惟皇配極惟帝配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萬民與鳳緝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横流之世撥亂寧

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
皇帝體聖履仁造業興禮正樂頌作象舞明道通于
此言孝武也
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遭運屯否
三才湮滅遁龍在潛躍為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
謂劉宋元高祖也
謂人鬼之表慶煙息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視
斯因返照清昏壙天地革始大婦更造爰與彼守禁
纒緒拯復禹跡車一其轍書同其文治同年而議哉
今龍麟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芝已茂雕氣降
雰於宮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

合幹於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囿至夫霜毫玄文
素翩赬羽泉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羊方茂憬至
之謝抗驛絕祖之奏彪炳雜沓勢不可勝言太平之
應茲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
整法駕修封泰山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
於西廂麾天閽使啓關謁紫宮朝太一奏鈞天詠雲
門贊揚幽奧超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
茲典度

大明之世晉張猜忌江夏此奏以求容媚耳時泰

岱陸沉所當表封惟在衡岳而已

答舉才詔表

江夏王義恭

江夏文獻王義恭太祖子。時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梁郡諸軍事、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上此表。

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驊騮驂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顧循賁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垂情仄陋。幽谷空同。顒響揚歷。是以潛虬斂鱗佇利見之期。翔鳳戢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丘。勳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蒙褒敘。未盡才宜。並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阯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蒞惟艱。南中負遠。風謠迴隔。蠻僚狡竊。邊氓荼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伸酬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奬。

此文清贍茂詞為章之美可以上儷二陸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傅亮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爲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後因裕此表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没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内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讃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扞撫寄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宜讃盛猷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内難彌結時屯世故靡歲暨寧豈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功隱于視聽事隔於皇朝不可稱記所以陳力一紀克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寡守之彌固辭讓及封賞輒深自抑絶所以勲[illegible]而未沾茅社撫事永傷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于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密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

武帝之于道民魏武之于文若二表情實同而存沒有殊故此表更爲悽惻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傅亮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黄中照隣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横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黙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寔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榱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子房帷幄之功季友於宋亦自謂彷彿此雖府主矜式蓋亦慕賓有托矣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傅亮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宋祖爲元王後譜系可考然當時國號何不稽漢而乃啓宋此以知統緒之不長矣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自桓元子開掃洛逕至是又復通焉雖建業既巳悄非翼晉然暫飾墳陵亦稍慰事

議給虜書疏　　王融

王融字元長琅邪人有才爲中書郎時朝廷議給虜書融議

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修、懸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稟秩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將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貢、況復願同文軌、倘見款遺、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襄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涓流泛酌、豈直疥癬輕痾、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子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慚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褠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于時獯粥初還、犬羊尚結、卽心徒怨、困俱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峙銷闕、北畏勍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絕、隱

薇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巖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獎伃佽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邦姓直勒渴侯臺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逶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

蚪从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遊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達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為帷床馳射為帳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驟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俱氷淵婆娑躞蹀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醍乳於輿俗聽韶雅如聾聵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絳者比鏃部落爭於下首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賓薦虞晉羣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將達乎無思不服鑿光宰岱匪稱斯朝臣請收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籥於理有愜郎事何損若往言足採請決敕施行

北人請書積亦通使之常耳朝議所以惟疑援蕭傳之論也然魏據中原豈無文書必假於南方稱益智乎元長此疏言大而應機不失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前策文五篇亦融作此後策文也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恆軫故恤貧綏賦省徭慎獄罕圄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謡無衵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疲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識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然後訟才授位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虞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情實繁若閑冗畢棄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至有且撫鳴琴日罷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有言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

墨而吞雉未馴秋螟不散入作朕前奏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術撫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尚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體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饑不明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伯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棄本徇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燕夷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屆驚翕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辨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前策平夷不如後策警勵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
融爲序延之在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禊于
樂遊苑
閣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
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遥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
姑射之阿然窅眺寂寞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
載驪瑤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
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曆誕命建家接
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

徙延喜之玉攸歸華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
之歎遷鼎息大㚷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
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
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
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
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
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巍
巍弗與蕩蕩難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
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

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太
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
茂麟趾宗固盤石跨躡昌姬蔚斁炎漢元宰比肩於
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歎來仕允克
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
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隆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群生
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
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輿
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於中甸協律總

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道德齊禮華壺宣
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
裳危冠空履之吏彰擢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勸恤民
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
遠惟道斯行譏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
茂草於圜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
隣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
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
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

衍儲邸克伋郊虞匭牘相尋覲譯無曠一斜候於西
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縣旌卷悠悠之
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
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曆草
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
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遥迹功既
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與于
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同律克
和樹草自落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

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乎圃乃眷芳林芳林園
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膴
膴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
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
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
於綺疏漫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
迴潺湲徑復新萍泛沚華樹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
嚶聲於緜羽禁軒承幸清宮俟享緹帷宿置帟幕宵
懸既而浅宿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殳展軨效駕徐

鑾警節明鍾暢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建旗拂霓揚
茂振木魚甲烟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瑵之飾絕景追
風之騎耶灼甄部馴駿而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
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嶽
鏑淵停臨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
次恁育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鉋在庸咸
奏翅舞籥動邠詩召鳴鳥於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
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清歌有闋羽觴無筭上
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

古文國瑋集 卷之四十四 宋文卷一

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
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顏王各作此序本是一事而牽綴宏潤體重難舉
此其失也顏文起處了無關屬王文起數語較爲
不泛故存之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與廬陵王牋　謝靈運

靈運陳郡陽夏人也襲封康樂公博覽能文出爲永嘉太守素與廬陵王義真善故游會稽自發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既

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語雖不多特有幽激之概使人王勝情

廬山慧遠法師誄　謝靈運

道存一致故與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安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沫流於江左聞風而說四海同歸爾乃棲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棲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衛之風廬山之嵎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縱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爲

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靜息動懷貞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闚牖鑒不出戶粳糧雖御獨爲長想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氣亹亹其資總角味道辭親隨師供承三寶析微辨疑盛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戒德輯䂓令聲續振五濁暫隆弘道讚揚彌虛彌沖

十六王子孫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木志學如彼鄧林
非露潤澤如彼瓔珵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
非來胥宇靈寺奚立傳甄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勗之
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
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于利害六合俱否
山崩海竭日月沈輝三光寢晰衆麓摧柯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徽風永滅鳴呼哀哉生盡冲素死增傷悽
單幹□靜宗同欽儀人天感悴帝釋慟懷日日遺風
依依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棲室無停譽途有廣蹊

鳴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憚尋筌
今子門徒實同斯聽晨掃虛房夕泣空山鳴呼法師
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靄巖峰川壑如泣山林改容
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鳴呼哀哉

遠法師有盛名於江左存此一誄

即今雲南道

南蠻西南夷傳論　范曄

南郡蠻夷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又有板楯蠻西南夷則夜郎滇呈哀牢夷卭筰都夷白馬氏也

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
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
境款殊俗之附若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
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
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
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

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
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
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賨幏
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軨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
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
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荊交
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狡算薄於
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爲劣焉故
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此在漢武設購遺以來之至于東京族分類繁又多于前世然非大用兵略以定是以驗煩中國亦為輕也

西羌傳論

范曄

西羌出自三苗有濱及東號子及燒當入種湟中月氏胡也

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師審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鞭以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穀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

漢蜀之郡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徽纆而為虜發冢露胔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

抑揚頓挫音調俱宋

鍊蔚落得意之作

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擣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武臯𣁋酋。徒推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頴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飈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没氷雪。經履千折之

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藉。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叛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盡誅。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遐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西漢中年羌人連類而反。以在內地不可驅從。故用兵數十年。國力疲乏而羌亦殘滅矣。然止遺患秦涼。未若晉室之甚。

西域傳論　　范曄

西域諸國風土人俗詳於班記今曄撰建武以後其事異于先者皆安帝末班勇所記

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籝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頸頓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涉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于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六朝崇尚沙門大小篤至蔚宗以二漢不及其事故敘其端焉爾然五宗之別傳則于時亦未廣也

楊升菴曰妙可然自是蔚宗本色

南匈奴傳論　　范曄

前書不分南北今稱南者以南單于尤向化舉其順者以寇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傳范曄因去單于二字

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大宗政鄰刑措不雪慢辱之耻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

邊衛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狠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横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恐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

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群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讐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烏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

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于當世袁安之議見從于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狠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巢庭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

爲戎虜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甚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蔚宗不意謂北庭巳滅當遷何奴于外不宜並立兩庭使內地爲胡虜所據若而致亂華之禍也然此患見于晉室而不見于東京誠遠慮之所未覩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宜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

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以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斵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

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

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東京諸帝後宮皆得恃以[illegible]臨朝[illegible]為非令典耳

此所以繫于後事[illegible]魏帝之詔者也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

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醢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光武不任功臣懲韓彭之事也自是以後功臣任職亦多有不免者不獨高帝之世以此知建武君臣可爲萬代規範也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尚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

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

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

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

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擾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恊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説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

終信其然矣

後漢以母后臨朝致中貴擅竊此論良允但中人在內開基之主無所寬假承平日久君臣漸隔而中人制其短長不得不因而下移矣豈必母后稱制始為失御哉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成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

歸心者手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録其絶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傳隱逸之士每多可喜之迹至于蔚宗休文更極其勝

防禦北虜議

袁淑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豹少子累遷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至瓜步太祖詔百官議防禦淑議

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絶波之鱗宕流則枯羯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濟矣乃者變定攜違阻遠授律由將有施拙故士少鬭志固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忌戰楚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栲潞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渭陰之追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論虛實伏匿先彰校索伎能譎詭既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躓硋後先介逼捨陵衍之習競湍汰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痁禍洊興蓩甚巳單米粟莫係水寓矜帶進必傾竇河臨扃固退亦墮滅所謂栖烏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綱謂拯扼閩城儁史爲允雅遠京土前言稱非限此要

荒猶弗委割况畿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
殲殄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
摩倍於長安絲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寔慊氓願屢
畆以税既協農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皆欲贏糧請
奮釋絲乘城渭宜懸金倚印要其果之十亟幣并辭
招推決之將衆薦枚策之下抽命卷之闕賞之以
焚書報之以相爵祇而聊才貿闘異能閒至戎貪而
無謀非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
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齎憤矣僉策戰矣稱願

影從誑言稽命宜選敢悍數千鶩行潛掩偃旗裹甲
鉗馬銜枚檜稽而起晨壁未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
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斛鍛獸聾水解霧散掃
洗啃類漂圖浮山如有決掌漸綱遶窠逗穴命淮汝
戈船遏其還逕究部勁卒梗其歸塗必剪元雄懸首
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𢣷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
士縉力緹組接陰鞲柝聯響若其僞遁龐張出没無
際楚言漢旃顯黙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賓買
塞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窮命懸城借土則當因威席

卷乘機芟劉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巖兵雨湊雲
集壓亂桑溪之北摧潰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
植銜索之枯幾何不蠹是由洞滓而漁焚林而狩若
稜風之僻輕籜吳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
望吊綱悲之鬼然後大行樞運焱舉煙升青蓋西巡
翠華東幸經啓州野條一軫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復
銘方乃奠山沉河剏禮輯策關熠炎昊之遺則貫軼
商夏之舊文今泉貿奉勇而將術疎怯意者稔泰日
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饑戰之勤閥閲訓

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薦採之法庸未䟽歟若乃邦
造里選權論深切躬摸晝幽斬帶尋遠設有沉明能
照俊偉自宣誠感泉兩流通金石氣懾飛貢知窮直
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揆合民心
愚黴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辰鑒
下弭泰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
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禄出得專譽
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
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窮符之捷夷裔暴很內外侮棄

姊附之衆分茷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携離肯順之徒
靡然自及今淶釋故典壥土纓綏剪焉幽播折首凶
校是猶耿者頗明瘵之思步動商謐會功終易感切
音在於善觀介鄭實寄良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
隱易之前代與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背汨以連
亘之貴何以析壞之資磐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
翫興可闢可解馳羽而嚴邑易傾必府而上崩枝幹
叉裂故燕桀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
應廣齊閒反駕道養還君盡與論之道罪能事之效

臣幸得出内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
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藹未息蜂敢忘
京識少酬閎施但坐慕既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窃
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謨終鼂之抗辭杜耿之言
事咸云及經之棘循㓕上筞燭邪之敬裁收下策自
恥儒末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

雖文曰答議而其音節乃賦頌之流耳是時北虜
南侵朝野失氣得此華言亦足使人壯激盖無用
之用也

卷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讓彭城王義康摠錄揚州表　王弘

時進贈穆之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因上此表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食邑千五百戶

表曰臣聞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
所先故魯長滕石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䂮
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何朝政弗及而以庶
族廝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章

古式繼縣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
劭敷政江漢化被荆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
寄不謀同詞分陜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闇階恩踰
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
未進優孟見弦展季任下臧文貽訕况道隆地昵義
兼前禮臣于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
曰厚顏胡寧以處斯亡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
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吹

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
天眷聞已脫復運回請出臣表遍開外內朝議典誦
或有可擇

江左諸王輔政自簡文爲撫軍始以後便爲準則
宋室則彭城爲始而諸王次第入輔矣

進討蜀賊焦表　毛修之

時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時延祖文處茂同修之共西討榮期爲承祖所殺修之使參軍等會討承祖斬之文處茂猶在巴郡修之遣甯武將軍原導之振武將軍張季仁並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修之下都上表修之字敬文爲龍驤將軍

表曰臣聞在生所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于泉壤借命于朝露者以日月貞照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讐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險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墜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侯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屢慾臣雖効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束骸載馳訴究象魏昔宋害申丹楚莊有遺履之憤況忘家殉國妙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伫鋒因時乃發今臣庸蹈在昔未蒙宵遘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懷恥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卽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伎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

之號臣之十國埋無虛請自陵涉道情慮荒越疹赫
交繁常慮性命隕越要當猶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
凶醜以攄負大之憤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闔門
百夫豈不副先帝下之官
巳氏爲馬稷所間故陵之有伍子乞師之衆然此
臣不捷在外齡不爲帥乃克蜀耳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照字明遠上黨人曾爲臨海王子頊參軍世祖時又爲中書舍人自廣陵發行至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波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虫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

興甚歷江湖峰與辰淡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繡若華夕耀若澤氣通傳明散縣赫似絳天在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深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歷擊洄復之所容漭則上窮茯浦下至狶洲南薄蕉爪北極雷澱削長埋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瀉泄萬壑輕烟不流華鼎振潛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涣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碓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聳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慓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鷗魚鮫水鳫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颷夜戒前路下縣內外望達所届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視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觀其音節直爲賦也形畫盡意彷彿可見

河清頌有序　　鮑　照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於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文蛸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眥而美溢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爲之而寢唐川咸與自我皇宋之承大命也仰符應龍之精俯協河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

極迄兹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令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登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覲英遐外夷貊懷惠恤勤秩禮散露臺之金舒國賑民傾鉅橋之粟約違追脅奢去泰甚讌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精熠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臣號令不嚴而自肅無辱臥輦之使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西爵兕羅外囿阿紈綦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充贍荒遐士民殷富繁帙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閭閈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圃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畝胑宜以謝薦郊廟和協律呂烟雲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昧旦夙興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璇璣繆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儛頌於外坐

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眺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淳風遷俗文教也烋華匪溺東鞮絳闕武功也嗚禽躍魚滌穢河渠至

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
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
爲讓抑又聞之勢之所單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
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鏖命潤色
滕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
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儔馳金羈
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
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乃
臣子常職國家通議不可廢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

乃作頌曰
寵刊崩石据逸殘竹巢風寂寥義埃緜邈鉅生大年
贍學淵閎肇纘成景粉繢藻軒徒謊井科末覩天河
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
撥景方塗凌周躐殷厥唐轢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
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
龍步八埏溯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
龜鼎遷宋玄圭告成大明方徵鴻光中微聖命難堪
皇曆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

納瑞螭玉升政衡機金輪約飾珠晃龍衣正位北辰
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
一物有遂戚言毀膳非躬節法厚下安宅謙德弼光
損道滋益孝崇饗祀勤隆耕籍饋酎秋羊封壇春幣
嬰老振災緜孤重恤體山學染俗以教遷禮尊刑清
樂包風宜分衢讓畝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
儒訓優柔武節焱驚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密
程護周備史穪平端民羞幸覬桴鼓凝埃烽驛垂響
銷我長劍歸爲農器闔外水鄉郭表炎國隴首西南

渤尾東北絕絕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集卬燮
狼歌鳶功鳥譜陳德治傳化光民阜財盛斑白行謠
清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蕃行藻性
仁草展芋德宿宵映海無驚颷山有黃落牛羊內首
閭戶外捨瑞木朋生祥禽薦作薰風蕩閭飴露流闇
器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也斯偉慶方滲注彼四瀆
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闕覘遐年澄波海嶽鏡流淼山
泉室凝澂水府清涓俛瞷夷都降眡驪淵朱宮潛耀
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迺溢迺竭或躓或亡

潔源濫觴肇是本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
實鍾我皇聞諸師說天球聽奮介書如響匪遠惟疾
朗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戸牖人術訏謨布簡
繹言念室檝有鄉祀清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葉和
宏振方岡修源重波嗣府貳哲帝體皇何景雲蔚嶽
旁星騈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磐石爪牙
伊昔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
區宇文明旭大議道灑文濯纓臣照作頌鋪德樹聲

文章鮮英復不失古穆之氣

大田議　袁豹

豹字士蔚陳郡陽夏人屢遷為劉毅撫軍咨議參軍領記室時建議大田豹上議

議曰、國因民以為本、民資食以為天、修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實為治之要道、教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飢寒交湊、則廉恥不立。當今接篡僞之末、値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彫薄弥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斂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郤馬、甫一二年、積敝之黎、難用克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不修、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為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譬猶修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易改、膠柱于昔弦、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于澄源、止輪由乎高闕、患生于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樂、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既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勦靡

麗之巧弃難得之貨則彫偽者賤穀稼重矣耕稼勤
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
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
野游并兼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游
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
密勿者甄其怠惰者顯罰則勸課之令峻斜違之官
則嬾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稽
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蒞之以清心鎮
之以無欲勗之以弗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

期遠致於莫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
此文亦倣商君墾土文法略有段不分行欸其體
獨高

孤者宋武
自謂

伐蜀檄文　　袁豹

時豹轉長史從討劉毅高祖遣
益州刺史朱齡石代蜀豹為檄

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焉阻貧
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
陽無典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振塵駭覃及
遐裔蕞爾譙縱編戶黠首同惡相求是崇是長肆反
噬于州相播毒害于民黎俾我西服隔閡皇澤自義
風電靡天光反耀昭晢傳物烟煴區宇以庶務草創
本邊九伐自爾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

間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搖蕩我疆垂我
是以有沼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相謙折首譙
福鳥逃奔伏竄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
埽朝風載蹕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河
詠孤職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顧言載懷奉命
西行途戾荊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源于濫觴
澄氛祲于井絡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卽命河間太守
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
臧熹戎卒三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二

萬電耀外水分遣輔國將軍索悉漢中之衆濟自劍道振威將軍朱容子提寧州之銳渡瀘而入耐兵四臨大綱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貝冑景煥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爲敵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陜之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强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獘劉禪不敢寘命于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循彊如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汜鐵馬千羣克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鑑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咸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與主從之淫虐日月增播州殺非罪死以澤量而待命寇讎之戮啟陋豺狼之吻豈不迴誠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予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爲本舍逆取順爰自

三驅齊斧所加纖身而已其有除甲反接自拔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削肆安堵舉擢吉凶自求多祜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復奸邪守愚不悛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

此文引論明肅言約而該足以知勝勢

此雖晉事前臧燾則入宋傳在入宋附宋六代臣人物類四以史爲廟

晉室廟制議　　臧燾

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　時太廟鴟尾災燾上議事下皆施行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于四海。通幽感于神明。固宜詳廢興于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

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于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祟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降恩于下流。替誠敬于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偕太祖于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

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特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于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

宜皇妣后稷廟之上而世主禘祫不已則大管股祭
長無大祖之位矣大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
豈可顧而不顧故臣子之情雖篤而盡廟之高彌彰
追尊之儀晉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于加厚
顧禮制不可隆爾在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本知所
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
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且傷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
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甲淺所能折中
太祖之位歷代議皆不同要以功德爲斷則自漢

以後不得上同后稷之禮即以受命之君爲太祖
于議爲允

辭隋王子隆牋　謝朓

朓字玄暉陳郡人爲尚書吏部郎昔爲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勑朓還都遷新安王記室參軍朓牋辭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皁隸曙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兔

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方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藩邸爲江左華授遷秩爲府主禮也文特華婉

禁銅議

范泰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時言事者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泰諫

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克官銅、民雖先器、終于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亨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

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于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溼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包桑可繫。愚誠一至。用忘寢食。

錢之多少係于貨之通塞。貨有膺貴。雖錢多猶爲不足。何必毀器以爲錢乎。此議良爲識務

與江湛書　　王微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素無宦情除官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翳會忽扣籬門閭里咸以為祥怪若多識前世之載天偷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秃鶖耶未知君何以自解于良史邪令雖王道鴻邕或有激朗于天表必欲探援潛穽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閒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于博徒拔卜式于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戍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于世矣且廬于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于嘗庫之末何為劫勒通家疾病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嚣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瘆瘵茫茫棫樸似不如此且弟贖遣兄姊迨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君日表稟無假長目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

正目蹐蹠中散故自屏之

其實故弃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為曉治與否恐若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敦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撓提禮樂本不參選部夫隱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者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誑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貞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蒙以為人賜來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迹所不恐聞也豈謂不肯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于齊騈藉鬼說于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洪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為之辭矣子將明鬼必靈哈于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令有此書非故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吊然生平之意自于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

身大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藥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措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第不道誤耳

景玄此書大爲休文所稱然景玄自不任人事放情世外以至沒身益能心迹并合者矣

安邊論

何承天

何承天東海郯人累職經遷御史中丞時索虜侵邊承天上表陳上安邊論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諜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由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揔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繈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

暴大翦幽冀居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
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
征徒興巨費無損于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
患未盡則困獸思鬭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
下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因守于計為長臣以安邊
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
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
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
及夷陵之屯尺火散離晉宣王以為宜從沔南以北

岸曹爽不許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
堠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
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
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
曰浚復城隍三曰簒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彊
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獮宜其號令俎豆訓其廉
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
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
冀電埽嵩恒燕弧折鄗代馬僵足秦首斬其右臂吳

[illegible]古北[illegible] 其舊南界 其[illegible]

蹄絕其左肩銘功于燕然之阿饗徒于金微之曲寇
雖亂亡有微眛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
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屯田布野勸惰興教貧
畜牧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勢在去就不根本業難
可[illegible]易在[illegible]又役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
[illegible]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
沐[illegible]以[illegible]前草被雖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
羞走彼來或騷而此已奔疲且今春瑜濟既獲其利
乘勝狃狀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客更迭死猋騎蟻聚

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蕪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
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馹趣役必避
散金行賞捐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
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
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
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
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
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
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于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

此古字易文難

怨今新鈔掠餘悪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耕就路視還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莊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寇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

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于庫出行請以自衛弓餘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于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于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

易則害生是故戎中作師遠屯淸濟功費旣重府遠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强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顚漢魏以來兹制漸絶丸田井復先王之禮治兵徒習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賓募本以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

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洽憂樂情由習親勢因事著聾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

庫之實田蠶之坻兼城之用千家摠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于優復隊伍坐食廪粮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未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弃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洵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

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徹敵之要也

元嘉之治足以號曰康平假使南北通和不相攻伐則國安民阜承天此論洵爲貽厥之要圖矣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偁評選

宋文

宋文帝元后哀策文　顏延之

延之字延年琅邪人爲秘書監宋文皇帝元后諱齊嫣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適太祖元嘉十七年崩命延之作哀策

維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於顯陽殿粤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於長寧陵禮也龍輴纚綍容徫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

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儷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曆祕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皇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謡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澤位公宮登耀紫闥

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壹政穆宣房樂韶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眺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凉在律杪秋卽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路遷跡嗷嗷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遙酸紫蓋

眇泣素軒滅彩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靄戎夏悲讙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謝玄暉爲齊敬皇后哀策史稱其文爲齊世無比昭明顏謝二文俱載數四省覽謝不如顏故去彼取此

陶徵士誄　顏延之

陶潛隱居有詔徵爲著作郎不就見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及淵明卒爲作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寖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

豈所以昭末景之餘波乎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屛貴家人忘貧者與

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言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

博而不煩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遺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我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眾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

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此文結體秀穆情風肅然有類徵士之爲人也

陽給事誄

顏延之

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手方城悉力以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司馬陽瓚堅守死之少帝追贈給事廷之爲作誄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禀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莅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値國禍薦臻王略中否獯虜闚覦劖剝司兖幽并騎弩屯逼華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遑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脅勍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永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

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爽致果趙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縻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旣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夸徭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邀兵畏律王略未恢函陝理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鶩胡風南埃路無歸轄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埛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嶮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局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寨外草衰逿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鏃橫厲霜鏑高鶩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鼓爲圍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澗卒無半菽馬實拱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貢父隕節魯人是志沂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没有餘喜

嗚呼哀哉。

辭氣清壯毅然有威容

為湘州祭屈原文　顏延之

延之代湘州刺史張邵作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神志矯舉如龍如鸞不慘而歎亦為異也

報羊希書　　周郎

周郎守義刺汝南安城人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義恭出鎮彭城府主簿羊希從行時郎已解職希遺書勸令進奇策朗報書

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觸華比綵何更工邪覩已反復慰亦無已（使見傲岸）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畜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王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家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厠通人之竝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

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値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俛帶殞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笺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所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譽望鼓緦於賢鱗之埤墜風之翮觀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陸漾水竝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悦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鱗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鵷梁錦實迺芥意天后睨月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忽勍寇使車轍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近日富而君難明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變

粉而出筵旃而入結宛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僥
眉膀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橫於四海理
有泰則止而進謝覺迂則反而還閑居遊宦交造頓
罷捐慕遺愛夷毀銷譽呼籲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
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
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杖長者之轍
殺椒是諮自絕世豪之傾塵生牀帷苔積階月又橋
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
幸有陳書十篋席間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枝絃拭徽

僻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莫爵星晚曠然不覺是義
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
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鄙肅尋伊部傍
眺燕隴邪履遼衞覘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
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徽勢而
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兕嗤於梁
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
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
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遺遇便謂是減獲

唐人之徒耳士固願星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
未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為至遡復有投謁於爲亂之
日被詘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
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
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衞整
筋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邊鳴劍復呵於軍場之
間身超角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
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謨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
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邇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

便擐甲修戈徘徊左右衞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
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讎寇滅而兵全
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
默默竊寵而坐謂予有心敢書薦意

朗爲諸王參佐失意故報書者其不平然江夏王
實非戡定之才北伐之謀亦徒言而已朗之不起
蓋爲此意

獻替疏　　周朗

世祖即位除朗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書奏忤旨自解職

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寓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
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况乃運鍾澆暮世
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
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遺謬
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
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
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嘗爲

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賜以刑逐之豈爲
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
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
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
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
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
習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
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覆復
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

國學則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棄
力凡學雖因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
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
爲賞罰然愚者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
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
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
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
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
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

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
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
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
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
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
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
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
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
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

謝語奇激

邑署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
嚴刑天灾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薶瘞居有不
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婦奔
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
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
悲涕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
然觸刑罪恐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
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雖可
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

科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
所配娶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
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
倍矣又亡者亂郊健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
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
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
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
一厚苦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
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

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
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
其糧種凡公私游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
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情須待
大熟可移之復譙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
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閭爲荒窟
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
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
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

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
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空目違其爲來利固善也今
空守孤城役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
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
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
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蹐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
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
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
恃人之不可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

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一馬悍胡相
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
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畜
今宜蘇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
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儌驛一無發動又
將者將未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
戎役其於塗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
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
濫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實衆番臂而反脣者往往爲

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
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
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
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
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出其身老
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
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
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
立條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一不擾取毅支二

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蹺隴出漠亦何適
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
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
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又嫉謗
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
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
下之達喪以其哀並秉出故制同外與日久均痛故
愈遲齊與漢氏飾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
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恐

見珠覩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于古而刻於情則莫
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
於恐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
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見舉天
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戒齊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
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
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犢集服累笥目常覩身未時
親是爲橫帶寶笥箸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
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

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
之家列豎以役，丸不皮繡，醬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
至有列斬以遊遨，遨幣其以騁，吒不重甚哉，若禁行
賜薄不容致此，且一日之中，始並以為儉節，而布迭華怪，
即傳於民，如此則是也。并猶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
而治天下皆當使民之耳目既不可淫治之益耗，並
未聞之故。凡厥庶民，制度皆後尚之宮飾等王侯，
嗚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裙之
長可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

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
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閫，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
自今以去，宜為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
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
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
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
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貿實，大小反稱，名之
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
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

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為式，變名以適時
為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
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
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寺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
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淆
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
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
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為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為郡
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須

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
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
事，然後為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
見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
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與抑碎首之忿，陛
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
雜，若妃主為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為官，若請
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
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

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于親故或亦遭讒於
貴黨其欲致身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
得哉漫言樂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
經達史游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
膝情非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遠近及仕之類令各
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
其揖舒吻樹頰肱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
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彊
正悖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

其行守率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
後處其職育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
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
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
黨惡庸則宜退其舉者如此則毀舉不妄善惡分矣
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
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
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已
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誠

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
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
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貴疾老
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數內教之所不悔罪
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
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則
隨其藉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
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
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

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杀
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
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
始立一神初與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堤以北置園
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
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微
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太醫宜
男女習教在所應遣使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
愚徵正腠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

下。然而升平不至於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此言亦失之誇）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

義利高自標許此篇仿佛賈生而詭偽彌甚至使文帝不能見容蓋君臣皆失之矣

上封禪儀註奏

謝莊

臣聞崇號建極必勸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玄勳上烈融章未分嗚光委緒歇而罔載若其顯謚騰軌則系緩聲采徵略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縢奏玉潤鏤迹以燻今鐫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歌之禮日觀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勝非虛奏書匪妄埋擊雨怨神淳蘼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曆德振弛維功濟淪象玄浸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啓遘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

還靈頫天垂權儲正凝位於兼明袞藪蕃華於元列
故以祥映昌基繫發菉索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
纂綜循繩採騰姿逸奏玉郊宮禋珪玄時景集天廟
脉壤祚農郊至昕陽川丘夙禮網威巡駐表綏中甸
史流共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
之渠沈　望內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
還鄉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邊帛絶書權光弛燭天岱
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鼎振米泗淵雲皇王嶽摘藻
漢丹角即音栖翔禁禦袞甲霜味剟濔川肆榮泉

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
青毳玄文朱綵日月郊甸擇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
蔚雲拖閣鎬穎孳萌移華淵禁山輿岍衙雲鶼踈翼
海鰈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
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禮燭氣昌物瑞雲照蒲軒龜軫
泉淳茅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栖奇麗古
該淵圖史抱詳閱載表以功懋往初德權炎昊計文
中宗發牒大尉耀冠榮名播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
以虛挹將使玄帋缺觀幽瑞乖期渫甫無盛德之容

介在靡月開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馴交木之
鄉貞絶金之情肅靈重表珍符鼎既伏惟陛下漢祥
淵懷衍備作章依徽聖靈潤色聲業睿辰稽古肅齊
聲列儒儀賓承禮官相儀懸挺動音洪鍾妹節陽路
鞏備正途清禁於是續瓊颯端玉藻鳴鳳琦律騰駕
流文開綵北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烽天陣容藻
神行并蓋條陰羽翟列照乃昭臨事常奈賓客贊儀
企文前驟緬在潤習命五辰以相列閣九閣以集靈
鷲備具而開宗先由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

臺寵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
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
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
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與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
東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絶拘揀遺
文訴明訓誥　　箎訪鄒魯草滕書壐玉之禮
具球石純金之儀和芝潤瑛鐫壐乾封惧弗帆屬上
徽燀帝王則謹奉儀注以聞

此文亦依倣相如封禪書而音節不同極爲麗雅

江左之希稿也江夏王奏亦屬希逸筆

孝武宣貴妃誄　　謝莊

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爲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莊爲誄

維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連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閟悼泉途之已宫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凝實妃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其辭曰

玄丘煙熅瑤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綺絡出懋蘋蘩修詩貴道稱圖照言翼訓姒幄然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闈陳風緝藻臨彖分微游藝婉數撫律窮機躊躇冬愛怊悵秋暉展如之華實邦之媛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榮不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遠悋祚靈集祉慶圖迎祥皇胤蕃式帝女金相照昭齊穎挍舉均芳以蕃以牧燭代輝粲職刱晝冕觀臺告祲八頌扇和六祈輟滲衍忽滅容華催毀紅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帷軒夕改

□□都宮天遂別殿雲懸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巾見餘軸匣有遺弦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喪過於哀棘實滅性世覆沖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題湊既肅龜筮既辰階撤兩奠庭引雙輴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徑渡旌委

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轀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於壤末散靈魄於天潯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孝武於貴嬪有李夫人之思藻希逸此誄筆致婉麗猶以謚宜爲不□□被貢也

廣州薦士表　陸徽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元嘉十四年爲始興太守明年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上表薦士

臣聞陵霜褒穎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襲揮譽於西京折輔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

靡瑞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祗慎擢才闕豪釐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敦緣天澤雲行蔣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

此表藻思鮮潔兼有激壯之氣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齊文

武帝

崇聖詔　永明七年

時詔大夫巳贈体給欲修趨瑒散老之禮因下此詔

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輝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于當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茂草。今學敩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

三齊論陷何從追敘饗嘗將無宣尼遺流亦有南遷者耶

上崇禮豫章王疏　竟陵王子良

豫章王太祖第二子嶷有詔喪事悉依東平王大司馬太傅二府悉停過葬竟陵王子良上啓

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袞章之典。廢而不傳。寵由人欽。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閫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于天性。孝弟終于立身。節義表于勤王。寬猛彰于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于清貞。無喜慍之色。悠然栖于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為難。在于令行無廢。斯德東平樂于小善。河間悅于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群。英聲萬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嗣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

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
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
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覩貌而天心不懽
見刑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
際殁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
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
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
實不可見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
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
之命況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众
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
度天心已當有在

江左諸王不加兒章惟着貂蟬以示寵而已竟陵
王此疏欲崇其議禮以入幽隊文亦眞至

上臺使督課州郡表　竟陵王子良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昇明三年持節都督五郡爲會稽太守元嘉中孝武徵求速度遣臺使太祖踐阼子良陳疏求止

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于道及臣至郡亦殊不
踈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懃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
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
鼓裁完鈹槊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
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
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
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
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斷所督先訶彊
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榆便振荊革其次絳標寸紙一
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
老士庶且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
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即
許附中優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
闕總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恩蒜轉積鵠

聚斂盈達則分𨻶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劫
民由緣回剥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項者令長守牧雜
此每賓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
郡則指賜勅並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青人競
自聲雖復臺使盜湊會取正嫣所徒相疑僨反吏淹
憫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爲欺猾入
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
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
違糾坐之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則在可肅且

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
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
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
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爲不少兼折奸減窃遠近
甕安

州郡以郵民爲急或承臺符不即優辦乃用臺使
督之此等本非良士課公及私爲害擾搖非一端

竟陵此表切于治體矣

再啓世祖疏

竟陵王子良

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

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玫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
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眚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
好生噂𠴲穀價雖和比室飢嗛縑纊雖賤駢門躶質
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奥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
宰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
尅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
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

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
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
役生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
國豈有民貧于下而國富于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
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
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尋完者爲
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貨會非委積縱令小民每嬰困
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
舊科退容奸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

他邑民特尤貧逓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
政就典宜蒙賑給若遣課未上許以中原兗豫二藩
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弃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
編草結菴不遑涼暑扶淮聚洛雖有生向俱稟人靈
獨絕温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實凡在荒民應加
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役不由才舉並
條其重貲許以買衒前人增估求俊人加稅請代
如此輪囘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共相脣齒愚野
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横没貲凡求試殺船類

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
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罪姓貽譽最合從綱若罰典
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愳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
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詳于都都既下意
然後付郎謹寫関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遜告終
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窮數等故其分充朝資奉股
積歲越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實充事机且此徒
宂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减
大半

竟陵在朝屢有獻替方之豫章雖情寄不異而文
雅儁遠

訟寃書　　劉璡

劉璡故景素秀才建元初齊巳受禪璡爲上書訟寃

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荊臺之下宋人逐之夫叔爲衛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李牧比迹彌胡之旗而拒全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劒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

於衆人加讒諂蛆蟲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脊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欷奏樂孟悖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今璇鼎啓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寃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爲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秦仁獲麑知其可爲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并昔不見色帳下進珍餅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

拜陵之禮始于晉王始興至宋未其廢稍替

有不安王傷行遂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弃先君豈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呴呴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宜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虚己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莅膾乎其

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散秩衆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寃疑咸息縣務所在皆有愛于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也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内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荊州高齋刻楹栢桷王縻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

以上數段之論以明其事無他志

塵於笥篋無它嫈私不眺內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
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兆素時有獻鏤玉器王傾
謂何昌爲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巳
昭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太妃初
甍宋明帝新弃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
入爲太常楚下人士苦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
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寇爰不孝於是弃西州之
重而佃伏北闕王若志欲偏彊傍應高悵江漢何爲
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

太山皆幼懷仁上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
正欄弦爲鉤張一作百行坐欬噎皆生風塵會王季
符負罪流謫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賜梟奮翼王
雖遣懸翻內而議分綱款散情中孚揮席滿素虎坑
之衍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
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煩實爲詳譯誠心殷勤備
留聖聽王若倘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
以後日同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舉小之奸慝彌廣
下當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

乎乎斯亦俱愈

尾衆人翁翁莫不注仰於王廟閣諸人同謀異志王
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興
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
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
等欲潛圖宮禁囚兵非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
事武人濱亂吏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
講衆非聲都鄙疑駭僉言禍作垣祇祖囚民情囂蕩
揚聲非介紹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
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藉異論謂爲信然

收率疲弱志在投散氷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
順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讙譁幻惑皆出輦轂
非從徐州起也日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非兵巳至
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
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
矣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
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嘆曰吾恐三才於斯
絕矣茲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達
槩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

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奸盜。非他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遐長阮佃夫爲有罪邪。爲無罪邪。若其無罪。何故爲戮。若其有罪。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夷。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臨燕代。修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

王陵之冤。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王之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以天下之善也。豈殊世而皆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于萬葉。君子榮其疏。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蹤。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悟德。臣愚方今之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茁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污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宋亂垂範之如此。倘能降明詔。箴枉道。使枉王得洗蕩議拯其冤。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同風之卷草也。臣聞鶴鳴皐埋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流雲。蔚其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横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

建平爲宋末佳王。急卒舉事。身敗名毀。然其心實非妄。凱文齊業漸隆。雖安坐求方。亦恐不能獨全也

與沈右率請撰豫章王碑文書　樂藹

樂藹南陽人輩吏中最被王親禮故上啟竟陵王鳩集所資復貽書沈右率請撰碑文

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摽勝丘園。素履穆于忠義。興應華袞。功迹著于弼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夫日用闇寂。雖無取于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于衡石。窃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荊南。闕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墟罷肆。鄙士之遺風。庶幾弘烈。或不泯墜。荊江湘三州。策名不少。並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毀無愧之辭。酬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遍衣食。永惟道盛。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齊室賢王。惟豫章竟陵江左之弘德。無有過此。作碑記述。固其宜也。

請解選表　王儉

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為佐命功遷右僕射領吏部建元二年轉左僕射領選儉固請解選上表

臣違詩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為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杖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悲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恥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悄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于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勖。識不副意。兼窃而任。彼此俱廢。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其在代來。何為于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為親。陛下若以此理賜朗。豈仰望于殊恭。頒冒嚴威。分甘尤戾。

仲寶有以有翊戴之功。故取譬於張荀也。選事股劇。或滋毀議。故辭不處。蓋亦善于檢括。

答魏主書　　曹虎

曹虎字士威下邳人建武元年進號平北將軍同年虜寇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前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乃後頓樊城虜主元宏遣虎書虎答之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弃巢蘭隨水灑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無寸咫尺外風折膠之寒乘秋犯邊親姻窮丁斬殺士女困于虔劉與彼蠢々共爲脣齒仁義非開荷基先露乃復改易氈裘長自尊大我皇闡運光

宅區夏而式亂遁逃弃同即異每欲出車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寇不戰乾沒孔熾孤揔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戎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卄埽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遂相爲惆然

此書辭氣不激而簡壯有體足以折衝

答詔問黃籍表　　虞玩之

虞玩之字茂瑶會稽餘姚人永元初遷驍騎將軍黃門郎領本部中正時詔以臺坊訪蘇此制不近古欲算華斯弊玩之上表

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

文書不實駁令再送爲却却者不受也

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楊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

自孝建以來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
殆無一焉勳簿所領而詐註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
所拘錄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勳簿
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
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寨郵爲祿
實潤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
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爲人役者
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填街溢巷是處皆
然或抱子井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

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臥法令必行自然
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
位借給巫媼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
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
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遷路則
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
行患在不久

江表寬弛戶籍漏脫而州郡皆不親率鮮[illegible]檢實

此表深明其弊矣

除征北記室與張融王思遠書　劉瓛

劉瓛字子圭沛國相人除會稽郡丞不明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
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以
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
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
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
正勉勵于階級之次見其纖纖或復賜以衣裳袁褚

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
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于首每謂此得進止之
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
徐令上文長者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
不願居官以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
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
豈宜抑齊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
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
教使自希得託迹于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

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中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大襲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于間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

予少長叢過人性不耽榮齊朝甚美之蕊在士安淵明之間自此後竟不拜職以終

此段即述沈語

與沈約論四聲書　陸厥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以主簿遷後軍行參軍吳興與沈約制四聲皆用宮商世呼為永明體厥與約書論之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弥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于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于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折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耶

自魏文屆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于律呂比五色之相宜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耶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屆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于東主平子恔富羽獵不累于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弥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于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休文四聲如出萬古振詩而騁之作前未盡遵用韓鄉此書雖與休文異論然自心折四聲矣

議立律學職教表　孔稚珪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永明七年轉太子左庶子廷尉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朝議不能斷至九年珪上表

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奸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更張五禮裂而復紐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

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

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裹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冤于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

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帝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身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已長並擢其術則皐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奸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栝之相接矣臣以疏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

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寔陛、所奏、繆允者、宜爲律主、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江左名流、多以簡遠爲士、不宜親事、故當官者不明律例、雖有此奏、亦竟不行者、以人情不便學習故也

北虜和親議

孔稚珪

建武初稚圭遷南郡太守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乃上表

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權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

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蟊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厚、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霧、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

雖斬獲名王居大內猲而漢之弃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于前李陵沒于後陣其餘弃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橫荊棘攢于陵廟豺虎咆于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至元嘉多年無事不路不量復挑彊敵遂廻連城擾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

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侯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寇未屠劒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于斯昔歲蟻壞痍食樊漢今茲蠆毒浸淫未已興師千萬日費千金百歲之資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

如此中國亦有驗矣

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所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机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于岷峨命樓船于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悉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辨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

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欸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慇懃臣之言和亦慊潤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

晉室立基與北魏抗衡戰伐既少和親之事亦希益適當北國之衰故邊彊之役不甚有所設施也

與褚司空白建平王書　　何昌㝢

何昌㝢字儼望廬江灊人爲建平王景素府主簿出爲湘東太守㝢在郡景素被誅昌㝢啓太祖又與褚司空書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于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于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于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淳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揚連党搆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于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箸小人在朝詩史所歎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並彰于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濶此昏忠誠弗亮羅此百殃歲

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冤莫寄昭穆不序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昔等叩心泣血實有望于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以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寃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于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

建平在宋末運既沒之後能使門故申訴即事可寄深慨固當身忌于前朝而名昭于後代矣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梁書

武帝

贖刑詔

時甫下江州刺史陳伯之進號征南詔旋下此詔

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于中代民悅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釁入罪厥塗非一斷弊之書日纒于聽覽鉗釱之刑歲積于牢犴

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庶愧心于四海昭情素于萬物俗偽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銜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格以時奏聞

武帝仁恕留情于斷獄往往當刑見原此詔情辭淒惻亦可見之

武帝

勑何胤

胤居若邪山雲門寺高祖踐位詔特進右光祿大夫特手勑之胤自言無宦情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巳蒙蔽昧于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尚尚執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擧節今

世務紛亂變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令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

武帝

輔政上銓序表

武帝諱衍字叔達宣德皇后時受相國梁公建康稱鳳凰見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又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依舊選高用上表

表曰、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于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

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諜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卽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爲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于進用。或有晦善藏身。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皂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

立。滓穢名教。于斯爲任。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

江左門族故有階限至于齊末益以資序淆亂造請良多武帝此表亦清明之事

簡文帝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帝諱綱字世纘高祖第三子湘東王即元帝故答之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伐鼓，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于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于仁獸，逞郤克于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于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簡文文筆當時以為傷于輕艷此書所論故為能別淄澠矣

簡文帝

招真館碑

張裕起招真館梁簡文為製碑姑蘇志訛為昭明

夫東瀛漆水三變成田西岳靈桃千年未了尚以星起牽牛部首逖通律生甲子氣數杳冥光復上遊玉淸損之又損高排金闕玄之又玄豈言象之能詮非時節之所游海虞縣者則虞農都尉太康置其窐境有虞山越絕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峰瀑水懸流將天河而俱灑雖日門採藥之地

楚望懷椒之歌湯反流沙之魂錦飾汾陰之鼎無踰踰焉其峰則有石城石門虛峗自然不度何吳之馬神功挺起豈似岡陵之畫魏后氷城夜陣權々長安慈石洛鐵暫流較跡比期優劣斯遠道士沛郡張曇諱道裕字弘真即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監二年來至此岫棲遁十有餘載夜忽夢見聖祖云峰下之地面勢開寂宜立館宇可以卜居裕師潘洪隱始寧四明山無何有人耳長髮短云從虞山招真治來言訖忽然不見潘馳信報君君因辭山舊居而以夢中所指峰下之地即以為治故號招真高壇迥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岫柱削芳桂豈俟開陽木飛材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拔黃庭司命之府有類玲瓏朱陵赤石之觀同符弘敞遼望仲雍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哀囀蒼茫蘚尋千仞之木氣叶星昏華飛五香之草形門宮室帷栞綵花卷舒蹊逕陽桃俟聚榮落巖崖樹息金鳥屑依銀鳥鳳將九子應吹能歌鶴生七歲逐節成舞旭日晨臨同迎若華之色夕陽斜影俱成拂鏡之輝玉礎微潤應山雲于

高牖鳴籟徐響引和風于空谷方當專氣致柔入無為之境周行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第嶠轡無已魏姬寶能留鶴不逞何止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蒔北鐘之稻明月蛟龍之騎驪之使關四銖七子之鏡引以成刀散季齊之羽起雄鳴之霧而已哉乃為銘曰玉籙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唯真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塞兌物寶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綠蘿穹隆紫蓋仙沼之美此焉為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瞰山踰高掌野寂雲興禽繁山

鑾。升虹夕栖。豐雷朝上。元陽作石。竹龍成杖。書藏玉匣。藥蘊銀筒。燒鉛雜鯉。析桂和蕙。羽衣可服。雲軿易通。斧柯雖朽。碑石無窮。

簡文帝

徵君何子晳先生墓誌銘

先生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机撫塵斯廒。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群。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刋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毎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

執天山之絲。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泰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賓允文若之擧。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東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乎其山。正余在蕃、嗟鐵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悽愴。咸以人亡素楷。禮壓文章。洙泗頹纏。扶風罷學。関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于茲永息。余昔在朱方。亟柱翰迹。飲風味道。迄泚歲時。既而位阻藩

宮塗乖咫尺不獲擁徑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輪三反入壯夷之舍痛祥雲之滅釆悲列曜之睎暉追勒高卿乃爲銘曰文範高世玄㬇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遁除軌尚遷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兹孝敬曰悌曰仁氣高璵岳心虛神谷括羽儒囿舟與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存如何不愸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凉渭濱脩日長雖徐穪酬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蕃思含毫傳芳爲樂況踐雖貞玄泉無瞎

此序亦稍述宮階節次而文質互宜了無排迹

華陽陶先生墓誌銘　昭明太子

惟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嘉明丑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玉蟬蛻于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遣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臨轄喪事十四日己時窆于雷平之山若夫真以歸容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龍寵九節麗于

空中千秋焚于地下仙官有得朋忽喜受學振臨今之悲余昔在枌壤早逢地上之術令筵先良屨粟遊丘之教握留祢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爲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道形解化道昔同然猗歟夫子受籙歸玄梨傳施吏書由賈社聽車照景蜆拂菱烟餘花灼爍春瀾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仙白鶴何時復旋

昭明筆硃繁富銘特簡秀益文體宜然

與劉遵從兄孝儀令　昭明太子

劉遵少有學行起家太子舍人大同元年卒官太子惜之與遵從兄令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内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于士友實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僕逃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榷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穫申晤博望無邇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澹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爲此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

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歍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昭明于劉氏特重孝綽此書痛惜孝陵彌爲切至

答晉安王書　昭明太子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净可為佳作吟玩反覆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彰呈檄曹劉異代並號知音發歎凌雲興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諼忘痗方證昔談非為妄作炎涼始貿觸興自高覩物興情更何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遊廣招英俊非唯藉甚當時故亦傳聲不朽必能虛己自來慕義含毫屬意差有起予擁養得宜與時無爽耳既責伐有寄居多暇日殺核墳史漁獵詞林上下數千年間無人致足樂也知少行遊亦動不靜不出戶庭觸地丘壑天遊不能隱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鏡一見何必勝於傳聞松楊杏林知之恐有逾就吾靜然終日披古為事況觀六籍雜玩文史見孝友忠貞之跡覩治亂驕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無俟旁求舉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風朗月思我友于各事藩維未克棠棣興言届此夢寐增勞善護風寒以慰懸想指復立此促遲還書其疏

昭明書札猶自疎與不調音句意挽落落穆穆然也

荅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昭明帝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淸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于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暨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寧遊思于文林或日因春陽景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嬉遊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于邑而屬詞冬雲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遊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芳酒盈罍嘉肴溢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舂既夕申之以淸夜並

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啓

此書氣格亦似勝于簡元而論者以爲不及其弟當以其質過于文耳

文選序

昭明太子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于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于前賈馬繼之于末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絜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抑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

形于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斯次則箴興于補闕戒出于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象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荅

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眾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詞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于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

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詞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氷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徂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槩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紀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詞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類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文選六編雖稍簡約而名篇箱甚者蓋已該焉此序稱体抒文亦自前無作者

上元帝勸進表　南平王恪

恪爲荊州刺史鎮武陵王偕臨川王等及府州國一千人奉牋勸進

竊以嵩岳既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教辨方眘名與器是知大尉佐帝重華表黃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且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夾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聾氣親蕃外叛蠶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弢之壘峴山離邸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別殊泒纔命戈舡底定瀟霍泝流窮討路絕窺窬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即梟懸翻同翅折遂修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九原東夷不怨西戎即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

結轍麰麥兩穗。出于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徽號不彰于彜典。明試不隙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荅群望。

勸進文俱不載惟晉梁兩元帝獨存以帝冑而屬當璧言之者非愧受之者無慙也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充字延符吳郡人起家撫軍行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府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武帝欲以充父緒爲尚書僕射儉言止充兄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以故儉言之充與儉書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于瑯邪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書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影綴天闕。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之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皋。陽狂隴畔者。實由氣岸疏凝。情塗猬隔。獨師懷抱。不見許于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于在世。故君山直上。感歷于當年。叔陽負衆。櫂轢乎千載。充所以長群魚鳥。畢影松柯。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于川澤之閒。

諷咏于湍池之上泛濫于漁父之遊偃息于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克何謝焉若夫鷲巖窜日壯海逢天竦石崩聳分危落仞桂蘭紛靡藂雜于山幽松柏森陰相繚于澗曲元卿于是乎不啼伯休亦以玆長往若廼飛竿釣渚濯足滄州傲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容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無至西風何當不脩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入朝則協長青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

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玅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客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獸異羽或殘際而逢迎弱霧輕烟乍林端而恭謁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為貴克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已造時人騁遊說蓬轉于屑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于早辰鄉下之言繆延于造次然舉世皆謂克為狂克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閑見掃心胸迹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閑山夐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王文憲自稱有銓綜之長而以素論失之延符此書雖復詭激固當容之度外也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黄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窊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厮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顔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樂郤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窮貲莫非阜隸結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

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懦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蔽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内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

家計温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没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虚托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于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兹簡裁源即主臣謹案南郡丞王

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于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于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于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黨革心于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黄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江左氏族極辨淄澠而猶有此事自後梁祖御歷重矜門籍侯景嬌國勿許王謝通婚其他可知

與徐勉書　沈約

吾弱年孤苦傍無期屬往者將墜于地契闊屯邅困于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還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几可果託卿布懷于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

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

迆惟思是策

休文久預机政欲加三事之秩故布懷于徐今所

云將貽主不追之恨用王稽謫也益迹似曠達中

實不平耳

又答陸厥問聲韻書　沈約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于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于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于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天机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

天机啟則律呂自宜二語正所謂崔蔡無先覺者也

宋書孔羊沈列傳論贊　　沈　約

史臣曰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貢賦内充府實止于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内

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横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于此穰歲糶賤糴賤則稼苦飢年糴貴糴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于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廪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耐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于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能以平價則官苦民擾議創當時蓋由于此

此蓋常平之議宜入食貨志而著此者以江夏王也田博采公卿之論在孔季恭傳中也

宋書謝靈運論贊　沈約

史臣曰民禀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禀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

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

言文至于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此文大趣已備于陸生問荅二書自此巳後四體盛行矣

宋書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郞、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衞、皆由世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

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馮籍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勝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痏、構於牀笫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

足云、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幸傳、今採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南渡以後、君臣之禮不甚懸殊、故名流驕惰、出入宮闈者、皆以親事竊權、宋之樂子世、其患爲酷、沿及蕭齊、皆有其風、至梁祖乃始革焉

索虜傳論　　沈約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竝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筭、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晩閉、胡馬不敢南際、至于晉始、奸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壃埸、俘民略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雖喪、五胡遞襲、顚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包括宇宙爲念、遂于懸旗清洛、飲馬長淮、北狄衂銳挫鋒、閉重險而自固、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棗昆委蛇、輅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爲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一、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窮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兗、而兵無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橫原、捐州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寃就虜、遂感境延寇、僅傑淸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北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侵軼長守、羽書繼塗、奔作相屬、青徐兗冀之閒、蕭然矣、而自木末以來、竝有賢才、狡筭妙識、兵權深通、戰術、[illegible]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群虜、至于狸伐、纂僞彌煽、凶威英圖、武略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驍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坻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懼、天子內鎮群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蹻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强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淸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于乳燕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閒、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于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略、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一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戌、于歲

逋屆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旍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衆而弃司兗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鬬江湖固舟檝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柟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氊裘之民可以決勝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舡之夫可以爭鋒于燕冀豈或可乎虞謝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文帝弘北伐之規而反延寇于內蓋北魏方盛故也如之飛走其勢則南北終無可合之理乎亦言其大都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梁文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任昉

昉字彥升樂安人爲中丞齊明帝作相令昉草讓封表昉濡濕懇迫情事太露故帝惱之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實不忍自固于綴衣之辰拒違于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于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于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闈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于家耻宴安于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

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正處飾寵章委成槼侮臣知不惬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巳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于功均一臣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此集於受終辭命之章一例刊削以文為飾慙非緣中應故耳錄此文以中含譏切有補世教亦使齊高惡德不播後葉

不拾推轂之功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任昉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竟陵王梁武受禪以為吏部尚書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因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碑漑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蔑政興謗頻衣為虜見獄史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皋數畝控帶潮汐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燔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豐等離心功慚同德泥首在顏輿櫬未毀締搆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民同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閈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藹之尤存蕭公之賞俯給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

弄天銓衡之重開諸陛啓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
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
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頗無足
算任綵則毛玠公方杼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
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
章有盡筍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
作某已南面貢成斯在貴在奚加寵私以乏王事附
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
緒莫不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

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
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
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
澤既義異疇庸實叅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
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玄
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
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
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
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月九

遷荷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徵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
唯利是視至于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
妄干陛下不棄管蒯愛同絲麻儻生平之言猶在聽
覽宿心素志無復二辭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彝章
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
謹奉表以聞

沈范同在衛朝以筆墨參佐命沈微嫌競前范則
推分自審然沈之恩顧乃不及范未知得失所在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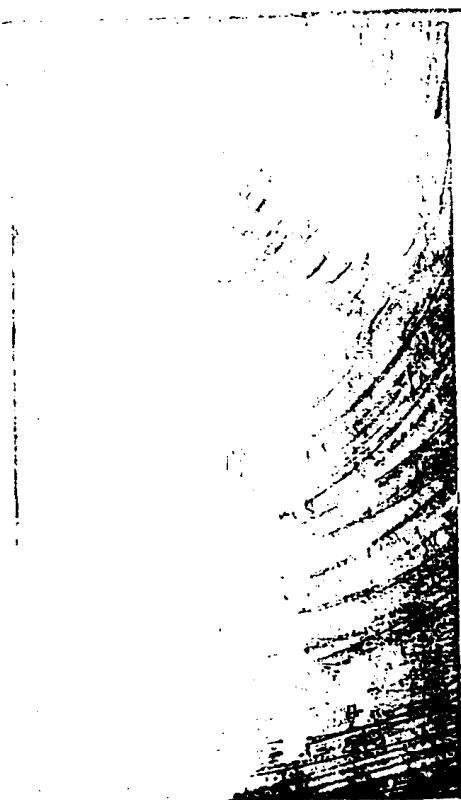
為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任昉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茍遂愚誠耳。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求為太宰立碑表　任昉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鵩鴞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

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綱之弘弛寵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帷毀蓋未磨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騐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峴岸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竟陵藩輔惟賢足得立碑文亦深宛雅飾特盡情懷

求為劉瓛立館啓　任昉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盡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鷄忘樵玉羊失馭神器毀于燕戎寶曆遷於于越豈不悲歟劉瓛潔身浴德修行明經服玷璧于光陰競松筠于歲晩貧不隕獲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游垣棟傾替窐衡墊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築西偏官有閒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入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黉塾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梁武以諸王建業特重經學於時講藝名士粹集矣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册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吊大廈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己循涯寔知

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梁武與彦昇少有狎潤記室騎兵所謂噐謔也本傳亦載此數語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任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扆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斲雕刓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祖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稾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賔王斯埋何從佇

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禄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輜軿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弘奬之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玆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
非政要日伎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
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
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梁祖初政思弘道化發問三事佇仰見素懷非緣
雕飾

王文憲集序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
家諜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海內冠冕古語
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著以
淮水若離朔之止殺吉駿之誠感恭宥助焉公之生
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踐得平之庚幾有乃鼎
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況乃淵角殊
祥山庭異表望衡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
籍博遊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況

淪瀁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
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惟
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
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賈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
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
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
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期
歲而孤叔父討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
禮訓折衷于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

葺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旣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請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于時秉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蕃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

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膺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何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

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寂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旣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恆軌自朝章國紀典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輿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

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恆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實望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推服捐駒前良取

則臣輒棄子後予胥怨是太子不矜　奚俯同人範
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項之解職四
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
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
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與追專車之限公曾井鳳池
之失大存始之途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
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拔奇
取異興微繼絶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
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

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工女
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養豈非功深砥礪
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
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
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絶于耳目布素表
于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
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
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
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

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
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于漢朝荀摯
競爽于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
遠夷慕義宣威授有實寄弘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
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于容諂罕愛憎之
情理絶于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
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
自華宗世務簡隔至于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
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

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訓之遺老耳目
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
成姦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
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
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
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盻之榮鄭璞踰于周寶士感
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
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
行事該軍國豈直雕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

綴賞無地雖迹楚群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昔以筆札見知思以薄伎効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十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之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王文憲學推茂深才經世用若不更禪代伊安石何以過之此文名雖爲敘而實則成傳蓋嘗竊之制如此

建平王上書　　江淹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彦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

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除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嘗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

文通自敘以受金事將祇罪故有分寸錐刀二部

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脊開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具佇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陵與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寃不愧于沉首鶴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文通久在建平幕而志趣不協故因事而見坐此文則仿佛鄒陽其迹亦同矣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　梁文卷二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字文通，洛陽人，齊與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為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卧于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紱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卜為世俗賤事耳，而彰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絃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卧不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

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恐㛮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鵷鶵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流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笑猶魑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羨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帀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峩眉，度流沙，餐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陳時事封奏　　　　　　　　　　賀琛

琛字國寶會稽人拜散騎常侍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陳此奏

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餐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槀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

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盖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郡大縣舟舸銜命者非唯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騷擾況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翾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

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汚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謡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傳翼

增其摶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者之凡百。皆以成僞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强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橋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癥痩之苦。豈止日旰忘飢。夜分廢寢。至

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稅之子。旣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餅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奸。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

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行。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

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斂繁興。則奸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强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埸無警。若不及于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

國貲令府庫蓄積一旦與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
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
武帝恪身儉約而風俗奢靡在巳如傷而下虐更
甚蓋由崇尚道法不行威斷故治政不立耳然讜
言方奏而切責繼來亦未爲宏度矣

誡子松書

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官屢遷加中書令以疾自陳求解不許嘗爲書戒其子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平素至于産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

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于東田間營小園者非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于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

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
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
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
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
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
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
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
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
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

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
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
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
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
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
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
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為舄鹵彌復何安
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
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

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
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
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
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勖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
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
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
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
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

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閑隙負杖
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
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
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
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
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
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徐令子梁祖春遇特深當權處軸而清白如此固

可令千載之下用懷企仰

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　蕭子顯

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逆與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原論之夫湯武之迹興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乎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

江左寡殉節之臣原於魏晉以來此論爲允篇中雖爲褚王解嘲而深帶刺心語甚于責數之詞

南齊書文學傳論

蕭子顯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

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晳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

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胷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

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南齊文人前則關乎宋氏後乃入于梁代所載殊寡子顯此論新變研會乃稱工逸

南齊書倖臣傳論

蕭子顯

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宜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竦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位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塞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

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啟轍式候還麾遮迾淸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騖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凡衆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誑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爲蠹況乎主幼時昏其爲讒慝亦何可勝紀也

江左諸賢不親衆務故省部細密皆歸織人刀

之類是也南齊之忠北宋稍輕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梁文

石闕銘　陸倕

倕字佐公吳郡人仕至太常卿梁武帝使倕爲石闕銘刻漏二銘冠絕當時賜東帛朝野榮之石闕在端門外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格命殊乎因襲揖讓異于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峻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跼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袒萬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鋭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

而契鄧成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夼
似蕭雜戰同枯朽華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絍
益相望扶老携幼十且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
夏氏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
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來圖羽檄交馳
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机而尊嚴之度不晉於
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
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
弃彼寶衣歸旋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

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横流功均天地
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
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華望攝秩
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夠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
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撥地千都幕南
罷郭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
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
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欵関之學如

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
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
臻侍子化洽期門匪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
阜民和歷代規暮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
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
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
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黄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
制銅爵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或
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淩弱宋歷威夷禮

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甚烈湮没無稱乃假天闕於
牛頭託遠圖于博望有欺耳目無篤憲章乃命審曲
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
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
載也構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趣以表敬觀而知法
物視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
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益南洎黄旗東指

懸法無闕戢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異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在敍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嵷重軒
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
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前賓四會郤背九房北通二轍
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晉室東遷不立雙闕王茂弘之玄致以牛頭應象
耳至梁天監乃立之佐公此銘大被賞遇

新漏刻銘

陸倕

梁武帝以傳漏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故曰新漏刻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徵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而司曆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崐玉弘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冊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夫海棗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令之

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行不分歲躔閹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時乘啓閉箭與錙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乎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囊咸和餘舛金筒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律之疎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勳倍楹席事百巾机寧可使多謝晉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乃詔小臣爲其銘曰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宣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世道交喪禮術銷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刁舛次叢

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霛虬承注陰蚕吐噏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暇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愆登降弗爽唯精唯一可法可象月不違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爲世作程

六朝文恒多匆敘此作入境無繁清音亮節因爲罕儷

天光寺碑　陸倕

法雲且聚則浸潤被乎重沙慧日晨燈則暉光燭于有頂皇帝乃把神珠握靈鏡擊天鼓撞地鐘驅日月之師勒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內典烏策餘文龍宮遺教莫不神遊房與跡徧門牆思洞希微言窮名象珉階凌虛瓊離鬱起可使龍城愧飾鴈塔慙珍日宇奪暉月宮掩麗昔者姬水壽丘載紀山川之目丹陵負夏僅傳鄉黨之名歌酒故邑賜復窮乎身世壇筦舊里高會止於當年銘曰

被物如露偃民猶草解髻傳珠抽衣受寶化遠宅火功超河岸捨我神居興茲靈館八襲豐殿四柱高廊並陳金璧菊達玉箱從橫雜樹間厠衆芳

不敘緣起但標形範麗藻鬱然

謝高祖啓　袁昂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

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樞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歲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于明君之朝峻三章于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于斮戮之人賒刑于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

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illegible]農就仕稚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illegible][illegible]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illegible]渝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懷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

高祖舉事千里獨守孤郡不同義旗藩佐之擢上下供崇

辭南康王書　　王僧孺

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出為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昵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旣貽疵辱。方致徵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正、賈子上才、爰傅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與西雍、竊步東閣、多　袨服取亂長裾、高楸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條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悅。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瀝膏、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罻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葉做墜。一辭龍晚、左去丞雲、縱天網是漏、闕樹耳恍齊後、就寄心髓。假摧眉目。方當橫潭恥海、既貧饋溯稱羹。披榛捫樹、從迴蠟而樹依、賞復仰聽鑾聲。琤聯玉管。顧步高軒、悲如霧別、嘶馬取席、淚前纓縻、

此書辭情憤激有憔悴之容故不足復訊其優柔也

為韋雍州致仕表　　王僧孺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旛旗、受脤推轂、執珪奉酎、變狹室于高門、致小冠于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恐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哀及、途遥齒截、漏迫鐘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夕陰、倏史無几、堇蕣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俯濛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儻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甚賜猶多。

懸車之章猶有勁迅之氣所宜彷彿也

詹事徐府君集序　　王僧孺

君稟靈川岳，懸精辰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寘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爲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庠璧，有均閉戶，靡因餘竈。每拜齊函丈，左右屬目，蓄以鄰几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褫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投刺權門，驅車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紲馬懸車，閉門高枕，恥爲詭遇，試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氛載廓，若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搖而高騖，排閶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眄淹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帷扆，綽有餘輝。自綢繆軒陛，十有餘載，溫樹靡答，露事不詶，省中之言無漏，席下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塤篪，以石投水，如麟縱竪。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畏其彫奐。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于專心六典，精順必深，汎遊羣籍，菁華無棄，摘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縠之思，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史稱左丞善用新事，此序固見燁燁。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三　梁文卷三

與東宮啟　　劉孝綽

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昔酒買其甘醴無手所搓鼎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灰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玆厥後其徒寔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晉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

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惄慭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訧罹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奸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己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論不取信于宸明在縲絏幸得斷於庸闇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縶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搆玆媒蘖且歘冬而生已凋柯抃空延德澤無謝陽春

孝綽爲到氏所彈免官然猶得以白衣班預朝會斯乃因辱成榮也梁代父子眞稱好士

[illegible][illegible]以所生母薨哀於成疾

昭明太子哀策文　王筠

歷輅俄軒龍驂跼步羽翻前驅雲斾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于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明且聖斯在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机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器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

慶軒緯掩精陰羲弛位繼哀在疚殷憂衛恤孺泣無時蔬饘不溢禫遵踰月哀號未罷寢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怡怡金華玉璪玄駟斑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机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慍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尊爵崇師卑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辨究空微思探几賾馳神圖緯研精爻畫沈吟典禮優遊方冊饜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勝帙充積儒墨區分贍河閒訓望魯芬吟咏性靈豈惟薄使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掞藻飛觴汎醴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遒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褰氛星霾恆耀山頹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

愍切心纏痛循嗣長號跗蓴增慟慕結親遊悲動慨眾憂若殄邦思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饛饛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轉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修阪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蹀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泫嗚呼哀哉混哀音于簫籟變愁容于天日雖夏木

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退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即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閟傳聲華于懋其觀德業于徽謚懸忠貞于日月播鴻名于天地雖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媿嗚呼哀哉

賓從無聲四韶見稱於昔賢全篇亦清雅高粹

戒何敬容書　謝郁

何敬容以河東事敗大同元年以預聽勅講經拜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咸冀復用郁猶謝郁致書戒之

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多士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于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嫌而求親者也且驎驄之鏽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粮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

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愛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歔欷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絕謝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斯人人所以願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于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

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異也之譬少戢言于衆肯微自救于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朗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皐鄙人入死幸無銜宴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鑒焉

此書深于識分大臣待罪之餘當省此再三可以免于後命矣

諫納侯景表

蕭介

介字茂鏡蘭陵人天監六年拜太子洗人太清中侯景于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黯納之介聞表諫

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勅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効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効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

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

梁祖失計在於納景既已納之即當與之終始若以敗師而遽遷意亦復有虧大信宜及其尚可畜養豈之散地庶不失事机耳

答陶隱居賚朮煎啓　庾肩吾

竊以綠葉抽條。生于首峰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巖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籙。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啓且移申。窮淋漉之制。故能競爽雲珠。爭奇水玉。自非身疲掌研役倦樊佻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沅丹井。方覺可挹。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騖霍山。共陳王爲侶。誣俗輕槐。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茅山朮上藥餉白隱居彷彿可生羽翼信佳事也

平等刹下銘　　劉潛

香薪已燎、花疊盡然、頻果絕其軟言、綿毫收其廣照、粆鉢遺釆託慕所依紅瓜餘聯申悲是寄因使金表爭構玉刹競修豈止大界飾其四闥龍宮陳其七寶樹似菴林峯疑鷲色孕吐仙霧湧漱靈泉燕室緣雲精廬切漢制兼秘殿釆美御房義和假道於栄恩翔鸞迴翼於飛棟建章厥勝未及雕甍甘泉避暑豈窮輪奐檻綴玫瑰階填粟玉絡以如意飾用沉檀火齊勝明燭銀颺釆釋梵奪其身光日車貶其輪照辭曰、

惟茲寶塔妙跡可傳盤稱鄰境棲巢潛川雙龍虛繞九鳳徒懸豈如神刹耿介凌煙珠含魄月幡垂淨天寶鐸夜響銀地朝鮮檐棲迴霧砌卷香蓮翻飛下梵墜鶴歸仙亘沙擾擾世界綿綿跂茲勝影袪彼蓋纏

銘文與麗孝儀文筆固爲可賞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劉峻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孝游書圃代時萱蘇若夫釆壐壐於緗帙閲微言於殘竹嗢飫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靡測迴塘莫辨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諜搦管聯冊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葢自綴其瀨耳豈冀藏山之名播於士大夫哉

江左諸賢以疏事憶多爲貴故孝標之書爲世人恭尚梁武以人主之力作偏略者也

追答劉沼書

劉峻

峻字孝標初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沼作書難之峻重答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慼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劒空壠有恨如何

沼作書以難辨命論未及見而沼没孝標悼之追與之書昔人所謂死生契闊者也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峻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廊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足毛羽瘖痏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厭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蚓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

金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坱鬱若其羣峰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奥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棲咸聚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諜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背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

為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嶮屼隐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壟路迫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間開庨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阜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霔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汹涌成音拉灒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緶汲盥澈息瓶盆佩櫨椅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

包綠裘杬白帶抽紫莖橚矗森尊梢清風鳴衆籟垂條櫚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蘂攢列至于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阜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獨要亡疾丘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翙翙羣鳳風胎雨鷇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乃為日伺辰纅類鍾鼓鳴蛣候曙聲像琴瑟玄猨薄霧清嘯飛狖乘煙咏吟嘒嘒嘹亮悅心娛耳誠所以陶暢管籥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開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飛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旦聞予則跕躧摳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熈熈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通棟蘭橑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霧

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彫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瀨瀉洊湧泱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陸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充厭春鷰青牓碧雞冬蕈味珍霜鷄縠中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槩蔣道側於池湖菅蒯騈塡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滋饒充牣崖嶽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酵

際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鐏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諠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嘔喙謳歌舉盃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為貴不求于世不忤于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劍楊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孝標才高忤物不偶于時故方見二毛即托塵外

通篇皆慷慨之言末二語微睹本旨

辯命論

劉峻

孝標植根涵古流寓魏庭月厄難僅至江左負材傲世遂延十稔禁錮一命因著茲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俊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内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于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

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于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當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龍其尾宣尼絕其粮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于江流三閭沉骸于湘渚賈大夫沮志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于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于

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竝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崐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于衡門竝馳聲于天地而官有微于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于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体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

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𠻘顣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知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于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

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雎河艑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崐岳礫石與琁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于縣長相如卒于園令才非不傑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緑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弃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

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媸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廷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于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于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喻自金

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于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虚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于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于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于潘崇成殺逆

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于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使如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

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瑶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于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觀其辨論多得之王仲任以管公明輩說束來劉氏兄弟皆自寓也

廣絕交論　劉峻

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泫然矜之廣朱公叔絕交論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于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絡繹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彝敘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于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聽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于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開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居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㰻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指顧榮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于通人聲未遒于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于湫隘刎頸起于苫蓋是以伍員濯溉于宰嚭張王撫翼于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

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黻黼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桓譚譬之于闤闠林回

諭之于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窮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慣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

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于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至于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慟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曰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梁祖父子收召英雋而孝標獨有齮人之目于時必不爲物情所趨此論寄慨不獨在于存沒

解官表　　陶弘景

弘景秣陵人號貞白武帝時除奉朝請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明年遂上表解官帝有答詔

臣聞堯風冲天。潁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学非待祿。恒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横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閑。故鄉就望。朏言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棹已艤。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東都之事惟恭臨蒸愧此文亦自偃傲匪中

答虞中書書　　陶弘景

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謙。無虛往構。夫子雖迹纓朱闕。而心期岱嶺。豈伊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駱。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能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愧前修也。

陶公修上眞之道乃亦有容髮難待之感乎周烟霞路之未易期矣

詩品序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好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

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咏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机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顔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

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

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于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王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

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于高聽無涉于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竝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技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于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于閭里均之于談笑耳

此序比昭明文選序似體裁稍繁然其理詳贍滋味亦深實可頡頏也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陳文

文帝

恤民詔 天嘉元年八月戊午下此詔

詔曰汙尊土鼓誠則難追畫卵雕薪或可易華梁氏末運奢麗已甚蒭豢厭于胥史歌鐘列于管庫土木被朱丹之采車馬飾金玉之珍逐欲澆流遷訛遂遠朕自諸生頗爲内足而家敦朴素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時乘臨馭區極屬當澆季思聞治道非食甲宮自安儉陋俾茲薄俗獲反淳風維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用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

史稱文帝恤民疾苦賦斂儉薄蓋亦江南之賢主也

陳文帝

修墓詔 天嘉六年四月辛酉彗星見七月癸未大風激壞靈臺候樓丁酉太白晝見八月丁丑下此詔

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三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或皆剪伐莫不侵殘玉杯得

于民間漆簡傳于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討每車駕巡遊聆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恒守唯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隷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于無忌宋祖惆悵于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

咸暢稱朕意焉。

侯景之亂丘墓皆殘文帝此舉可稱盛德

諫陳寶應書　虞寄

寄字次安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侯景陷京城張彪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閩中得寄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

諫曰、東山虞寄致書于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塡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机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于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劒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内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折從衡之辨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于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

寡以維城之重余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
推赤心于物也屢申明詔欵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
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于邪說遽生異計寄所
以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
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算
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鈇鉞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
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
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
亦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

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曆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
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
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强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
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
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
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不假之威而除其患其
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
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
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弃瑕忘過寬厚得

人改過自新咸加敘擢至于余孝頃潘純陁李孝欽
歐陽頠等悉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
芥況將軍豈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
于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
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
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
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胆氣衰沮高瓌
尚文攻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
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

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
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强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
琳武皇滅侯景于前今上摧王琳于後此乃天時非
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弃墳墓捐妻
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
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
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
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
命强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我非

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
爵予尚主婚猶弃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
之日豈能同憂同患不背將軍者乎至于師老力屈
思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
其事甚明九也且非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
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修將匹夫之力衆
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机而動以
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穎斷連城數
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

又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
留氏奉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
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
社寄闕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
勿疑吉凶之机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沖
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
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
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
相敝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奇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

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

寶應于陳叔卒相合固難責以歲暮但閩地陋民
弱難以自立惟唐末王氏僅少友耳虞公審計安
危言實非迂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沈炯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懇陛下俛首潸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鐏蓋由應

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鐘此淪覆嗣膺族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傀儡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枕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宵獯羯憑陵奸臣互起率戎伐顙無處不然勸明誅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荊州義徒東望殞涕憔悴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

文昭武穆

略緯天沉明內斷橫紉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辰帷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百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何校滅耳莫匪奸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中帝啓之避內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其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

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艫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璽斬姚泰而取鐘修掃塋陵奉迎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即

遣蕭類之巫光。登極既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惟。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奉。不任慺慺之至。謹重奉表以謝

侍中之文。本於徐庾。然手骨於此亦頗高勁

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炯

沈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荊州陷爲西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

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于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扶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逝。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

文雖短章。頗有俊逸之氣

勸進梁元帝第三表　　沈炯

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窮頻擊頻挫奸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勸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于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壖垣好畤冀馬雲屯泣血腐兵嘗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

亂西涼義衆阻秦塞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絕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振慙恥茲雪永尋霜露伊何可勝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園陵嗣后升遐龍輴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並即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目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窅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閽云叫而閶闔未開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

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主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詔宗廟黃帝迷于襄城尚訪御人之道放勛入于姑射猶使罇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領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于狥齊之日形雲素靈之瑞基于應物之初博學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文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

而更植鑿河津于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袗衣而遊廣成登弇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罍篚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飢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邦凱復函洛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毀濁河清渭佳氣猶存阜門有亢井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蓄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其已列豈得不揚清警而赴名都具玉鑾而旋[illegible]

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郟洛以爲
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臣天下方之跡
基百里劍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
剪夷三叛坦然大定御辯東歸解五生于冀州殊六
馬于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與對揚天命無所讓德
有理存焉敢重祈奏

此表末段欲元皇清宮入建業若欲斯言豈有播
遷之禍

勸進梁元帝表　徐陵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纂高皇
之祚無爲稱于華胥至治表于垂衣而撥亂反正非
聞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
頓豈得掩斷姓于軒轅非才子于顓頊莫不因彼多
難俱継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于勛華鳴謙同
于旦奭握圖秉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彰元后神
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畫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
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

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机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
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間而稱
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梟獍處劉宗社蕩墜嶙頭
鐵額與暴皇年封豨修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
其興望紫極而行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寃將報天賜
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尅李軼于河津
征陶謙于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
彌勇忠誠貫于日月孝義感于氷霜如雷如霆非貔
非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既𢭏腊于西州方燃臍于

一作千剌 剌字爲協

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剌非云明罰青羌
赤狄同畀豺狼胡服美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
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驪連栗
陸之君封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
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淆澠雷
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
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于是卿雲
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原寢芝房感德咸出
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菟西踰白狼

此聯較爲清切

高柳生風扶桑銜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
來賓遐邇同慶其文昭武穆踟躕也如彼天平地成
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
營高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條清蹕無虞何事長
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鳳展以承天曆數在躬疇
與爲讓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柳䛒等至鄴仗承
聖旨謙冲爲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
金陵方膺天眷懇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
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

庚景未

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
聞之玄圭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苞茅之
不貢雲和之瑟久廢井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
思欲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
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
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
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
以尊秦況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
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服館隨世汙隆瞻望

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一介之行
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絕耿介之恩封奏邊
城私等劉琨之衆不勝區區之志謹拜表以聞

孝穆以前時出使京邑之陷湘東有當壁之望故
奉表勸進末段自述奉使但情事懷切

骸骨二字以故國無可報命耳

稱湘東過甚在于勝境恐非奉使之宜

二語得体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徐陵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于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于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惡而骸骨之情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鳫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鳥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

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机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于總章九州之歌登于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𦉘王徒雍朞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昚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貢朝去我潯陽經途何幾至於鏑鏑曉漸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碗遙憶湓城峰號香爐依然廬獄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于彼新開銅駝之街于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于五丁我路為難如登于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

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殯輕軀幸非邊吏之荔何在匹夫之命又此段賓遊通無貨殖泰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輕生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貿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

徹騶開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恩。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兇逆、殘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家磔蚩尤、千刀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萊寇讐、佩弭腰韃、爲其皁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弥思荀瑩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讐憾。政復葅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蕪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于陸公。叔向名流。深知于醜箴。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庭。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

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恆。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重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皐。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羇旅之人。何階耳目。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握其牙齒。爲聞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侯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奸、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愆。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

然庚景瓛英亦後不久

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藥飲啄非有意于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于鍾鼓况吾等營竟已謝餘息容留悲黙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豢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令高軒瀫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諱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巳知令賓又杖鄉計彼后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

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圃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于兩館縶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搆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于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唇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

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娬媚曹屈詐以羈縻旅軫歲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其晝遊談誰云猜忌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奸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會無降替吾奉違溫凊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閭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廪竹源出空桑行

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任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騁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斷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飢民臺署郎官俱

餞墻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臨衆嫣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寃孫叔故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

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并從斧鑕何但規規默默齚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黄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東朝之留孝穆猶關西之羈子山貪其文藻耳此書重以清文矜炫竊謂非宜幸以貞陽來歸言從纂約不然將爲鄴都之僑臣矣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徐陵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陵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尭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雷乘電爛灰兒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與暴皇年檮杌窮奇流災中國玉弼不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群黑山白馬之衆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

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允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期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喙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神表玉璜儷袞欽才平階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聘言次巴丘鼓聲聞一住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麾麾羽扇猶對投壺戎夠咸斧緣蜺俱剪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于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雷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桃鶡尾而蘇

太尉兗之功信刺史擊

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傷師仍傳首于帝京郁
塢元兇咸剟腸于軍市青蒄亦秋同畀豺狼胡服夷
言咸爲京觀公園陵謁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勳踰
高密重以泰宮既獲魯殿猶存闕綠草于應門開青
槐于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鄠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
都邏斯滿觱脂藏脯遊騎擊鐘故市新城飛甍華屋
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
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勋
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

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
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
亞將兵周勃之扶劉漢濮虫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
宗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多幸叨逢皇華鄉國屯危公
私憔消邪彤之切長亂心胷徐庾之浙終無閒允既
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纍祀幽祇躬當勦滅何圖纍
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磨殞酷痛奈何無狀奈
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柏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
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何自黍腐

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娶此皓昔人迎門請盜
恒怀瘝寢之憂當覽輿櫬猶有危途之思況乎逆寇
崩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飩誰經
心眼程瘵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鳴咽因乃
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同冰魚之
不絕似蟄虫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紀
漢南瓷典殷修好微兵彌留星琯韓宣苑武方駕連
鑣蘇泰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曰罪同升
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於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

之恩椒衆相逢誰爲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
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于遼左追王朗于
浙東並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
豈庸賤之儔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爲
過誤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
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攀將州司郡迎負弩鄉亭
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窮妻而逃晉
已焉哉羌難得其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
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苦廬徒延

光晷夫以咽噍鸞雀躑躅鳴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
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便壹公履
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烟雲並標海岳行際仲月玉
政無塞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因以衣纓仰訓黎庶投
懷今日憔惶亦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漢北之
塵營魂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頓首

元棊中興王太尉實有其勳孝穆欲反故國權寓
在南所以歸心于太尉耳此文四多六少猶有江
鮑之遺

太極殿銘 有序

徐陵

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
體貞固天居爽塏大寢尊嚴高膺端門仰模營室歸
于有德譬彼河圖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太極殿者法
互象元王者之位以尊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為貴往
朝煨燼多歷年所世道隆平宜其休復監軍鄒子度
啓稱即日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在後渚岸嵯峨
容與若漢水之仙槎擬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刹孤拔
靈山允彰天貺昔梁氏承聖將圖構修東虜窺江西

胡犯畢定之方中亟興師旅揆之以日撤有災故是
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為宮吳都隹氣乃元皇而斯
宅千櫨赫奕萬栱崚層植綠芰而動微風舒丹蓮而
制流火井泉遠望觀正殿之崢嶸函谷遥看美皇居
之佳麗信可以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
爰命微臣乃為銘曰

雍時相望參差未央偃師廻顧崔嵬德陽高搆太乙
正堵瑝光峨峨靈柱赫赫流樟美矣宮室嘉哉今日
御扆垂旒當朝靖蹕樂備韶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譁

王旗斯詣肅肅卿士邑邑承弼漢座雕屏周人檻櫺
城闕有勅殿省皆銘況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
永樹天廷

清雅之中不失莊雅孝穆之嚴肅也

攝山棲霞寺碑　江總

蓋聞天有神宮地云靈府柰欽傳記始敘四衢之塔
金剎者經因知千歩之寺至如峰形甑累岫勢堂容
亦烏足言哉南徐州瑯琊郡江乘縣界有攝山者其
狀似繖亦名繖山尹先生記曰山多草藥可以攝養
故以攝為名焉南瞻儁落傾悌鎮戍之塢北望荒村
扈譚卜筮之宅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館地俄而疫癘
磨滅三清遺法未明五怖之災萬善開宗遂變四禪
之境倏見齊居士平原明僧紹空解淵深至理高妙

遺榮軒冕遁跡巖穴宋泰始中嘗遊此山仍有終焉
之志村民野老競來諫曰山多狠虎毒虵所以久絕
行蹤僧紹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
獸亦何能為乃刊木駕峰薙草開逕披拂榛梗結構
茅茨廿許年不事人世渡河息慕擾饒無立皆曰誠
至所感有法度禪師家本黃龍來遊白社梵行殫苦
法性純備與僧紹冥契甚善嘗於山舍講無量壽經
中夜忽見金光照室光中如有臺館形像豈止一念
之間人王照其香蓋八米曾有淵若朔其夜室居士

遂捨本宅欲成此寺即齊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構也山情率易野製疎朴崖檐峻絕澗戶幽深卉木滋榮四時助其雕綺煙霞舒卷五色成其藻絢居士嘗夢此巖有如來光彩又因閒居依稀目見昔寶海梵志聽覩花臺智猛比丘行逢影窟故知神應非遠靈相斯在居士有懷創造俄而物故其弟二子仲璋為臨沂令克荷先業莊嚴龕像首於西峰石壁與度禪師鐫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薩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圖寫瓌奇刻

削宏壯蓮花瑩目石鏡沉暉藕絲縈髮雲崕失彩項日流影東方韜其大明面月馳光西照匿其成魄大同二年龕頂放光光色身相見若炎山林間樹下艷如光殿禪師自識終期欣瞻瑞應以建武四年於此寺順寂豈非六和精進十念允諧向沐寶池方登金地者也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等慧心開發信力明悟各捨泉貝共成福業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蕃閫內德齊雍州刺史田奐方牧貴臣深曉正見妙識來果並於此巖阿廣抽財施琢磨巨

石影擬法身梁太尉臨川靖惠王道契真如心弘檀施見此山製置疎淵功用稀少以天監十年八月爰撤舊藏復加瑩飾績以丹青鏤之銑鋈五分照發千輪啓煥排天堂廡玉露分色接岫軒墀翠微抽影八定之侶步纖草而揚梵三慧之僧把飛泉而動色喜園凝靜豈傲吏之凡遊深谷虛玄非愚公之俗路是以王公縉紳之輩郎吏胥史之屬步林登陟皐壤升精舍拜道場莫不洗滌無明澣濯蓋晴非直心之砥路誠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師志業該練心力精確度

上人將就遷神深相忖囑法師聿修厥緒勸助衆功基業田園多所創置先有名德僧朗法師者去鄉遠水問道京華清規挺出碩學精詣早成波若之性夙植尸羅之本開方等之指歸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遊皇都將涉三紀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三空以法師累降徵書確乎不拔天監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釋僧懷靈根寺釋慧令等十僧詣山諮受三論大義賀詎曰學聖道如日之明孫卿云登高山知天之峻今之探賾其此之謂南蘭陵蕭繃幽

棲抗志獨法絕羣遁世茲山多歷年所臨終遺言葬法師墓側涅符田孫試西門之冢更似梁鴻偶要離之塋又按神錄云梵斬神在今臨沂縣齊永明初神蒨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勒尚郎楚大夫之靈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見形著菩薩巾披袈裟閑雅甚都來入禪堂請寺衆說法崑嶺之中百神所在首陽之路八騶並驅未有修淨戒之品請得道之僧整恐辱之衣入安禪之室是知名山大澤靈異憑依者矣慧布法師幼落煩惱早出塵勞律儀明白貞節皦

邃貫綜三乘不自娛衒揩模七衆無所訴訶要目靜慇鍾巖余便覩止滄仁飲德十有餘年與於攝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雖敢息於斯須汲引之勞且晷伸於報効夫言意難盡鉛槧易凋固比河山莫如金石凡諸徵應並預隨喜並勒於碑左乃爲頌曰

漫漫心火冥冥世流論生若寄喻死如休三明未了十智難周畫纏癡愛豈離瘡疣敬仰鷲足恭聞鷲頭斯風可羨其路何由我闢梵宇面壑臨丘我圖靈跡果植因修兼金畫繪渺石彤鏤連雲出沒泄雨沉浮經行松磴禪坐蕙樓澗風長瀉崖溜懸抽花臺似雪夏室疑秋名僧宴息勝侶薰修三乘謂筏六度爲舟金幢合蓋寶鷲驅輈地祇來格天衆追遊五時無爽七處相侔辭題翠琰字勒銀鉤賢乎樂餌過客宜留

誄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江總

君諱襄字師卿吳人也祖惠徹宋車騎府法曹行參軍父閑揚州別駕齊永元初厯蕭遥光謀反伏誅閑以州職見害子絳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門襄時年十四號毁殆滅布衣蔬食終於身世起家著作佐郎出為永寧縣令累遷臨川王廬陵王法曹外兵記室入為太子洗馬掌管記中書舍人管記如故為丹陽尹丞俄遷太子庶子掌管記揚州治中太子家

令領國子博士管記如故丁母顧夫人憂廬乎墓所服闋又從家令轉中庶子並掌管記遷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出為鄱陽内史除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太淸二年三月京師傾覆君竄跡還鄉吳民陸驎起義民攻郡擾攘之際憂憤而終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濟暫之吳國百舍不容千里無儲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朝同飦粥夕共瓢飲契濶晤言流連晦朔日月逝矣懷古何忘臨哀能誄父顧揺筆時事屯遲不遑惻藁聚季逼越未敢

干戈陳世入仕累牽物役抗軸於懷四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已洎就木幾何但東海成田南冠永繋龜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徙生絕望逼波之水嗚呼哀哉攬涕操觚乃為誄曰

嫣茁碩茂完裔繁昌賓門穆穆筮仕鏘鏘食采命氏遐哉陸鄉四昇臺省八佇賢良分柯振葉令聞令望玄紱朱黼翠介金鏘流聲世祀列讃祠堂別駕貞烈志存名教捐生徇王知死不撓暉映泉壤痛此忠孝於鑠夫子積德累仁韜光戢耀隱璞含眞居哀能痛

至情通神淚枯瓏樹哀感馴禽永慟家禍長號不辰玄黃絕毗蔬布終身心符屈婞室等原貧分且共感内族外姻求之今古斯為異人月下奏章徹前讀史給紙蘭臺觀書洛市強學待問潤身為巳結髮濯纓登朝入仕昂昂逸驥遂日千里宛宛長離陵江迅起枳棘棲鳳化行乳雉平臺累陟石扇璧履跧伏不競芬絲自理綺席無譏師訓胄子興足時務俊民斯俟秋賢選能春華備美恩媚儲后遊息承華書記策握爵命增加鼎埜擊筑沉李浮瓜追隨飛蓋侍從鳴笳

二儀廻翰四氣淹晷離景遯沉前星奄滅撫已惟舊
懷恩守節昔荷故臣舉號聲拆登高能賦大夫就列
金華式肇更奉清切修竹貞松含霜抱雪下車軒日
求瘼康時良辰坐嘯朗夜卧治懸魚化靜佩犢去思
廣弘條教精察毫釐典選搜揚操刀密勿不紊朱紫
傍無請謁秘署學林得人趨忽延閣緗素校文遺闕
工妙鉛槧譽成朞月鴈行攸序能作簡才讓珠不拜
賜劍恩來帝曰俞往爾行兼該金城失險玉弩流災
年臻几杖病息草萊世故夭禍臣悲王辱露晝朝陽

風驚夜燭黃鵠超遥白駒何促事迫歸魂依然啓足
悠悠世路辛苦艱虞尋戈滿道暴骨交衢家無半菽
地絕飛芻念君桑梓零落凋枯傷君并邑子夭崎嶇
喪亂絕上葵藿荒蕪悽涼故友攀摽遺孤臨穴外野
撫棺窮途鳴呼哀哉爲善豈懼修名難假德履中和
道冏文雅不朽之迹非謂泉下壟壟清風冷冷獨寫
鳴呼哀哉

散敘短韻言長誄文有體者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三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魏文

微士頌 有序

高允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共有命而不至則闕焉郡賢之行舉其梗槩矣

中書侍郎固安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内太守下樂候廣甯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候廣甯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候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邈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鴈門李熙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延陵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候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　劉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鴈門王　雅
祕書郎鴈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伏郡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為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蕩凉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

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為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懷、齊衿于垂殁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殁、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

所出入無所顏之地頗肖形骸所以永嘆而不已夫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皆意不爲文二十
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
紫氣干霄郡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蕩遊氛
克剪妖覇四海從風八埏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
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捜賢舉逸巖隱投竿
異人並出登壑虛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
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
躍馬馳輪偕影附劉以和親茂祖梵單夙懼不進

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
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遅
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予蠢致遠
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竝參幕府倶發德音
優游卒歳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縁朝恩
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郡后
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産則貧
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
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

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
嬌嬌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潜望雲而起詵伊西都
靈惟作傅曹訓皇宮典理雲霧照雖中天迹皆郎署
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
綢繆典誥時値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
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伉亦稱選聞達邦家
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絶匠非顧功不獲襲
劉許執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説入獻其功輶軒一舉
挠燕下宗名彰魏世亭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

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皐
翰飛紫冥顯在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
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雖矜于高
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儁
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顯於辭
理出於韻高滄胡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
質件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
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絶墨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

出類踰羣司言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
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
誕性英偉擢類閎閎開名象魏謇謇儀形遐遐風氣
達而不務素而能賁滿特標尚仕熙好和清不紮流
潔不□滓紛晉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
張綱□□叔衡正直道雅洽開□名兼識拔萃衡門
良漸□□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网慾干式
夫不紮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衆用均巳試智足周身
□足爲治性協於時情緩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易異

物以利後人以酒昏佚生絜巳唯義是敦日縱醇醪
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
屆彼南秦中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
邈士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
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耀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
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
此斯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須德
潛爾增哀

高令公年近期頤追念同徵之士爲之作頌盖盛

事也文亦清典有則

請築長城表

高閭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和平末遷中書侍郎改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獨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于皇信堂閭對稱旨後上表請築長城

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

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

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有弓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脩

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

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逾榮雖三背而彌寵

魏室南遷北邊為虛餘燼事興而武勳弱矣此蓋中國之靡而妄其故俗也

論考績表

蕭寶夤

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寶卷弟也正光二年徵為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其職甚有聲名 四年上表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于所佐練迹校名驗于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于歷試者乎既聲窮于月旦品定于黃紙用效于名輩事彰于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于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于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于下爵位懸于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命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

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衰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駮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

然及其考課悉以文簿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十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

內逸外勞而淹速不同此考課之弊所當釐允

玆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亡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愼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猶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

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麤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剋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諉妄答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

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奸詐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逆遍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敝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標載煥矣

魏世銓課得失畧見于此故存焉

請平蜀表　邢巒

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世宗時以漢中內附詔加巒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偪涪城巒上表

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

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鏁輒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劍閣今既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此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及符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況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

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既畢尅滄城淵灌復何郡城
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關庸蜀之卒惟便刀稍弓箭至
少假有運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
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
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
中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
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尅闢淮外謐以風
清荆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贊
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

宋 魏文卷一

漢境仍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内省文吏不以軍謀
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
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邀郵川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
經度大劍既尅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驅已至梓潼
新化之民翻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
糧匱未宜前出為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為寇今若
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尅如其無功分受
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
可乘可利實在于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

之在此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假烏鳥
自時北人始有圖蜀之心至武陵之敗而蜀竟入
北江南不保此亦其漸

十七 魏文 十三

再請平蜀表　邢巒

巒前上表詔以宜勑令
蕭衍中高呼巒又表

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故也況臣才絕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

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劍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鬒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爲心所以勉强者旣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鎭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旣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怏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鎭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復勞

征自爲國有

伐蜀得涪則摧破爲易蓋蜀險在外故也

論定水利疏

崔楷

崔楷字季則博陵安平人爲尚書左丞
孝昌中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衆庶斯饉，帝乙罪己。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舄鹵；菽麥禾黍，化作雚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

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懲殺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泛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舄，史起溉之，茲地荒蕪，臣實爲耻。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來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埸，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煩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準詔前

工，庀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于水陸，水種秔稻，陸蒔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儉。臣既鄉

居水際日覩荒殘毎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思誠丹款實希効力有心發憤乞斬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鄴窜深矣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于今日

自南北隔撤在南水利猶可措畫在北則殊爲闕如矣請存此表以驗其繇

答趙邑問災異表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鄃人也世祖時歷大常卿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鷄詔散騎侍郎趙邑以問光光表答

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鷄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鷄生角劉向以爲鷄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鷄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鷄一身已變未至于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于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鷄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証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扶助

之象雖而未大勝羽萃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覩之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荊蠻伐罪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縫以殯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無恃莫甚于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疲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等宴宗戚閑時應覲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

長仁在北博悉弘雅所對災異皆有據義餘表疏亦多可觀

諫靈太后諸王公第宅表　崔光

熙平元年靈太后臨朝每于後園親執弓矢光已極諫是秋靈太后又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

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illegible]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于士大夫許姬唁兄[illegible]不得衛女深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

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廚嘉醴殽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且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暑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賃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

燿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紐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
熹。規以天至建與莫間愛由貞固非倈虛隆紆屈鑾
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士女灤悅白首之耋欣遇羲
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為易非
至明超古志騎釋各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來莫止
斯美興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嬌遊但帝
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奕式陛下遵酌前
王貽厥後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為郊廟止決大
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考仁聖

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
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輒陳狂瞽分貽
憲坐

靈太后操制在手不嫌輕脫當時以此取譏長仁

此表意切而詞贍

魏文平冗殊少警致此疏猶疏朗可誦也

收葺石經表　　崔光

光上表曰此乃學者根源不朽永格軌範將來便可一依光表

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
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
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
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名
實匡張詞說安世汜僾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
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
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

炳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
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汙毀積榛棘而
弗掃為鼪鼬之所棲宿童豎之所登蹈者哉誠可為
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
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御統
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以
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面接
宮廟舊校為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
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

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䟫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刑撤播麥納䕸秋春相因多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慙耻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

魏遷洛陽大弘灊若握毁石經以爲碑記此則文教雖隆而猶染夷習矣此表有關經籍存之

處罷蠕蠕表

袁翻

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神龜末遷冠軍將軍凉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奔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

謬以非才忝衛邉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劳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于載以爲美

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强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鬬此兩敵即卞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尅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

見雖乃違夷荒殊。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
負之心然興亡繼絶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綖共軌
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
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
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
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㱒上國若
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
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
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

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
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皇而已。
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
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但伊
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
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
見其中事勢不敢輙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
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
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

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
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
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
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
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
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
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
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
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

圖戎心一啓脘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
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
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
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
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
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
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
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
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以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

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

制夷之道宜並存以撫其輕重漢立兩單于即其事也

為廣陽王淵上書　溫子昇

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

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感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憎怨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為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為

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垂銷平、其僅還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

魏宣選洛頗輕邊任、以至六鎮雲擾、爾朱因以爲資、若從此言、段鎮立州、以安輯之、豈有河陰之禍

為廣陽王淵上書靈太后　　溫子昇

往者元乂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疏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為、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北而論功、亦何負于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為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謙臣為統、應時變色、復

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北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為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

謀臣頻表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倖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塡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北為慮其為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為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

密勑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艱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闕公私幸甚

徽亦魏之幸臣而太后用之使供几案斁我彝倫宜啓賀六渾之亂也此書字字為造任利用故激切乃爾

為魏帝遷都拜廟鄴宮赦詔　溫子昇

建國所先理屬於宗廟立事為大禮歸於禋祀大丞相勃海王神武命世重匡頹曆導塞源於將竭扶神器於已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重義朕以沖昧猥當纂推關路多虞衿帶難固瞻言往事取則前修乃眷去鄴用追遷亳定鼎鄴都卜世惟永民用子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閟宮始就薦祇萃止祖考來格神光夜照香氣朝開今月吉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柔四表來庭萬國在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固宜覿象雷雨布寬大之恩取類澤風申舉告之令可大赦天下

此時東魏置帝如棊奕然遷鄴稱東自此而始賀六渾以是為命世功稿中遂專制及之

舜廟碑　溫子昇

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為公感夢長人明敭仄陋釐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歷山耕夫所以讓畔施罟雷澤漁父於是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錄九官咸事百揆時敘有大功于當世集歷數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於郡后禋六宗於上玄舞干戚而達夷賓棄金璧而幽靈應青雲浮洛榮光塞河符瑞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為帝王之稱首陟方之駕遂徂蒼梧之定不歸爰自先民實存舊廟既絓葯房遂鎮瑤牆龍駕帝服蓋依稀乎暮舜交鼓組瑟寶髣髴于閭韶其辭曰

虹氣降靈姚虛誕聖樹陰未陟帝圖以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疑山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評辭簡與秀肅不雜議論是碑文正體

襄西七岳貢禹修評選

北齊

上注道德經表　杜弼

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元象初高祖徵弼為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中典掌機密弼因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

表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于高雲。臨波命鈎。引沉鱗于大壑。苟得其道。為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窃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根本。臣少覧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既久。斐文疊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于舊說。情發于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于遊刃。有慚于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于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叅高之聽。卑邇言在察。春末泰者。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封

呈齊序如別

輔玄注經而不配于邢溫而文筆殊使

爲東魏檄梁文　杜弼

觀夫辰象麗天山嶽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于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華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戚于兩階執玉帛于萬國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

舟車遵沂州陸同光亭徼息奔走之勞屯戍無遁卒之變雖嘉謨長筭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竪子本無事業乃枉道于人間遂乾沒于世上鳴伏于爾朱之門鎮守于晉泰之日曾無爲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賴丁公特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參跡驅馳及泰隴遄誅每事經略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資其寵數尚以遊聲軍机催勸蓋維景任總兵統旅

則有司存而愚詐有積驕憤逾甚釁犯軍紀自生猜貳禍心潛構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暱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變彼諸姬破亡爲伍滅伯奔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遠託閩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餓而易慮躬擐干戈蹙暴惡叢側首無託以金陵遺逃之藪江南統御之地卉辭卑體進熟圖身謙言拜謁抑可知

矣叛盜投命豈將擇音而僞朝大小幸幸忘義主荒于上臣蔽于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窮寶叛邑椒蘭比奸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效祉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蓍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檝爲國棟梁內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斧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于胸中運天下于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霜鳧之飛海曲彼既連結

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葢物無定方此
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我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
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
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
不可懷是以援乘麾旗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銜僞
主信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仇意存涉血義不旋
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蜋
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
其鋒刃暫綏埃塵且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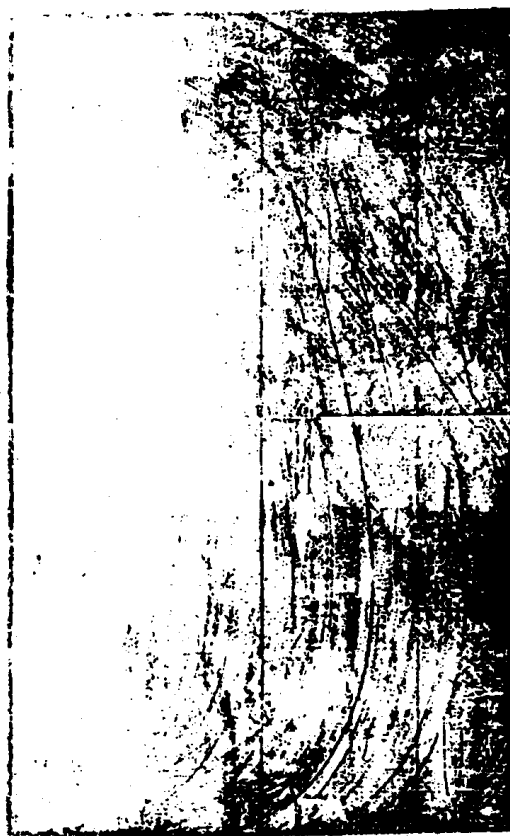
陽以從子之親爲戎首之任非獨力屈道窮亦將無
路還蜀兼亦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眛禍之心
爲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披甲鼓下同宗異姓纍纍
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卜
愎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
失一國見黄雀而忘深穽食鉤吻以療飢飲鴆毒以
救渴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
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
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

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誑誘之以設蔽
使其執得容姦令其時進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
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爲功拉枯
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
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距
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恐尾大于身踵麤
于股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徵
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遥望廷尉不肯爲　自淮南
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

池魚橫使漢江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支折
露霧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以
少爲多反覆山淵顛倒冠屨射爵論功盈册稱力年
既老矣耄亦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政撓朝章變
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捨乖方立
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
競盈胸謬治清淨內恣鴟靡外逞殘賊人人厭苦家
家思亂災異降于上怨讟興于下履霜有漸堅冰且
至恃浮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

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强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伺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長轂啓行迅騎追風揣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群風飄雲動星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猶爲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革之所輾轢劍騎之所蹈踐杞梓于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

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牽羊歸欸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將爲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獲士衡即援客卿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秋冬氷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噬臍何及故宜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

詳此檄意非必便謂景能爲禍梁室但以反覆之人容養非易欲使南朝自生猜防離向爲二耳不悟後日乃同蓍蔡

廣平王碑　　邢邵

公分氣氤氲稟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石其之方委水不能喻山瀆効神辰昴降德自天攸縱鬱爲時宗牆宇㩁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洎月在躬水鏡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干白雲而上征時講金華夵遊銅雀出倍芝盖入奉桂室亮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爲論受詔成文碧雞自口靈蛇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妨寮右道被生民惠漸萬物鬱爲雅俗之表幾成社

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巳非其倫曾子光照鄰國就云能擬方謂膺斯多福降此永年奪搏風之遙羽竄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岱宗之盛禮而群飛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霣日銷崑㵎既燬玉石俱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萬源落落千仞我有徽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登山䟴蹶縱衮絳帳韋編尋微啓奧數理入玄天地或終山河匪壽昔日先民誰堪長久立言立事貪之身後式銘景行是爲不朽

群飛在辰橫流具及益言河陰之事耶此碑詞移陳峻不爲緊叙亦佳構也

請置學奏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間鄚人太昌初除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憎怡與[illegible]救及邵請置學

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贊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illegible]固

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鄉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永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替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

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方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此文既稱與楊遵彥等同上又戴靈太后令殊為

差誤且其文不及神武輔政語當是爾朱未入洛
時事也本傳失之

爲齊文宣西討詔　　魏　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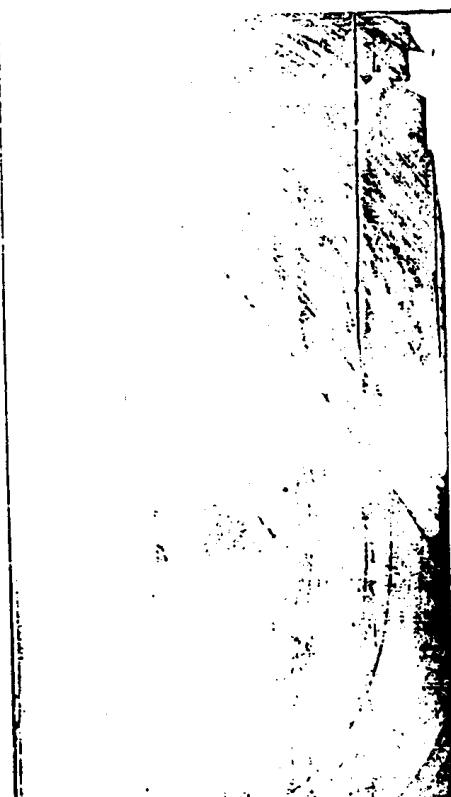
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方蕞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
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甲汾
流沈舡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陵王健徑掩長安梟
彼兇首雖藏山沒水終不縱赦朕與梁國舊敦好睦
近聞其奸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
風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

此詔詞氣英嚴便已駕軼西京同符古誥

上徐僕射求王琳首書　朱瑒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進封巴陵郡王率衆壽陽城陷琳被殺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

由窮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冑沂州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于前修而天厭梁德上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玆知己忘此損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簉末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兩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綸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建寧公忠節江南數代罕有其比既不臣於陳國又不同於江陵區區自立欲申其孤憤余每覽其傳爲之涕下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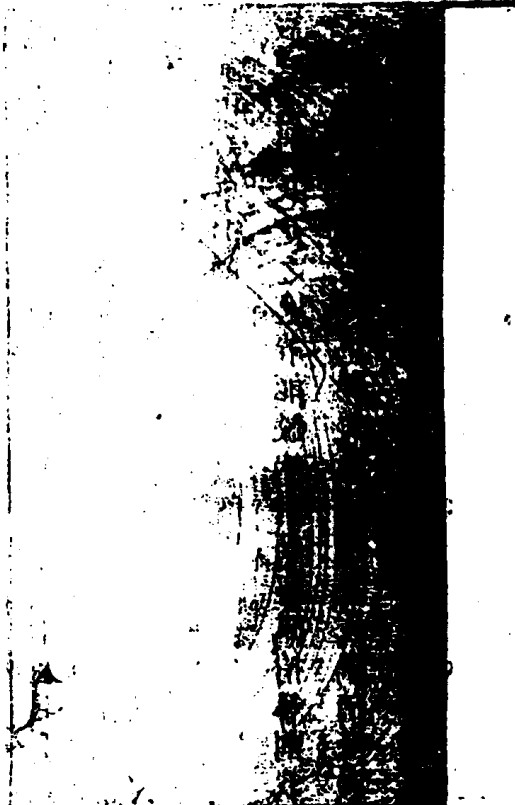
鴻勳涿郡范陽人城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遷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

陽生大弟、我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岩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栢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淚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鏁、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于丘墳、盡心力于河漢、摛藻期之鞶繡、發議必芬香、茲自美耳、我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崐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逃、若能飜然清尚、解佩捐簪、則我于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此書有高氣是河北之英篇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五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周文帝

與侯莫陳悅書

太祖姓宇文諱泰將賀拔岳旣殞侯莫陳悅有異志太祖與之書

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荊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宮縣、援戈南指、拯皇靈于已墜、擁旄西邁、濟百姓于淪胥、西顧無憂、繫公是賴、勳茂賞隆。遂征關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

君實名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憐選高之志。驟稟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于再三。天子難違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論譯。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权。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于戮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很。妬勝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党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畏于天下。慚于地。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敕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

文帝已統賀拔之衆。豈便肯東下。方追故將之恨悅濕移動。則轉身躡之。如其不動。則有邀勒之舉矣

擢賢良教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大統四年爲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欲革時政綽上六條其四爲擢賢良教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上。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之未用也、混于

凡品。竟何以興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吕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于是後世稱之。不容于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于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

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夫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于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閑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

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得之術。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

令綽之遇周文。君臣道合。亦猶景略之于永固也。其所著教條六篇。爲政之理。具其中矣。然令綽不喜辭藻。故其文差朴。今采其一首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有序 庾信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雲紀御官。鳥司從職。皇王有乘黃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通乾象之靈。啓神明之德。爽典秩宗。見之三禮。夔爲樂正。聞之九成。克己備于禮容。威風總于戎政。加以卑躬菲食。

皁帳綈衣。百姓爲心。四海爲念。西郊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彌迴天眷。兵革無會。非有待于丹烏。宮觀不移。故無勞于白鶯。銀瓮金舡。山車澤馬。並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一氣。同爲景星。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烏弋黃皮。驗東風而受吏。于時玄烏司曆。蒼龍御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帝幸于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平。閶闔開而勾陳轉。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群臣。陳大射之禮。雖行後狹之饮。即同春蒐之儀。止立行宮。裁舒帳殿。階無玉壁。既興河間之碑。戶不金鋪。非許昌之賦。洞庭既張。承雲乃奏。騶虞九節。貍首七章。正飾五綵之雲。壺寧百福之酒。唐弓九合。冬幹春膠。夏箭三成。青莖赤羽。于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御竿。吟猿落鴈。鐘鼓震地。埃塵漲天。酒以罰行。俯由鼎進。綵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既若

木將低。金波欲上。天顏惟穆。賓歌惟醉。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即同酆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小臣不舉。奉詔爲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槩。

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史司職。青祇效祥。徵萬騎于平樂。開千門于建章。屬車酺酒。複道焚香。皇帝翊四園于帝閑。迴六龍于天苑。對宜春之平林。望甘泉之長坂。華蓋平飛。風烏細轉。路直城遙。林長騎遠。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

葛河渭灘草渭口洗泉珊雲五色的暈重圖陽管旣調春絃寶撫總章協律成均樹羽翔鳳爲林靈芝爲圃草御長帶桐垂細乳鳥囀歌來花濃雪聚玉律調鍾金錞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并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旣觀賢於大射乃習政於司弓變三驅而畵鹿登百尺而懸熊繁弱振地鐵驪躍空體正六耦詩歌九節七札俱穿五把同穴弓如明月對珊馬似浮雲向埒應失拳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

月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將軍戎服來參武讌帶尚流星乘猶奔電始聽鼓而唱籌卽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驚灑面石堰衣而洗閣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壘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至樂則賢乎秋水歡笑則勝上春臺旣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圃悵徙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舞欲使石梁銜箭銅山飲羽橫孤於楚水之蛟飛鏃於吳庭之虎況復恭己無爲南風在斯非有心於獎翼豈留情於鈸技唯觀揖讓之禮蓋取威雄之儀

小園賦　　庾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地。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鍾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

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黎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黎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溷淆。枝格相交。山為簣覆。地有堂坳。藏狸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饑。可以棲遲。敧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蓍。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沉。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薶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吟。幾行魏顆之命。薄晚閑閨。老幼相攜。

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燋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草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荊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百靈兮倏忽。華光兮已晚。不雪鴈門之踦。先念鴻陸之遠。

非淮海兮可變。非金冊兮能轉。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哀江南賦 有序

庾信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非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

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于三百年乎。是知併吞六合。不免軹衜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衜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衜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牆壁。路交橫于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于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衜。人多全節。訓子見于純深。君彰于義烈。新埜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

況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譚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悳。載誕貞臣。文詞高于甲觀。模楷盛于漳濱。嗟有衜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姦回之奰慝。終不悅于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于建禮。仍矯翼于崇賢。遊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冑筵。既傾蠡而酌海。遂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于武帳。聽雅曲于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于江漢之君。拭玉于西河之主。于時朝埜

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于海陵。跨橫塘于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賮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荆艷楚舞。草木之藉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歙爲龢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于甲兵。馮唐不論于將帥。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删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盡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

刁斗于棨陽絆龍媒于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
紳以清譚爲廟略乘漬水以膠舡馭奔駒以朽索小
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弊箄不能救鹽池
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既而鮞魚頳尾四郊多
壘殿狎江鷗宮鳴埜雉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
于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
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
肆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
下之無爲尚有欲于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

之皮見胡柯于大夏識鳥卵于條支豺牙密厲虺毒
潛吹輕九鼎而欲問闚山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
姦臣介胄既官政而離逖遂師言而泄溺望廷尉之
逋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
地則石皷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坐東陵麟鬪
爾乃桀黠橫扇馮陵畿甸擁狼望于黃圖塡盧山于
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
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
夏臺之禍終昄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

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舡顧榮則虛揮羽扇將軍
死綏路絕重關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
鼓臥旂折失群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
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
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二世爲將
終于此滅濟陽忠壯身衆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
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筭
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
師之臥墻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甲子奮發勇氣咆勃

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塡馬窟屢犯通中
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或以隼擊鷃披虎威
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埜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
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拒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
棄馬崩于鉅鹿之沙碎于長平之瓦于是桂林顛覆
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墋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
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鷇而
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
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爾乃假刻璽于關塞稱偽

者之酬對逢鄂坂之訊嫌仙彭門之征秋乘白馬而
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于上遊
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鬬飛
鷰之舡樓張遼臨于赤壁王濬下于巴丘乍風驚而
射夾或箭重而回舟未辯聲于黃蓋已先沉于杜侯
落黃鶴之浦藏舡鸚鵡之洲路已分于湘漢星猶
看于斗牛若乃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沾衣
艤烏江而不渡雷池栅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
失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

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屆于七澤濱于
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于危行
又無情于祿仕謬掌衛之中軍誤尸丞之御史信生
世等于龍門辭親同于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
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于梁
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
汀洲之仕若待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劍及繁
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沉白馬
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軍屯

于石城弋舡掩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
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于駒門斬蚩尤
于中冀然腹為燈飲頭為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
之虎踞龍蟠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
風塵而殄悴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
古倚弓于玉女窗扉繫馬于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
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悳立言謨明寅亮聲超于
繫表衜高于河上更不遇于浮丘遂無言于師曠指
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

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帷王實勤橫琱戈
而對霸主執金鞭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于杜元凱
王室是賴深于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
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
負譽矜前風飈凜然水神遺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
傷馬浮蛟沒蔦才子併命俱非百年中宗之夷凶靖
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
于司隸歸餘風于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
齊于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

絕秦忠西起況背關而懷楚冀端委而開吳驅絲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問諸涇呇之鬼求之厭劾之巫荆門遵廩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蔑因親以教愛忍飾樂于[illegible]弧既無謀于肉食非所望于論都未深思于五難先自擅于三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既言多于忌刻實志勇而刑殘俱坐觀于時變本無情于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寃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鳥則三朝

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于暢轂香漢鼓于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横舡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于六麋雷無驚于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悝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

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于莫敖冶父囚于群帥硎穽摺拉鷹鸇批攢寃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蟄鷰闇逐流螢秦中山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揚亭有離別之賦臨

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飄武威羇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祇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墻之内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于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隨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于平林殤魂遊于新市梁故豐徒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後將育于姜輪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

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衢廻旋生民預焉余烈祖于西晉始流播于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皐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于天門驪山廻于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于金張聞絃歌于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傷心賦有序

庾信

余五福無徵三靈有譴至于繼體多從夭折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繼夭殁羈旅關河倏然白首苗而不秀頻有所悲一女成人長孫孩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傷即事追悼前亡惟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若夫入室生光非復企及夾河爲郡前途逾遠婕妤有自傷之賦揚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石有東山之恨豈期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長虞應德璉劉韜之母任延之親書翰傷

切文詞哀痛千悲萬恨何可勝言龍門之桐其枝已折卷葹之草其心實傷嗚呼哀哉賦曰

悲哉秋風搖落變衰魂兮遠矣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之意空懼西河之譏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生民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地鼎沸于袁曹人豺狼于楚漢或有擁樹睢災藏衣遭難未設桑弧先空柘館人惟一近亭逐千秋遽詔永恨孫楚長愁張武壯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痛斯傳體尋茲世載天衢斯慈人倫此愛

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蚤刈。
命之修短、哀哉已滿、鶴聲孤絕、猨啼腸斷、贏博之間。
路似新安。藤緘櫓櫝。栫掩虞棺。不封不樹。惟棘惟欒。
天慘慘而無色。雲蒼蒼而正寒。况乃流寓秦川。飄颻
播遷。從宦非宦。歸田不田。封王闗而羈旅。坐長河而
暮年。已觸目于萬恨。更傷心于九泉。至于三虎二龍。
三珠兩鳳。並有山澤之靈。各入熊羆之夢。望隴首而
不歸。出都門而長送。對玉盌而痛心。撫玄經而流慟。
石華空服。犀角虛篆。風無少女。草不宜男。鳥毛徒覆。

獸乳空含。震爲長男之宮、巽爲長女之位、在我生年、
先凋此地、人生幾何、百憂俱至、三王奉佛、二郗奉衜、
必至有期、何能相保。妻其零零。颯焉秋草。去矣黎[illegible]、
哀哉仲仁。冀羊祜之前識。期張衡之後身。一朝風燭。
萬古淚塵。丘隴兮何忍。能留兮幾人。

燈賦　　　　庾信

九龍將瞑、三爵行棲、瓊鉤半上、蒻木全低、窗藏明于
粉壁、柳助暗于蘭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屈膝之
屏風。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荊臺之上。
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燼長
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蚖膏照灼、動鱗甲于鯨魚、
燄光芒于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
况復上蘭深夜、中山醑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低歌
著節、游絃絕鳴、輝朱燼、焰紅榮、乍九光而連彩、或雙
花而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謝滕王閣集序啓　　庾信

信啓伏覽制一賜集序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蜚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纔館新開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泛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尉既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積慶之地信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硎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病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昏亂頗同宋玉言辭蹇喫更甚楊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以棄筆未見陸机之文久同燒硯至于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

逾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橫小人迷惑荊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材變于彤梁孫陽一言奔蹄成于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于連城借人羽毛榮于尺玉漢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祐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泛迎冠蓋魚腸天素風足敷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

一子山入関身世殊寒滕趙二王時相存慰此啓蓋知恩之辭所以俱盡

古文圖璋集　卷之五十五　　周文卷一

答周處士書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槃在阿，不爲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煮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眞，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讓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蛭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免，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拔萃，況乎冀土夔龍，擬滕名器，已所不欲，非施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潁陽巢父，不肯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諭，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唯進

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奏聞，弟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白，

如飲金液玉泉，不復有遲遲岐路之感矣

溫湯碑　庾信

咸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則鴻毛不勝、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其色變者、遍爲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煙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非神冉而長沸、異龍池而獨涌、灑胃湔腸、輿羸起瘠、秦皇餘石、仍爲鴈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山眺湧水、實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痾、在乎咸康之世。嵩岳三僊之舘、不孤擅於瓶池、華陰百丈之泉、豈獨高於鼎井。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庾信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峰寻雲、深谷無量。方之鷲島、迹遁三禪、嘗彼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遥來、度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爲淨土。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允信者、籍於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爲亡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曜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如斯

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刹、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兎假道、陽烏廻翼。載篳疏山、穿龕架嶺。糺紛星漢、廻旋光影。壁累經文、龕重佛彩。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闢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牀。集靈眞舘、藏仙册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氷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峰別雨。

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子山文恨其率熟此作稍帶輿傷

終南山義谷銘　庾信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巳巳朔。大冢宰晉國公。命鑿石關之谷。下南山之材。雖公臣濟。彝倫弘敷。庶績熙理。餘暇。披閱山經。以爲終南敦物。日月虧蔽。杝幹栝柏。椅桐梓漆。年代蘊積。于何不有。乃謀山澤之官。兼引衡虞之匠。東出藍田。則控灞乘滻。西連子午。則據涇浮渭。派別八溪。流分九谷。銅梁四柱。石闕雙犇。青綺春門。瀟渠交映。綠槐秋市。舟檝相通。蓄之則爲屯雲。泄之則爲行雨。青牛文梓。白鶴貞松。運以寶宮。崇斯雲屋。千櫨抗殿。龍首干雲。萬頃疏苗。[illegible]熱。川后讓德。山靈景從。豈如運石甘泉。纔通櫟陽之殿。穿渠穀水。直繞金墉之城。將事求勞。爲功實匪富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銘曰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庾　信

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吳郡人也大夫拓境百越來庭丞相勒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爲劉義眞長史留鎭關中既沒赫連因即仕魏臨終誡其子孫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合章四星連曜敬愛天情言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誦春椒年十有四嫁於譙國公

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鄴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採桑之津躬勞蠶月天和元年冊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既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柱國殿下以名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僰道問政邛都白狼之溪途艱黃牛之坂蕩枝之山地險蒲萄之國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是以天厲之疾遂成沈痼玉瀝難開金膏實遠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於成都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傷神秋月掩淚長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潘安仁之詞藻徒增哀怨豈直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先登金闕銘曰

芰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據節昌闔淩波西遊鄴相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紘歌虞維從族燕垂從宦寒入飛狐關連鳴鳥策頽分阜功參臨淵賓出留銘彤戈餘贊應圖淑令來儀言歸魚軒馮軾潛雉文衣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廻雪輕飛北降帝子

南庵蜀守若水既開靈山已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鬭星機北轉日轡西廻暘泉伏氣陰律沉灰鶴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合燈影徘徊雙流反葬百兩廻旌少女離位夫人去妝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峯風月無情搖落丘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平松長轉直陳墳方固園陵永植

此銘煩簡得宜聲調沉亮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庾信

公諱明徹、字通昭、兗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空名高霄漢、豈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尚南譙太守、父樹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潔、代爲名將。見於斯矣、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圯橋取履、早見兵書。竹林逢猿、偏知劒術、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宮直後、除右軍將軍、始翦兵戈、仍遭蜀滅、陸機纔論功業、即值吳亡、公之在梁、未爲達也、自梁受終。

齊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侯、蕭索煙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略佐背、雄圖贊務。鱗翼更張、風飇遂遠、冠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於其倫、公之謂矣。爲左衛將軍、尋遷鎮軍丹陽尹、北軍中候、總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愧焉、瀟湘之役、憑陵島嶼、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菡舳艣艫、魏齊有橫江之戰、仍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廻扃、轔車反暢、長沙楚鐵、更入兵爛、洞浦藏犀、還輸甲庫、雖復戎歌屢凱、軍幕猶張。淮南望廷尉之囚、合淝稱將軍之冠、莫不失穴驚巢。沉水陷火、爲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中台在玄武之宮、上將列文昌之宿、高蟬臨纓、吟鸞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菑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遠。故得艫舳所臨、益於淮泗、旌旗所襲、奄有龜蒙。魏

將已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烏。俄而南仲出車、方叔涖止、暢轂文茵、鉤膺鞗革、遂以天道在北、南風不競、昔者裨將失律、衛將軍於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焉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宜政元年、佰於東都之亭、有詔釋其鑾鑣、蠲其壐祉、始弘就館之禮、即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之館、當開灑馬之嘶、舍廣城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廉頗眷戀、寧閑吏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霸陵醉尉、侵辱可知、陳陵故

侯生平已矣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增纍發
然賓館春秋七十七即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於
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
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為田横而俱死
焉嗚呼哀哉乜修之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
於河橋死生悲恨反公孫之柩方且未期歸連尹之
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見傷温序之心玄夜思歸終
有蘇韶之夢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冤魂汝南之亭長
聞夜哭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
乘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五兵早竭一鼓前衰
移營減竈空幕禽飛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荀罃永去
隨會無歸存没俄頃光陰慘悽岳裂中台星空上將
猺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壯志沉淪
推圖埋没西隴足抵黄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
墳隧羈遠營魂流寓霸岍無封平陵不樹壯士之隴
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明徹江南名將一戰失律便爲羈囚其入周非得

已當亦如王思政之于齊矣

立通道觀詔　王襃

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途遠。淳離朴散。形氣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騁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三氏鼎立其本不殊而爲教則異比而合之或乃非宜乎

寄梁處士周弘讓書　王襃

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人。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道。蓋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鐘橫集。

子淵在關中陳使周弘正來聘周主許其通問故遣弘正兄弘讓書蓋猶越吟也

爲梁元帝祭王僧辯母貞敬太夫人文

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肤玉德齊溫既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代惟尺之則反命師旅既修我戎補茲袞職奄有龜蒙毋由子貴寵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既隆居高能降處貴思冲慶貽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既夕蒹葭蚤秋奔駟難返衡瀟詎背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遐獄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

敝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旐乎毀遺碑卽虛舟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

王太尉母孫有明智太尉少失元帝意欲有處分以夫人祈哀而止大尉功成蕭榮哀之禮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隋文

隋高祖

營構詔

上柱國李充彼夫人敵于馬邑高祖以上柱國此李長叢爲蘭州總管上開府爾朱敞爲徐州總管景中詔

詔曰朕祗奉上玄君臨萬國屬生人之敝處前代之宮常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改創之事志未遑也

而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羲農以降至于姬劉有當代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之後時見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聖之宏義此城從漢彫殘日久屢爲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衆所聚論變通之數具幽顯之情同心固請詞情深切然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向非朕一人之所獨有苟利于物其可違乎且殷之五遷恐人盡死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雖暫劬勞其究安宅

今區宇寧一陰陽順序安安以遷勿懷胥怨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

隋代詔書已稍華四六之體近于雅朴

隋高祖

求才詔

時仁壽三年秋七月丁卯下此詔

詔曰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爲功況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羣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叡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爲殷之阿衡呂望漁釣之夫爲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應聖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風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爲下必踵私法以希時上下相蒙君臣義失義失則政乖政乖則人困蓋同德之風難嗣離德之軌易追則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則衆口鑠金戮辱之禍不測是以行歌避代辭位灌園卷而可懷黜而無慍放逐江湖之上沈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潔而不悔者也至於閭閻秀異之士鄉曲博雅之儒言足

以佐時行足以勵俗遺弃于草野堙滅而無聞豈勝道哉所以覽古而歎息者也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豈是人功實乃天意朕惟夙夜祗懼將所以上嗣明靈是以小心勵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憂兆庶未康以庶政爲懷慮一物失所雖求傅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于長夜抱關于夷門遠跡犬羊之間屈身僮僕之伍其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旬

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

隋文猶能以爵祿待人故同欲而事舉至煬帝嫌吝一階一級恐人富貴而大業廢矣

隋高祖

濬渠詔

開皇時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乃下詔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爲廣通渠關內賴之

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

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泛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實悉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疲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

此詔氣格高渾

隋煬帝

與徐則書

徐則東海郯人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許以得道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术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臺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

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暨晉王時在藩邸頻煩甚譽故邀來隱士期亦優遊

隋煬帝

遺尚書江總檄

南北雖殊風雲在望載懷虛遲寤寐爲勞撫歲舊契比當清豫匡贊平國良亦慇懃寡人乖慶朝宗輩傳專征跋涉山川今犬江際公等文儒自立器用適時冠蓋二世齒德兼重孔老殊教名畢異家金匱珠韜銀編玉策莫不騰於舌杪散在筆端遂古成敗之機近代安危之跡照同懸鏡明若觀火無待指南自悉神悟猶恐思之未審差以毫釐聊煩輸墨略申梗概

自穹昊生民樹之司牧羲軒以降書契可紀咸升姓承立四海無兩帝漢道云季三方鼎立時惟澆薄世匪休明當塗起而蜀亡典午興而吳滅永嘉㨿亂戎虜曠主劉石符姚之儔僞夏僭燕之醜妄塵大寶事乖闇錄魏室乘時兆基朔野經始嵩洛未暇江湖有周受命敵非齊氏務在兼并不遑外略蕞爾吳越自相君長竊擬王者之儀妄談天子之氣偷安假息綿歷世祀我大隋之肇開寶祚光有神州皇帝感曜魄之靈應大微之座千年啓聖萬代一時深仁至德寧

濟鞏品越海窮河東漸西被旄頭之屬歷代之覇作我臣民制匈服裳惟彼江表獨隔皇風夫物極則反否終斯泰郭璞有云年經三百天下大同玆實玄運已定於前聖王膺期而出欲以區區之陳國遏上天之寘數其不可存者一也大必包小天地之常規明能通晴日月之常理論道德以唐陶而征有苗語衆寡舉海內而當碁小在長江舟楫之用矜其積習而山川共有我據上游鼓棹之能與楚不異高艦巨舫東西萬里扼喉撫背水陸千途彼之兵士不過十萬

首尾分布所在危急加以屯戍邊方淹積歲序嵐瘴以爲櫛沐蟣虱生於甲胄望我寬仁思倒戈戟通在戎行更成敵國守以晴月則魚爛土崩接以鋒刃則烏驚鹿走理在必然不假枚卜此不可存者二也豈侯好酒寶喪厥邦梁伯役民潰其宗社彼之僞主覆車是蘘日夜沈湎曾無節度繕造宮室莫知窮已竭四民之產荒縱其心歛百姓之哀以爲已樂寶衣玉食塡積後宮短褐羸餧不充編戶一芥之善茂爾無聞五子之歌宛然悉備雖欲勿喪其可得乎此不可

存者三也僞主忌能護短酷法濫刑骨鯁之臣盡見疎斥諫諍之士皆被屠害遐邇禁舌衣冠解體人妖鬼怪觸類並興稚齒耆年咸知殘滅此不可存者四也以此小邦攝於大國邉烽夜動照彼都城戍鼓晨嚴震其宮殿累棊十二方此未危懸絲千鈞比斯非切而莫知憂恐更自驕矜曾無事大之心專行犯上之志侵軼我邉鄙招納我叛亡國家爰自受命每從含養敦以鄰睦申其聘好冀能守彼宗祊靖其疆域而長惡蕃甚縱毒彌深吳會雄俊之人湘郢耿介之

士乞師請命盈庭滿闕帝乃惻然矜彼黎獻授鉞推轂弔民伐罪已有別詔惟廢僞主之身自餘士庶普從肆眚向所陳說咸是格言非曰游談共相欺誑且劉叔納譙周之計而獲存孫皓用薛瑩之詞而致福此二子者終有良臣之譽皆無陷君之議何則所耻者小所存者大若憲章往彥聿遵前轍則僞主享封侯之業祖禰延血食之期江東士民寔受其賜公等身保榮貴名垂竹帛豈不美歟若膠柱不移守迷莫變辜其蟻衆敢拒王師軍有常刑悔無及矣禍成俄

項宜早圖之使人令還進有秀曲言不盡意豈復多
云陽廣行
煬帝詔誥皆人稱之余以其飾詞不錄檄江南書
情勢明實故載焉

神雀頌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從高祖幸泰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頒宴百僚善心於座請紙筆作頌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坤元表其勢所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峙萬物所以繁殖出震乘離之君紀鳥司鳳之后玉鍾圭斗所以合曆金縢啓傳甄陶冶性靈含歡動植耽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鱗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與我皇帝之若臨闕大方抗太極負鳳臨據

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摇地復夏截海剪商就望禮其尊登械呂其會縣區混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有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爲百姓月樓日浴熱坂寒門吹爐殊狀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辮請吏削衽承風豈直北韓北場顯勒狼居之岫焜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素游頳圖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戲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

祥祉之來若此升降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
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雍玄珪之告雖未常定禮
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
斯乎七十三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貴玄應特昭白
爵王鐵牙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
武戴文曹植嘉爵之篇棲庭集廡未若于飛武帳來
賀文槛刷采青蒲將翔赤墀王几朝御取謝軒楯之
間金門且開兼留翬翟之鑒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
召寘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吕玄枵會節玄

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
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扆宁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
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王之休徵雀者爵也暨人
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丹
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與宜則黃爵集
昔漢集泰畤之殿魏下文昌之宮前見雍丘之祠云
入平東之府並旁觀廻矚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
聞之不剖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原則麟龍
蟄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

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
虔僻處西土陛機少長東閣微臣懇於往賢逢時盛
乎襲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
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治習因成祥圖瑞史赫
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武義廻武文教惟文橫
塞宇宙旁敷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
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illegible]祕河靈孕寶黑
羽升壇青鱗伏阜丹烏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劭鳴
岐祚隆木如神雀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

爵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衔衔瑞跡化玉龍扆衛
環陛戢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紹應在旃伊臣預觀永
緝帝素方流管絃頌歌不足蹈舞無宣臣拜稽首億
萬斯年
隋時文士所作繁朴質少可觀者此頌蘇李德林
華墨多矣

論文體書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高祖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遷治書侍御史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文帝不嫺篇章故喜質素諤之此疏蓋亦投時之言

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六 十五 隋文卷一

大鳥銘

虞綽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官爲校書遷著作郎以文翰待詔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詔綽爲銘

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遷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蹕重阜帳殿周旋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宵然寥肅蘋闕珠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於淮雨休符潜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晒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illegible][illegible]遐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illegible]霜翰於羽翮激丹華於背距驚翔鳳時鵲起鴻騫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稽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寇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鳩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郯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覩况盛德成功若斯熬鑠懷眞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與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東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滏駐蹕巖阯宵想遐凝蘋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氷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絶迹無泯於萬斯年

其文亦有典麗之風征遼略而不詳爲得體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盧思道

名臣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想比勝宜攜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勳後入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蓋不獲已且聖主敬于恩舊情期欵到背冰之始曲意中忍公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背盟負約事非一緒所以委詔大將專襲行天罰靈旗電掃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魏洽再歸曹王棄其大眚惜

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願不自疑兼齊氏昇經宛然在室謂子陸陸如何易忘甫生故吏遍于京輔舊友密親擊鍾鼎食甚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啟行易爲去就承眷存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舸浮渡三叛獲俘函首長安悔無及也

不及往數多敘今情想攜叛人文甚得體

請開獻書表　牛弘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于庖羲文字生于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于王庭肆于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

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于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

光武嗣興猶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于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别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

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

渡江破滅梁室秘藏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蓋萃于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

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于三王民黎盛于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

史籍是務每與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于典籍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

自東京之末書疏之體皆以排行此文則古抒詞渺然獨勝

老氏碑　薛道衡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衆天維而懸日月横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闡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遂古夏巢冬穴靜神息智鶉居鷇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于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于鍾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澆醨之變于是儒墨爭鶩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先故知瀦其流者澄其源正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唯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因以老了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彰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市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覩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

方共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既而錬形物表卷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漉衍清都忝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煩落嚣塵得其門者則騰驟雲霧大椿凋茂非蟪蛄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之形雖復傚吏之寓言而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啟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琛衡月角天表冠于百王明鏡衢衢聖德合

于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昔九州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閉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跱黃延奸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撥搶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歌乃允答天人祗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

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摹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墄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于鷲鸞升降靈臺豈更營于鳷鵲髮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于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恥畫服興慙天無入乍之星地絕城斗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渠璧水闡揚儒業綴五禮于將壞正六樂于已前總章滿志之音太師成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曜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世

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賓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于淵塗納烝民于壽域旋頭垂象窮變成形獯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聞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削衽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漠桑乾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句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邸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閏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晉則化成戎狄降斯以還粹駁不分帝迹

皇風叙篆千歲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
復三五之規模因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璽祭
著天性以劾徵三足神烏感陽精而表質脊泉如醴
出自京師秋露凝甘遍于竹葦呈光若月雲氣飛烟
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鑾動
蹕肆覲東后王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
不宰尚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
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璧黃琮事天事
地南正人正屬神之從循恐祀典未弘秋宗廢禮永

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糜鹿徙倚華蓋翳壇風
霜剝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
胄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稚因歷試總斯藩部猶
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
殺之三水芝田鄉路北走梁園沃野平皐東連譙國
望水置樂揆景瞻星擬玄圃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
雕楹璟栱礎碣相扶方井員淵森蕤交映尊容肅穆
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
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

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于王者冥福資于黎獻尤所
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大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
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斯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
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
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
聚廣谷大川玉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感應三微
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魋皇王猷謝帝上
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濟泊俗異冲和尚賢飾智

懸法張羅乃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
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皓首解紛
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陰
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
玄門洞啓神化潛流頓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
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榛雙碑
碎石惟皇受命乃神乃聖睿發地鍾光垂天統宇
宙開朝塵氛蕩定曜魄同尊森神取正流沙蟠木
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貲王會書

琛青雲丁呂薰風入琴化致門平家典禮讓永言
柱下猶想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
皐彌望傍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
仙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誠不
渺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崗陽
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此碑朗麗踈逸爲碑體之弘構

敘

余雅不善人事坐臥一草廬聞車馬殷殷則趨而避之令童子辭去禹修先生嘗顧余矣先生治郡十餘年吾聞其食飲服物周身而已先生有貧癖緊余交識舊矣何

待一見雖然廼余樂見先生也班荆與語相待也已而相憐撫余敝書數篋翛然有纂述之志余且曰先生留夫搜翻卷帙條別風規吾屬菰蘆中業也先生雖在外日久然且

天子知其名比三報最行矣効左右之勤施
生未暇也無何而國瑋集成及從唐宋之
書簡拔精尤粲爲一編唐承六朝之後風
雅之文變爲形似侈靡其詞理則底侏宋
氏猶襲聲病偶對益兢乎無如號太學體
者又險怪奇澀終唐宋之朝唯昌黎有振

起之功永叔有痛抑之力今學世所習乎
唐止二家宋止四家故迄未有成書也雖
然以烜烜兩朝其間明君賢輔長才廣度
不乏於時監古而議禮樂切今而定訓辭

鬱爲林會四方人士其于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各占一科者輒洋洋數千言世而既
多故矣則有憂時之疏弭亂之策謂漢以
後無文焉猶豎儒之見也余方輯歷代之
文洎唐宋畏其繁卒卒未有緒先生廼獲

吾心也且夫善觀古人者不惟其文惟其
志君子立乎與朝上萬年之頌進杖履之
銘豈不身名並邵一旦遇多故之世軍書
旁午灑翰曲盡乎事情廷論紛紜展牘周
列夫機變瘝思飲血又或有左右間之得

主而不鑿其才逢時而未既其道聞其言者忠義之心凛然斯在先生之志其亦類取於斯與若僅分疆畫例較析毫釐里閭專一之士之能非先生教也余身既隱矣未忘結習先生經治海壖勞慮百出尚復孳孳爲此夫性航憔悴不習物情先生及余之相得者豈世得而知之哉

治弟張采頓首拜撰

國瑋目錄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國瑋目錄卷之終

參較姓氏

徐闇公　孚遠　俱門人

李舒章　雯

陳臥子　子龍

宋尚木　徵璧

國瑋目錄

宋文卷之一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國璋目錄卷終

一千六百〇

襄西方岳貢㶚脩評選

唐文

高祖

高祖初建義旗，李密負其強盛，欲自爲盟主，乃致書高祖，呼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太祖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之。

報李密書

頃者昆山火烈，海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腐疆土，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圍城，𤹔𤹔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于伊川，輦上無虞，群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與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于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

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嘆，實疚于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惟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愼垂堂，勉茲鴻業。

書詞爽健大是聊覘之言蒲山得之何便大喜

太宗

褒李大亮書

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鎭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若一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古人稱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瓶金椀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觀典籍賜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叙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人君褒諫如此誰不樂告乎

太宗

責蕭瑀詔

蕭瑀以劾房玄齡等不自得請出家又尋稱疾時詣朝堂又不入見太宗乃下詔責之

朕聞物之順也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舉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爲務曲直相反難爲功況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以無明于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眞除澆反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于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旣往至若梁武窮心于釋氏簡文銳意于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于熊蟠引殘魂于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而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弃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旣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

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
自否從于帷扆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
業猶慮忍玊今璵尚全無悔改宜即去茲朝闕出牧
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肅宗

收西京迎上皇詔

制曰我國家出震乘乾立極開統謳謌曆數啟聖千
齡文物聲名握圖六葉安祿山夷羯賤類粗立邊功
遂肆兇殘變起倉卒而流毒四海塗炭萬靈朕興言
痛憤提戈問罪靈武聚一旅之衆至鳳翔合百萬之
師親總元戎掃清群孽廣平王俶受委元帥能振天
聲郭子儀決勝無前克成大業兼回紇葉護雲南子
弟諸蕃兵馬力戰平兇勢若摧枯易同破竹朕早承
聖訓嘗讀禮經義在奉先恐不克荷今復宗廟于函
洛迎上皇于巴蜀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寰
宇載寧朕願畢矣且復人將有主散當天地之心功
豈在予實憑社稷之祐今兩京無虞三靈通慶可以
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當取處分

德宗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并序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為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於衛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于社稷獨斷勦兇慝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敎非旻穹錫慶敷佑皇家重振紀綱再激汙俗何遘迍之會而獲見斯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氏名秀實守成功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

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為淳和發為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泚反天悖人因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聚叛亡作亂于京師朕深惟罪己之誠遠遵避狄之義駕自中禁狩于近㘧賊陰謀為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帥素得士心探諸衆情引以自助公感時悲憤思定大業謂復國安人由己不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略匹夫之褊介蘊曠代之宏規內貞其心外混其跡且㨂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賊果不疑委

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于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覆濟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閤中露其姦情言及僭竊公氣塡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玄鑒何昧就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而既躓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嗟乎天生萬物唯

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孝資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履于逵道同臻於太和天乎不融生彼狂悖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之轗軻忘寐詳求其理抑有以焉茲朕不明敗德招損故列聖垂祐儆戒于予則泚之亂所以懲既往易將來禮教陵夷風訛俗弊故上帝玄鑒聳動于人則段公之死所以勵當今傳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非節不可以神教非功不可以持危義實相須事難並備吉

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絳侯以智謀安劉氏文
皇紹立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脇國以擅威伍
孚刺之而不果王敦擁衆以稱亂周顗折之而無疑
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進退知機智
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偕千古已
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于神明縲繫聞之而動心
仇讐感之而不怨死於義而義著忘其家而家全行
路傷悲懦夫增氣烈子之慟其可弭忘且人之所愛
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狥國朕得不以

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
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
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載忠
勲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
奮筆從戎才爲時生官由才達得司馬戰陣之法忝
將軍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踐臺寺出擁旄節入爲
卿士位歷十七歲踰三紀封王列於異姓開府比於
台司忝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居常下人恒持
願信之規罔居疑悔之地利刃在手杖節皆虛貞松

有心老而彌勁吞大憝於方寸之內定危疑於俄刻
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
有始有卒爲臣之極致者歟日月有期宅兆云畢身
歿功在凛然如山勒銘傳芳終古不滅以志吾過且
旌善人銘曰
浩浩昊天四序惟均氣或堙鬱過爲災氛否不可終
必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
時或迍難乃生兇慝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援以茂勲
輔之明德動德克崇茲惟段公[illegible]保朕躬

首月激勵宇宙昏蒙兩然明[illegible]嘗洩忠射狼爲訛
狺狺逆志包呑奔突乘我赤精公飛尺符横制醜類
變化若神邦家不墜元惡太憝謗[illegible]作[illegible]器皆名
反易天常公獨挺身奮擊暴蹶烈烈英武歿而彌彰
義振名教功存社稷贈極上台賞延其食于今祇畏
懷賢惻惻刻銘豐碑昭示萬國

揚忠挾義體裁高助

德宗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天有柱以正其傾。地有維以紐其絶。皇王有輔佐以濟其艱難。非命歷所歸。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大勳。非暴亂宏多。不足表忠節。非奸猾熾焰。不克展雄才。天與事肆會然後臣功著而王業興焉。高祖太宗拓跡垂統。掃乾坤之沴氣。拯生靈之塗炭。其受命也正。其布澤也寬。六宗丕承。克廣前烈。雖遇屯否。化危成安。二百年間。五夷大難。由内以正宸極者

再。自外而復都邑者三。山嶽降神。雲龍叶契。繼生賢哲。保定邦家。神龍中。諸武擅權。惑亂王室。則有若扶陽王彥範等推戴中宗。紹復洪業。景龍末。嬖孽窺國。瀆紊乾綱。則有若徐國公幽求等左右玄宗。掃除凶穢。天寶之季。盜起幽陵。翠華南征。潼關不守。廣德之際。戎軼邠郊。皇輿東巡。鄧官飛警。則有若尚父子儀等殄殪醜逆。冊肅宗於岐壤。却蕃戎翊代宗於陝。建中四祀。寇發上京。暴蔑人神。僭稱名器。則有若西平王晟等翦滅大憝。廓清中區。惟茲數公。異時同德。道

濟于社稷。勳書於鼎彝。唐之得人。於斯爲盛。東渭橋址。五城東北四十里。而國之廩積在焉。始晟於此駐孤軍。糾群帥。俟時而動。一舉成功。予是用揚其美而紀其功。以明事之有因。謀之有素也。粵若菲德。嗣膺大寶。化乖柔遠。明不燭幽。淮右賊臣。提兵犯順。憑陵汝服。震壓洛師。朕憫將吏之受汙。哀烝黎之無訴。罔思衛己。姑務靖人。亟發禁師。東征不軌。猶慮勝敵之未勇。乃徵涇師以繼之。賊泚畜姦。覷隙乘便。餌誘貪卒。扇結暴徒。伺其不虞。謀聚犯闕。朕引咎出次。薄狩

二畿。封豕長蛇。穴處宮廟。磨牙噴毒。螫害人。晟時總偏師遠戍河朔。曾不俟召。聞難駿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吞敗亡稔惡之寇。雄威勝勢。疾若飈馳。爲賊帥脅迷。恃衆貪亂。誘我蟊賊。連謀内逼。朝廷載遷。關河長梗。豺狼塞路。郊甸爭驅。人煙絶於井邑。險隘交於田野。物情大駭。蕩然靡依。晟乃設命軍門。哭而誓衆。國讐不滅。無以身爲。遂發感激。嗚咽流涕。天地爲之變色。將帥爲之動心。軍中翕然。知有逆順。晟乃度公積計。私課程賞。典定刑章。行令自身。錄功兆下。由是

勇者奮力智者効謀其氣增倍其心如一屹立堅壁
于渭之陽姦逆畏威而震慴忠義奮氣而聳慕分二
兇之勢不敢相附爲諸鎮之援俾得自堅晟之力也
二月守暨乎夏五月晟知衆心可用乃揀日饗士乙
未陳師于東郊如虎如豹如熊如羆兇徒接戰累合
皆北倒戈棄甲開敵我師乘而殪之摩壘而止戊戌
方旭進營進攻賊衆相驚服戰兇駭登陴而不敢拒
闔門而不敢窺晟仗鉞啓行執桴親鼓欲隍塹排墻
垣勝氣兆於風雲威聲振於原野指顧摧靡盡無孑

遺布朝旨以寬脅從勵臣節以誅同惡乾軸傾而復
紐皇維弛而更張遷梟聲爲好音變祆祲爲和氣然
後閑戎律飭軍容不讙不譁有嚴有翼搜苑囿殄遺
寇清宮門授彼有司宣言于衆曰龔行天討將以遏
亂畧去人害王師所至歌舞從之其或矜勇恃勲作
威肆掠是則以暴易暴夫何賴焉懋功有恒賞違禁
有常罰惟國之令典不得以贖論敢犯令者殺之無
捨爰擇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粃士必成列覘敵彌
日都人莫知徐命有地之官同諭鄽里士庶闐巨猾

之殲殄而迎我師壺觴擁車如恐不及者若赤子之
保慈母涸鱗之赴洪波或欣而呼或感而泣吾是以
知烈祖積德人懷其深賢臣佐時功濟斯美晟有興
運之畧有匪躬之誠有定亂之勲有禁暴之德俾予
從乂垂拱仰成乃册拜司徒兼中書令加實封一千
戶錄功第一序位居首事業編乎史册德輝流乎頌
聲入爲夔龍出作方召賛賀徽烈中外具瞻而晟居
高牧卑辭滿守約崇讓而勲閥彌耀惡盈而福祿攸
歸斯又明哲之規慎終如始者也夫制敵在謀不在

衆感人以義不以威當天地屯蒙邦家離析援孤者
踣黨勝者强群心囂囂靡所止戾若風動中野波騰
滄溟從而拯之豈易爲力于時馮不滿百騎兵不盈
萬人無郡邑土田之資無城池險阻之固獨立不懼
氣吞群兇以盡忠誓心以必死勵己以大順率衆以
至誠動天衆心攸同天意允答故措軍散地而不可
拔致討劬寇而力有餘國危能安軍勝能整古所謂
衛社稷者晟其當之播揚休風篆刻貞石俾厥後嗣
無忘乃功銘曰

赫矣我唐，受天眷命。祖功祖德，浸澤儲慶，窮海請吏，遐荒稟令，寧一九服，惠康萬姓，三五以還，莫之與盛。迨予不類，弗守丕圖，爝理厥時，立誠未孚。蠢爾孽臣，扇茲潰徒，震驚朕師，瀆殲皇都，宇宙沸騰，人神雖旺。重以統戎，誘姦同黨，播遷斯蔑，歲聿云半。天既悔禍，人胥厥亂，乃錫元臣，爽兒勇叛，脅寖茫茫，橫流湯湯。挺然孤軍，在渭之陽，我城非完，恃順為防，我旅非衆，同心為強，仗義率人，人皆嚮方，萬事如一，爭先啓行，物憤求逞，畜威斯張，力足勢全，時維鷹揚，以戰則克，

以謀則臧，指麾之間，群醜潛亡。鯨鯢既平，宮室既清，軍伍無聲，都人不驚。成功禁暴，自昔稀有，寔天生德，彰于厥後，洋洋令名，茲為不朽。

質茂隆溪允稱天藻

文宗

獎魏謩詔

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時中丞李孝本女沒入後宮也）謩為拾遺，屢有獻納。夫備洒埽於內，非曰聲妓，憫宗女之幼，不為漁取。然嫌似之間，不可戶曉。謩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謩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為右補闕。

文宗此詔猶有太宗之遺風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妃名惠湖州長城人貞觀末帝數調兵討定四夷治宮室百姓勞怨妃上疏極諫帝善其言優賜之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

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則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王幷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

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僱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

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

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於心府之中、循環日
圖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
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意裁
心、愼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
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含諷抒蔵婉麗深至非止姜后脫簪之規班婕妤辭
輦之對也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以與中郎將常何代草稱旨、擢拜監察御史、先上疏論太上皇所居宮闕去京遼遠、宜迎還、復上此疏、帝稱善、即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
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
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
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
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
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
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
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
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身不節則恩不能加人矣）
恩加於人、二者爲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
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氏纔十分
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
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

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虞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謂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

使武帝之後不遇昭宣亦不能救

營造供物並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于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

太宗自可不至于此而深切言之者猶賈生痛哭于文帝也

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言不可不誡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饑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恬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

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

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賢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頻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徒雖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

晉已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先爲節制以王滅亡入主皆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爲魏王泰也）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賓王奏事條暢自布衣起家立談而爲王侯宰相良不虛也而唐史所載止有一三疏又無他集殊爲恨恨

此是無益之事而明君務好爲之者欲與群察下示之難欺耳然下之所以欺其君

者每在于因順准阿故主愈辯而愈矜臣愈愚而愈詐也

請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并答詔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貞觀初爲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洎上書諫帝手詔答之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聰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焉怡目固萬

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戸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

答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邇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玆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古君不在煩言如此簡當自能使明主易懷

諫皇太子宜尊賢疏　　劉滔

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至禮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紛言成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未嘗識憂懼。何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匪夫崇彼千篇。聽茲誦領。何以辨章庶類。甄撥彝倫。歷考聖賢。咸資琢玉。是故周儲上哲。師望棄而加裕。漢蓄兩人。引園綺而彌彰。原夫太子。宗

祧是係。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獻策。務知禮教。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資。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侍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髣髴有漸。定恐歲月易往。隨業與識。取適晏安。言從此始。以臣愚短。幸參侍從。思廣儲明。輕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睿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匪躬。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仰叙。九州清晏。尚日躋休勿休。日愼一日。求興闕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

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今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推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百年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遍於中國。仰惟聖意。本[illegible]方微愼遠慮。群下所知。豈乎徽簡人物。則

亦非人所急

兵主尊起居相近示所以防隨杞之漸未為不美

與躬納相違監撫二周未近一士恐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朝拜謁既疏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寀無因以進言雖有其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徽充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睿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效愚忠冀廣螢爝擬潤日月增華也

諸侯王善惡錄序

劉洎

洎集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上之太宗覽而稱善

觀其膺期受命握圖御宇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疏遠君子綢繆哲婦傲很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奸宄之迷塗愎諫違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冏之勤庸淮南河東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就

梁萇之斷，劉垂爲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姿，拯傾危之運，躬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常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爲藩爲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已，惟人所召。豈徒然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係，可不勉歟。

嚴淨之文足爲龜鑑

諫修洛陽宮殿疏　張玄素

玄素蒲州虞鄉人，太宗擢拜侍御史，尋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疏諫。

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良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何須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

構，興發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平復，奈何營未幸之都，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

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中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若用木輪。即便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于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

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煬帝。伏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

唐初諍諫之文氣直者多詞雅者少此文獨雍雅

請復高昌疏　　褚遂良

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貞觀十八年。拜黃門侍郎。時太宗既滅高昌。每歲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

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玩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師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于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

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弃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

于厥肆終朝憤業犯禁蓮公止能擾于邊城實無益于行陣所遺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于西海突厥餘落為

立可汗吐渾遺叱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

語云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以太宗之雄才大略而褚公贊之皆以深長切近之計固宜其國無遺謀矣

諫太宗親征高麗疏　褚遂良

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同勸無行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遂良上疏不用帝後悔之

臣聞有國家者譬諸其身兩京等于腹心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此身外臣近于坐下伏望口勅布詔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為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承機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發四五萬人飛石輕梯取如廻掌大聖有作必履恒規貴能克平兇亂駕御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

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效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埽萬里之高昌平千里之突厥皆是陛下發縱指示爾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詳乎近代為人之主無自伐遼者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揚僕魏世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為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間城平莽陛下立功同于天地美化苞于古昔自當超邁于百王豈止俯同于六子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匪惟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

太子新立年實幼小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
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
於江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離而遠也且
如長遼之左或遇霖雨靈水漾騰波平地數尺夫玄
菟濱海途深難測非萬乘所宜衛戟東京太原渭中
之地東擄可以爲聲勢西指足以推延陀其於西京
遥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緊莫離支頭獻皇家
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
垂省納

朝鮮小夷命將興師特易摧破而隋唐天子親屈
萬乘駕六飛而終不克者遣將則偏師獨克便于
趨利親征則六軍徐動計出萬全彼易于爲備而
我難于再舉河南此疏亦不達事機也

請千牛不蔭嫡庶表　褚遂良

臣聞王祭祀之胤必資於嫡長權文武之材無限於
正庶故知求賢之務有異於承家前王制禮緣情斯
極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頹乖以嫡待
庶而若奴妻遇妾而如婢廢情悖禮轉相因習構怨
於室取笑於朝莫能自恢死而無悔降及隋氏斯流
遂遠獨孤后罪雖爲之德同牝雞之晨晉禁庶子不
得入侍自始及末怨曠未弭聖朝御曆深革前弊人
以才進不論嫡正自茲二紀多士如林今者簡千牛

令人方爲此制臣竊思審於理未安何者母以子貴
子不緣母也今以母非正室便言子無貴仕則趙衰
孕于越姬遂集產于胡姬因文教卑皆妾子也文則
播美於姬齊卑則有聲於隆漢未聞前哉有所删然
此類甚多備存史册不敢煩引輕黷宸嚴今反棄古
實從近事以妬忌之政施明覈之日非徒英儁交棄
固亦就端斯始王者設教務慎其源源流一開爲弊
必甚偏側室之子負才而不用君棄之於上家輕之
於下忠孝不展友愛無施如此等人豈不怨憤雖隔

千牛之選，仍許三衛之官，色類乃復稍殊，拼樂至竟無別，若惟才是用，人自甘心。一彼一此，其端斯起，至於昨來檢括粗人，公孫武達及崔仁師等，見多是嫡子，故知善惡由乎積習，邪正牢限嫡庶，必然之理，不言可明。伏願更量可否，還遵昔制，不使側室之胤，有高本而被植，正妻之子，雖至愚而獲用，則嫡庶於此分，繼評訟無因發矣。前幾已了，不可更追，乃令補嗣，猶得許省。臣蒙恩獎擢，廁近司，事有未安，豈敢自默，謹以表奏，伏增惶懼。

此小事耳[illegible]文體不下文字

唐太宗文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行皇帝崩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紀凝秋，龍帷將曙，溢化同軫，綿區縞素。哀子嗣皇帝諱，覽風樹而增感，攀銅池而捐膺，遏宗祧之是寄，傷往駕之無憑，負樽盈而悲序，從靈景驂而愁雲興，去劍滋遠，清徽方閟，爰詔司存，傳芳琬琰。其詞曰：

三微閏祉，五耀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專功，族著玄牡，家傳緝雲，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維幾作聖，良晝自得，高文成性，夙表餘雄，先懷友敬，春兒爰發，朱旗首令，賓瀛昏墊，開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啟，霸政宏基，天兵電照，月陣風馳，豈尤遁魄，狄喬成誅，閟位不虐，餘分興戾，先收秦組，次焚商祑，轉圖上略，容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灑惠，修風順軌，疑圖奉曆，青辰同規，玄珠叶契，發揮三五，聲名邈裔，泛野休兵，靈臺偃革，升巖藏銑，遊河奉璧，學隸徐輪，丘園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埴荒

槩華習舉禮葉秀垂沙場畧剪斗極咸羈狼山入圍
潮海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質烏服來儀
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洛應龍在淀潏露飛甘
卿雲呈絢柃莢登幸瑤華方薦仙丹効術星飛告變
凝沴氣於千年掩璿暉於離殿嗚呼哀哉弘璧陳階
鈞天罷佾愛齡遐想宮車晏出大隧弗啓元龜獻吉
風軫効駕義和司日追靈心於將饋痛皇情其如失
凝清秋於廣陌遡悲風於長樹經阡陌而徐轉邁蘭
池而從蹕聳輕旆之逶迤動遊笳之蕭瑟嗚呼哀哉

閟營甫毳漢啓泉闈穀林搖落喬巖變哀平原淒兮
白日遠溪渚澹兮秋雲飛覽銅爵而興慕傷鼎湖之
不歸嗚呼哀哉峭陵玄壤隅山窮路肅衛湖英輕驄
委素義庭易晚松陰難曙萬方悲而雨泣三靈慘而
雲泣嗟厚德之長違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
永煥丕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遠想神襟而騰茂
縱史筆而揚麹寵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嗚呼
哀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一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唐文

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机太宗元舅拜趙州刺史卿以趙爲公高宗永徽二年無忌請停景元配祀尊本祀高祖以配天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
五代本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
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

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尊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
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
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
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
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
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
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

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百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六韜

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

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

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論時政疏第二疏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貞觀初、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帝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面諍之、退復上疏、極論時政、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

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其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以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人情之內自成格言

論時政疏 第三疏　魏徵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階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久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賤

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尚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甚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寒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

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費用、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愼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産、順百姓之心、近取

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愼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旣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愼終如始、可不勉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矣、固無得而稱焉、

深中太宗之病

論君子小人之際極有精神

論時政疏第四疏

魏　徵

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顚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

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傳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旣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强、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强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爲朋黨、雖終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可恠。强

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鑠金生疑投杼致惑衆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欝閼大猷妨化損德其在玆乎故孔子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議之於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是

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可以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奸利承順顏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將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必有在

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

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愼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絶其邪佞君子自强不息無爲而化

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當時封德彝權萬紀之儔並列在朝故徵勤勤言此

七廟議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貞觀時常自擢文本為侍郎專典機要嘗作七廟議

議曰昔孫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書稱七代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二墠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之廟主皆昇合食於太祖之室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玄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饗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祖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並為屬尊

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于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洽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大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家再造。孝思匪寘。奉二月二十九日勅。宣光以下。依舊號令尊崇。續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廟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玄注詩雍序太廟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群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祚由稷卨。故以稷卨爲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帝始封。實

基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晉氏不以胡公殷王卬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唯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今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以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深遠。方復立之。豈是三祖二宗之意。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禮。祭神如在。理可不誣。請準勅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之議。謹議。

功臣配饗議

顏師古

議曰竊以蕭恭禋祀經邦彝訓追遠念功歷代鴻典故當立文定制適事從宜垂裕後昆永貽憲則聖皇馭寓玄化醇淺錯綜遺文苞括舊藝於穆清廟備孝享於吉蠲股肱良哉撰銘常之配侑爰發明詔俾命率由秩宗致請博謀僚列淺聞寡見無足觀採但禮經殘缺年載遐深傳習各殊執見靡一爾雅說祀禘爲大祭公羊義大事謂祫何休所釋又異鄭玄然皆一配之文曾無重祀之說是非衆論雖曰踳駁隆殺

二端厥趣可覩謹按祫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於祫理則非疑商書稱從與其大享周禮著祭於大烝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以降莫不通行中間雖經差失梁朝又以矯正有齊立號朝宗何朔周氏命曆卜食咸陽修定禮義皆有憑據同遵此典未嘗瀆革今欲更改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顯其跡悠悠之論蔑足云也且夫無豐於昵昔賢若誡黷則不敬祀典明文徒見異端假從臆說煩而非當於義無取又尋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爲祭自於本室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刻對揚尊極乃非所事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於簡略論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祫配功臣禘則不預依經合義進退爲允謹議

前朝每一代必有一帝功臣爲之配享者此勸功之典不可泯滅我朝惟 二祖有之而 諸廟闕然似亦禮之可議者

上軍國利害疏　陳子昂

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武后時，爲麟臺正字。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時事利害。子昂對三事。

陛下憂勞天下百姓，恐不得所，又發明詔，將降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以求人瘼。臣竊以爲美矣，未盡善也。臣所謂使者，先當雅合時望，務爲衆人所推，仁愛足以存恤孤煢，賢明足以進拔幽滯，剛直足以不避強禦，明智足以照察姦非，故輶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天子之使未出魏闕，

朝廷之人皆已輕之，何況天下之衆哉。夫欲黜陟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復以爲尋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使爲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也。輕其任，則不擇人。不擇人，則使非其實。使非其實，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耳。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

上更爲名　節

素有威重名節者，因大朝日，親御正殿，集百僚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之意，懲勸儆戒，無致或懈，遂授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京師而訪豺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出使頻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小鱗而數撓之耳。

上軍國機要疏

陳子昂

昂所論方中机子可以安止日之

臣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誑召懷昌昌等專愚無備陷沒今諸軍敗失東蕃因知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詭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臣恐凶賊多端詐偽復設爲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又賊初勝不即西侵者深恐圖略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略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乞早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衆懼忿則人撓則賊得其勢故昔者聖人守

靜以□亂持重以服衆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捉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淸罪人全少奴多怯弱非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即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奸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即退或云此賊通使默啜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勍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比類今國家爲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今水生河合草秋馬肥泰中北據隴右亦關東隣黨凶猾奸謀倪知此隙驅其醜類大浴泰關隴右馬擧是國所寶防備遠策且安預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家必斃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之

子今朝廷五品三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府庫虛耗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驅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人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効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張玄遇等喪律實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寶國樹恩近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爲智任權者以傾巧爲賢羣居雷同以徇私爲能媚妻保子以奉國

為愚。陛下又寬刑漏網，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奸宄滋多。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寬兵期。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即今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即發，猶不及期。況未辦發月日，行不可百里，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期，懼罪逃散為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趂期，亦恐不及。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況兵疲不堪用矣。廣陳滕為盜由此。即目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

萬斛，所司使勤往幽州，納充軍糧。其船夫多是客戶遊手，隋業無賴雜色人。發家來時，唯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糧，國家更無優恤，但切勒赴限。此聞丁夫皆甚愁歎。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傚勾至都羅納，今儻有此類，向滄瀛糴納，則山東來米，必二百以上，百姓必騷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撿點勾當，知租米見在虛實，又未宣慰旨慰勞兵夫，唯切勒赴限，儻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

山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為賊所屠。楊玄感以此為亂，實軍罔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點發。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粗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心，伺國瑕隙，頗摧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貳心，若縱懷貳，奸亂必漸。望降勅使臣與州縣採訪，有粗豪游俠、亡命奸盜、失業漂食、富族強宗者，並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宜恩旨慰勞，以禮發遣。若如此，則山東浮人安於太山。一者以惜奸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煩寃怨。猶

胡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子弟自不敢為過。昔漢祖征山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蕭何毋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有強雄之勢，蓋以此道也。夫亂群敗衆者，唯在奸雄，奸雄既羇，亂弊自息。詩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即日軍衆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使[illegible]望賜給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衆。未敢虛明，此來將軍不明賞罰，所

以兵不齊心。今聚十五萬衆，戈甲糧仗用費萬金，不早勉定，恐所費彌廣，山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役，特乞天恩允臣所請。

若朝廷賞罰明功罪當則此輩樂就鞭策以成國家之功不然則亦非尺籍伍符便可羈縻之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爲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陛，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資，然後能制平天下，彈壓諸侯，長

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饑，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死，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瘵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

將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水工匠必資徒役今欲並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飢苦倘不堪其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圖也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宙歷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著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

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殁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欲將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峰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横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淳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謀大臣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

以將有不可事有不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盗萬一不圖西入陜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盗敖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以預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盗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

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

詞條豐蔚，斕然有西京之色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自有國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尚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近以薛仁貴、郭待封為虓武之將，屠十萬眾于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宰，辱十八萬眾于青海之澤，身為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雷霆，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憤類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

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賨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于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賨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以借寇兵而為

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來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

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愚臣意者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即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

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兵甲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

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恇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有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況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極似淮南王諫伐南越書陳拾遺之文在唐最爲傑出以其近西漢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

唐文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爲夫謝罪表

李邕妻溫氏

妾溫氏言邕劾職不謹。狀涉貪狼。逼迫惶恐。覆罪以聞。誠宜不待刑書。便當殞滅。然事有所隱。恐負明時。天閽敻遠。號訴不敢。危辛之際。分從嚴誅。竊謂天鑑仁明。邕得生。宜從外再造之幸。上答何階。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疏於時務。嫉惡如讎。往任拾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參憲府。劾武三思之罪。坐此爲累。不容于衆。秉邪佞者切齒。攻文章者側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見闕庭。何啻十載。歲時凝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東岳。大禮告成。法駕西旋。路遵近境。邕執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澤曲垂。恩私屬沐。邕當再躍。何以爲心。懇至夙誠。冀遂申効。妄聞正直見用。邪佞生憂。邕之禍端。自此爲始。且邕比任外官。竟無一議。天顏暫顧。罪則旋生。譖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伏惟陛下明察此言。妾之微軀。萬死無恨。死

罪死罪。邑初蒙勘當，即便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孤危援寡，邪黨相趨，窘急至深，實不惜恐，氣微息奄。惟命是聽，遣邑手書事生吏曰，我有姓蒸，猥抑稱枉法，市羅以進，令作贓私，吏以為能，守此加罪，當時匪使朝堂潛背守捉，號天訴地，誰肯為聞，歲命將行，恭往弃逐，泣血大國，沒骨炎荒，長任欽州，示以無用，願邑克一卒之用，効力明時，膏塗剝退，骨糞沙壤，使得身死王事，成邑夙心，妾則碎首粉身，萬死為足，妾夫婦義重，當見其志，不避罪責，冒死上聞，儻天光垂照，即當頸滅於之榮幸，實荷再生，謹奉表投延恩匭

究痛之作，遠絕靡弱，作北海之配，固宜無綺靡之習矣

拔四鎮議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武后時為鳳閣舍人，凡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

議曰：北狄之為中國患者久哉，唐虞以上為獯鬻，殷周之際曰獫狁，西京東國有匈奴冒頓焉，當塗典午有烏丸鮮卑焉，拓跋世則蠕蠕猖狂，宇文朝則突厥恣睢，斯皆名號因時而改，種落與運而遷，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連禍結，無代不有，長策遠算，曠古莫聞。夫胡者北狄之總名也，其地南接燕趙，北窮沙漠，東接九夷，西界六戎，天性驕傲，覘伺便隙，鳥飛獸走，草轉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安，南有大漢，北有強胡，更相馳突，至今陷潰者靡歲不有。漢興，高皇以百萬衆窘於平城之下，國人羞之，逮至武皇，患其如此，赫然發憤，肆志遠略，建元中使張騫始通西域，既而列四郡，據兩關，以斷匈奴右臂，乃復度河湟，築令居塞，以絕南羌北交，於是乘障塞，絕亭燧，出長城數千里矣。于斯時也，承文景玄默之後，國用富強，大倉之粟相因，水衡之錢貫朽，練兵選將，深入窮追，傾府庫之財，殫士馬之力，行人使者，歲月亭障，貳師驃

騎首尾躙河俄虎未摧其國已耗駝騎旣死其人亦殄乃至造皮幣算緡錢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淺惟長久之計然而匈奴於是乎孤特遠竄羽檄不行焉始孝武開西域之後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元哀平其道不替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隔絕並復從屬匈奴歛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光武中興皆遣使求内屬自建武至于延光三絕三通至唐太宗方事外討復修孝武舊跡並南山至於葱嶺爲府鎮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勵精爲政不欲

廣地務其安人徭戍繁數用度咸耗復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有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東向踰高昌壁歷車師庭侵常樂縣界斷莫賀延磧以臨我燉煌伏賴主上神鑒通幽冲機測遠下巖霜之令與時雨之兵乃命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安西都護閻溫古爲副問罪焉時也先命蘭州刺史行軍司馬宋師將料敵簡徒倍道據磧賊遂有備一戰而走我師追躡至於焉耆櫓道不繼而止竟亦無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價

於瓊州棄溫古於秦州放棄二罪而諸將咸肅至王孝傑而四鎮復焉今若拔之是棄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賊前事者後事之師奈何不圖也四鎮無守則狂胡益贍必加兵西域諸蕃氣懾恐不能當長蛇之口西域旣動自然威臨南羌南羌樂禍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連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救況復邊境守禦之具未整內郡武衛之備未精方須命將出師與役動衆向之所得今之所失何之所勞今之所逸可不謂然乎而議者但憂其勞費念

其遠征曾不知其覆國滅土春秋所譏杜漸防萌安危之計夫南羌者請試言之往孝武皇帝築令居時群羌明約與匈奴合兵至十餘萬共圍抱罕道李息爲將擊平之是則羌胡同惡有自來矣遠而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民以居之至宣帝時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爲畜牧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後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乃遣充國與諸將擊平之是則願牧始言非止於今年耳且漢之匈奴曷若今之默啜

今之勃律。孰與漢之南羌。頃者若兵稍進。蕃賊先據要害。則河西四郡。已非國家之有。今復安得而拔之乎。何謂非國家之有。但與賀延大磧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間水草不生焉。每灾風橫行。沙石飛吼。行人晝看杓堂。以知道路。夜視斗柄以辨方隅。往往遇驢泉。時時得馬酒。而後度焉。蓋驢馬死者十四五。人畜疲極。若北有強寇。則難以度磧。漢兵雖度磧北。伊西延安及諸蕃無救。則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則為賊所役。縱賊吞之。又得肥饒

之馬。馬肥人逸。漢復焉得懸軍渡入乎。有以知通西域之艱難也。磧南有沙瓜甘肅四州。並以南山為限。山南即吐渾及吐蕃部落。賊知漢兵不得度磧。必踰南山分路而下。磧北賊與突厥通結。相合而前。則凉州以西。勢必危矣。故曰非國家之有。拔之非便。主上以獸噬逆天。置之度外。神武不殺。上仁好生。遂令創創請命。銳踴知恥。中國不閉犬吠之警。邊亭不識狼煙之憂。聖人之用兵也。如此則知啓修政而有扈奔。農修德而風沙至。禹焚甲而夷人附。舜舞戚而苗民來。為不虛也。賈誼書云。成王問鬻子曰。聖王在上位使人富且壽。夫富則可為也。壽不在天乎。對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則人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吏積於德。人無凍餒。則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吏積於愛。則刑罰廢。人無夭閼之誅。則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人以時。而用之以節。人無癘疫。則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今聖主在上而得四生。稟氣流形。孰不幸甚。然為邦之道。安不忘危。漢時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郎中侯應習邊

事。以為不可。東漢時西羌作亂。徵天下兵。賦役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凉州。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凉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仍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竟從燮議。今宜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採侯應不可之言。納傅燮深慮之議。然後風為號令。雷為斯衡。繕甲兵。思將帥。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

與人合心、善戰者不戰。如斯而已矣。拔侵安之四鎮、委難制之兩兒。求將來之端、考已然之驗。伏念五六、至于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伏惟朝廷再三察焉、謹議、

後日唐失河湟、而西北之虜屢飲馬於渭橋。固知崔公之議爲長算也

言疎勒等凋弊疏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武后時、累除召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鎭、百姓愁苦。仁傑諫、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于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窮絕域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下之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蠶于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

叛。漢武追高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于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轍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豈不懷歸

畏彼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詞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尅平百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

諸郡、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成典。實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付之四鎮。使統諸蕃以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勞。愚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財力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不歛而實矣。况撫綏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已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

政故也、伏惟陛下弃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常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憂深慮遠雖高城峻壘不足以踰其堅完也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上疏諫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

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眾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誘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但談造像之害言言深痛首無一語歸過于武后

是此老有作用處

請禁絕突厥吐蕃契丹侍子疏　薛登

薛登徐常州義興人天授中累左補闕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登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爲邊害登請

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宦戎秩，步黌門，服改氊罽，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孤庸爲吳行人，敎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氊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窃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却邊人辮綵麴

糵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日磾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

援引明切朗然可觀

[illegible]
有以玄同之疏告之聖明者乎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

魏玄同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上元初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利弊不報

臣聞制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為國者必求賢以蒞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其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

材者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述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命官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其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存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寸之量所及者蓋短豆區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以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棼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

擇吏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以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交遊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其寮屬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有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既德業之不一時事以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惟日不暇給亦乃

仰貢級尚且不術何況人材乎

人物尚少大祚大興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
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流輩歲以千計群
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
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賢愚混雜玉石難分用捨
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甚夫夏
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蓋諸侯之臣
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
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
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

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
矣周禮太宰內使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
賢詔事當時分任於群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
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命責成君之體也所委
者衆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樸
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正言之尚矣居家視其
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
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
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

令試未嘗不衆課未嘗不詳然枉費精神丁及格之新不曾叅任品題于詩官之際故衆精不衆詳精不詳也

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
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
人之身所試者衆一士之進所課也詳故能官得其
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
之宋朝廷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又夫從政
蒞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
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遊子弟例早馭
官職髫齔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弘
文崇賢之流羽林期門之類課試既淺才德亦薄而

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
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
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其德簡不肖以黜其惡
少則受業長則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昇然後可以
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
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
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
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
富者餘肉粟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則可磨

衆誘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荊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財。體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尹既舉。不仁咸遠。復恐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賢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

舉主[illegible]庶。而責貢人之虧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長久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須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持者。得迴聖慮。將採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有差失。

先擇舉主此正本之論然而亦有不然者即令九卿科道皆朝廷之所謂賢而任之者豈能獨尚數人而責之舉人耶惟連坐之必嚴考核之必精則雖有盜跖不得不舉伯夷雖有臧獲不得不舉曾史又何必先擇舉主以臨其途乎

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　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舉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後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偽臨朝武氏者、人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承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鉄騎成群、王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非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兹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倘得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功、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復是誰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聞、

此檄後世讀之似平常在當時極為儆動蓋當時唐已盡為周

九成宮頌一首　　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麟德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勃作序遂有名後又作九成宮頌

臣聞在天垂曜璿宮列乾象之墟在地埏形珠闕鎮坤靈之野洎夫三精斯運郎寥廓而爲宮九聖旋游遍洪荒而可宅則有瑤房玉室崑山分大帝之庭金扉[illegible]臺滄海濯玄元之宇自非神明其道驂仙蹕於無垠滌蕩其居示清都於不宰若夫扃牖六合奔走八神占日月而揆山川駕陰陽而法天地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乎至若文開遁甲仡峰城蒼后之驪轡奏鈞天峒嶺駐黃軒之駕業融環堵下姑射而尋真道濟巖廊陟衡山而殷事斯則三階遍下唯臨布政之宮六位時乘未定巡方之館其後兩龍齊驚抗璽闔而同嬉八駿高驤指瑤池而結輿殷風不競砂丘雄別館之娛秦道無章雲關獨殊庭之賞於是功虧大壯頌闕祈招豐屋同志危轍繼及遂使來年侯蹟名山爲縱觀之場並海遊河沃野盡行宮之地皇天震怒於上蒼黎啡慟哭于下土其有斟酌千古文明一代舊官不廢攷山可仰新成東岳唐帝復階室之尊用饗西岐天子合鈞臺之運得其道也蓋有存焉國家梯胥架極鼇域裁基纂高丘白雲之亂隣而都紫氣之兆宸扉既闢一宇宙而來王聖緣潛躋戚乾坤而作帝高祖天旗夜立御黃馬而先驅太宗日馭晨飛懸絲蟠而首出離立極承祧之業進燭前文而重光累洽之符歸功下武陛下承靈太一蹈扆登三星虹杳祉電虬發慶丹書碧篆神符煥河洛之文玉斗珠衡天骨挺皇王之表用能捨桐珪而[illegible]七廟玉籍而搢宗祧寫蒭九天騰景萬里御風雷七曜於上傳臨之功顯用山川六府而下輔相之宜得玄宮密運敷造化於靈襟黃屋神凝創經綸於寶思[illegible]闈宵靜陰靈宣玉闈之華鶴禁朝趨離象峻銅樓之基川分帝子控鯤壑而疏源岳動天孫擁熊山而列鎮其化成也如彼其强幹也如此猶乃停旒正室展纊中軒玉階匪泰金門爲險佇虹旃於月澗岳瀆生光飛鶴蹕於煙阜江湖動色桃溪逸彩衆丹井而歸風松磴遺芳斯玄關而奉制朱幡紆化泣故老於中溪

璽綬宣風，統乖逾於上陌。王化之基已洽，天工之代
有序，建銅儀而測躔，象緯齊懸，按璿璣而書雲，補氣
叅槩，祥嘒十二，紫鷃調夏谷之音，大禮三千，頳虵應
黃鍾之曲，斋功順令。業著於青堂，欽曆迎春。思周於
岱栢，黃砂靜瀛，夾嶋與峒足之悲，丹石銷寃，神犀縠
推鋒之討，詠將和於帝壤，動楡塞雖歌道泰於華封
見虫自樂，星旌列將，揮玉節而長驅，天策神兵，下金
壇而決勝。橫歷赤岐。慈山成不戰之郊，命繳青丘，桃
野見其古之兆。煙馳火徵。勵珠產而移琛，雲驚水洲，

駕璀豨而納貢，乾坤徑復，載遵赤縣之封，職奎環凰
朱出黃圖之域，故夫含吐萬物，至功也，制平八表，大
業也。一陰一陽，神通也，乃文乃武，聖圖也，用能使天
不愛寶，地不藏珍，日月五行，風雲四序，龍章鳳彩，鳥
爽於郊墟。黃鉉紫玉，磊砢於垧囿。集風雲於琴筵，洛
廿露於朱英。澤馬飛鑣，山輿結轍。殊徵抑至，祥菲竭
東郊之瑤累，譯同歸朝，冊盡南山之竹，然後瑤瑞備
物，陳帝服而展皇儀，后室嶠廟。登太山而小天下，功
弘事畢，狹廣佑而三遷，風聚雲集，歷神都而一憩，考

遺基於汶上。稽故典於滄中，光總章之瑞紀，嗣乾封
之寶曆。大矣哉，昇中作畚，振四海而為嵯，則大斯模。
華三宮而配永，憑大室而高覲，靈壇八百，坐明堂而
恭巳。諸侯一萬，時旣貞矣，雍城辭訪道之遊，功旣成
矣，玄圃頓尋仙之駕，由是南宮奏議，和玄禁而成章，
西土謳歌，指皇輿而佇狩，咸以珍臺視穆，陽臺開避
暑之宮，清序鈞調，景福制追涼之殿。然則高棟深宇，
咸神之大節也，順氣發生，巡遊之大功也，況乎石城
金室，編與井鬼之區，珠數瑤池，宛在秦幽之境，應雷

轍而出豫，若帝其時，候炎馭而思和。朱明不遠，雖淦
吟野忭，黎元忻望幸之符，而屈巳從人。天子下勞謙
之詔。候離局而從宴，尚惕三危，清延縣而移鑾，猶詳
再駕。以為三十六所，帝劉非舜禹之心。四十二宮，全
趙異成康之曆，詠荊臺而夕厲，思蒲坂而晨凝。方奉
後天之期，俯順觀風之請，萬靈從祉，三辰合慶，姬文
考筮，咨成奏日。千旌鳳轉，儀鏤象而星陳，萬騎龍嘶，
伐靈鼉而驍亂。靜帷宮於綠野。肅帳殿於黃街。奔燒
揄而走陸梁。陳浮雲而候明月。前驅雷嫩，下列缺於

勝鞭後乘雷驚起豐隆於躍轍天旋霧散岳瀆川廻
林兵蒲野方臣率路黃麾紫蓋雜精氣而西浮雲動
神行指封巒而右指吐霧馳風以豫夫九成宮禮也
爾時峰橫地乳景藏天廉分圓井而圓基蔭泰星面
雉陛靈爐寶藏代與汧雍之間峻阜長岑疊鎮岐梁
之域川溪鼎洞吐納虹霓傲栢叢篁騰邃雨霧獲泰
除於依兆地凝林光訪岡隹於遺風山連水潞前趨
劍棧玉壘千峰傍望斗城金墉萬仞架陸丘而北走
境瞰郿鄠分谷部而西馳塗交隴坂山祇畫石出微

道而終年風伯流根半長途而中宿架千樓而致极
羅萬戶而窺天離堂半照皦日籠光於綺寮合殿宵
游歸雲納影於重廡承房砥室畫拱相望綠軸紅巖
雕櫳間出玄熊蚴蟉俯棟宇而危心青鳥歸飛仰靈
軒而隊翼華璫璧散掛明月於崇朝密網珠連落奔
星於巳暨丹楹發秀彩杳虹文皓壁凝鮮光涵蘇氣
銅龍對霤接飛泉而瀑流鐵鳳連甍素遊飈而佇立
蘭勁氣於叢楹起凄風於洞穴蒼蒼八桂白露為霜
落落千松玄陰昧景至若氣清乾步景霽山維栖翠

藹於崇業列朱霞於復砌瓊枝累道移綴文槐碧樹
周阿光搖鏤檻靜簾帷而洞啓穆羽相和肅砥堮而
天臨纖塵不動宸儀有眷蓬萊與城闕俱榮羣后多
歡羅薜共眷祕合賞巖花落砌綴龍展而成文巘葉
文軒拂鸞旗而追影鑪峰轉譪香傳玉几之風石瀨
鳴湍響入銅壺之水乃有稜陽駕鶴奉丹墀而稱臣
子晉吟鸞下青蒲而謁帝冀精失耀傳說恭命於東
廂昴宿低芒庭堅奉職於西序三臺九野雲端極目
霓裳風鬢闕下相尋張良臥疾赤松而有地綺季

來朝歌紫芝而忘返若夫功成肝食道濟宵衣漢宮
追聽覽之餘丸殿得巡來之隙霞登月憩光睿幸於
形闈玉振金聲藻宸章於翠掖洛陽才子承閒畫宣
室之談蜀郡詞人還奏動甘泉之賦復有軒庭十四
出桂間而乘茵禾巷三千望椒塗而奉幣翊鸞臺之
廣晏扈鸞砌之仙遊玄房媄寶雲姬辭豹尾之歡紺
幄承顏星媛入魚鱗之戲若乃心營擲比對閤道而
斜趨廨寺棊分混文昌而外屬周朝端鸞聲叅叶律
之宜陳寶鳴鶏響儀司晨之序名都廣會閶闔萬室

帝鑾仙垣、亭舁千里、山村野藝、家連菌草之圃、谷飲
川居、戶有桃□之水、故夫恩加草樹、圍原澤而無私、
道被翔行、苑山川而不禁、每至旻天戒序、高風肅律、
虞官獻秋獮之儀、司馬奉祭勞之典、將軍布令。略玄
灞而東馳、都尉開營、統黃山而北騁、於是逢蒙列臨、
蚩尤並轂、材官發射、期門走伐、枝玄麾而直指、鴉視
千羣、鶩朱纛而橫行、龍驤萬計、曾旗廣旆、出宇宙而
三驅、叅鼓鳴鐘、連雷震而一振、前旌逐日、夸父斷洪
河之流、後騎趨山、共伯挾崑崙之柱、近陵吐焰、獮奔

電於長鋒、灌莽生塵、阻飛霜於勁鏃。合戈鋋而照地、
振呂網而籠天、崩林碟石、毛群無挺險之資、薔澤風
山、羽族落垂雲之影、長圍蹙蹀。得駿馬於秦垌、犬將
徜徉、載飛熊於渭浦、然後還師振旅、考事陳功、皮軒
按節、牙璋復路、視餘生於大野、哲廣拔於長陬、㬌曨
於凝辟之墟、有蜡於長楊之館、命奔烽而衆隋、火服
甘泉、總輕騎而行、庖雲驚上路、聲兼萬籟、歌鍾空廣
樂之庭、禮被三雄、玉帛盡塗山之會、龍胎鳳卵、入禹
膳而調芳、石乳瓊漿、委堯樽而湛色、恩霑下帛、宴液

仙宮、雖大夫思濯鵠之歡、而天子可廻鸞之奏。然後
拜蹕清廟、考德齋宮、用玄功而不有、宅太虛而無迹、
動祟易簡、規萬祀而化黃金、道貫幽明、徵百靈而響
丹甑、虔恭上帝、東朝懸待諫之旌、清問下人、南面聽
登聞之鼓、則有郊童侯蹕、敢讓天師、野老排閽、唯歌
帝力、風行北屋、忠臣牧折檻之謀、化溢康衢、良使息
埋輪之請、設神規而動俗、庶績其凝、握元符而發祉、
殊方今應、華夏已泰、濟群生於不死之庭、閶闔可觀、
致仙曆於無窮之境、國已均兩儀而得一、恥三皇而

不四者矣。臣勃東皐賤節、北阜幽姿、常叨召見之恩、
騄玷明敭之列、書生謁相、望闕推輪、下客遊梁、榮忝
賜帛、終童立志、空投函谷之繻、馬令同時、未給尚書
之筆。雖玄機妙鍵、已寂兆於忘言、而詠德陳功、請追
聲於匪頌、其詞曰、
九門浩蕩、三山超忽。帝坐金房、仙成玉闕。浮丹麗紫。
栖霞冠月、箕匠難徵、虛談易越、旋窺鳳紀、極睇龍墳、
曾巢化沒、上棟爻分、茅宮蔽雨、松燉來雲、猶迷匪陋
尚欽斯文、道倫明一、風遷繼五、禮讚三官、詩歌百堵、

黃圖未洽，紫庭無輔，局促墉垣。逶迤度矩，盛衰環聳，沖盈昇降，寧宇夏閔，瑤櫚殷樹，脊窮地絡，旉流天步。柏川邐迤，莽雲速化，災延六國，運遍三川，分雄競侈。禮僭圖全，飛甍月徑，列廡霞阡。乾豨敗楚，碣石亡燕。阿房泰構，文軒五里，延章漢立。仙闥萬尼，瓏代齊徑。遼天縱巳，豎夷有豐，甘泉不祀，兖郊嗣錄，譙鄉警衆。蜀跨梁岷，吳存楚夢，相宜栽桄，枲楹累棟，雲闕同輩。泉臺罕共，宮圖終否，朗風肆極，霧蹟丹闥。塵埋紫域。皇階不守，帝庭無色，帳殿相臨，甃墻間飾，南承有來，

北狄占階，功懸戶牖，守在城池，樓船水覘。車陣山窺。吳庭再毀，代易三移。火德初融。江陽振旅。奄收淮船。遂朝吳渚，象措驕秦，龍舟壞楚，雄圖乃溢。傾宮不處。海岳呈華。風雷寫慶，剪諸戎首。光我靈命。紫氣霏蒸。黃星月映。幡商爲業，邁唐啓聖，景闕丹繩。祥抽翠籙。格天垂範，模神驚躅，朱極重光，黃離繼旭。道清金鏡。時和玉燭，潋規鳳闕，毓訓鸞闈，桐宮宿列。桂邸霞飛。台精變道，岳耀裁幾，朝盈振鷺，境比馴翬。武韜弓矢。文經步驟。爽鳩議獄，龍師掌秩。玉帛華夷。提封宇宙。

譯書歲款。祥圖月奏。帝功得一。乾元用九，紐玉天齊。塗金社首。神京四邑，明堂八牖。燮而可大，爲而不有。宵宮望幸，幸封佇悅，伺隙披圖，乘時徙幟，赤縣俠駕。恭虬按節，川車齊移。星闈璇列，方神護野，肅將清塗。廻廊嶠路，迥翠山樞，千雷電鶩，萬辟風趨。鉤臺有間。峒岫無虞，五城分秀，雙絳抗影，畫栱彌峰，雕甍亘嶺。煙閣夜謐，雲房晝靜，竹殿栖寒。松軒祕景。紫庭晨御，彤闈早闢，天子凝旒，辟公奉璧。辟雍齊致，稀禋混迹。仙鶴隨輪，靈鳧墜舄，風禹瀟敞。震廊藻邃。玉綱星開，

金鋪月墜。山樓獸矯。雲臺鳥次。夜郭披丹。廻流轉翠。佻夷聖宅。姑射神心。巢翔丹鳳。便引青禽。羲壇葉暗。禹洞花深。沼分瑤水。花跨珠林。順時宜節。分戎講祭。星騎朝飛，雲羅夕張，寶鷄獲祉。非熊入兆。駕掩岐蒐。禮高泰望。鄧庭未逮。塗山有戮，襄野迷軒。清都宥瘳。罕夷乾步。徒豐帝屋。光總大猷。允歸天祿。命宮垂訓。靈臺韶雅。功映寰中。頌流天下。皇圖巳泰。鴻筆難假。帝有力焉。惡非能者

使　叟山採非貝湧雖體非大雅而富極人間倪

一代之所尚不應以遵古見譏但其命材選藻意在情親而不避瑣委故少刪贅文以便省覽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武后時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以論突厥和親事忤旨出爲合蜀刺史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歧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

舍水更置樸南哀牢三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歎今滅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妣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夾漢新夷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

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饕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遂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恥提挈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群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擾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

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

事同罷朱崖文類實相之而反覆利害更為詳曉

諫市牛羊奴婢　張廷珪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有志尚第進士舉制科異等遷監察御史武后時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后乃止

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疲，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荊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奸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亾，民亾則何恃為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

二百許字無一閒文而利害已悉

請河北遭旱澇州準式折免表　張廷珪

玄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珪上疏

臣廷珪言。伏見景龍二年三月十一日，勅河南北桑蠶倍多，風土異宜，租庸須別，自今以後，河南河北蠶熟，依限即輸庸調，秋苗若損，準令折租，乃為常式者。臣聞皇天無私覆，后土無私載，日月無私鑒，陰陽無私，是以明王聖帝則而像之，慶洽萬民，政敷文德。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伏惟聖朝御曆，皇極在人，正朔所覃，率土奉者，百年於茲矣。頃於災歲，重賦飢人，頓革彝典，特開變例。雖施蠻貊之邦，臣愚猶知不可，況此兩道，枕倚大河，南接神州，北通天邑，郡縣惟劇，人物昌阜，既類股肱之地，尤宜得其欣心。豈可殊其土風，異其徭賦，不恤災患，而殫其財力者。即以桑蠶別加徵稅，至如隴右百姓，羊馬是資，山南諸州，椒漆為利，其或銅錫鉛錯，貨自巖通，蜃蛤魚鹽，財自海殖，土物惟性，錯貢方隅，咸有澇年，並無他稅，是歲各準常規，豈獨斯人，外之王度。且天災所降，年穀莫登，在於貧弱，或至殍殣，生理既

其難特。人心固未易安。就其憂危載芟杼軸。窮斯濫矣。將無不至。臣効官穎服在河南。每見部人衆所冤苦。伏思景龍之際。時多賊臣。有若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蔽虧日月。專擅威權。各食封遍河南河北。屬當水旱。錢致蠲除。因而遂矯制命。固非先朝之本意也。伏願陛下廣天成之德。均子育之愛。式崇大體。追奉舊章。河南河北有水旱處。依貞觀永徽故事一準令式折免。則在蒼生不勝幸甚。謹因所部法司參軍鄭玄亮奏勝攝謹附表以聞。

旁引曉暢極有精彩

節愍太子哀冊文　李乂

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爲監察御史劾奏無避中宗時與宋璟同典選事請謁不行太平公主干政欲引乂自附乂深自杜絕

維景雲元年十月朔日。節愍太子梓宮啓自鄠杜。粤其日將陪窆于定陵。禮也。儀衛初列。鳳仙將遠。閟少海而不流。悲窮泉而莫返。皇帝懷副君之大義。降猶子之深慈。飾忠烈於逝者。備哀榮以送之。漢帷虛侍周墻肅事。思臺空築。幽埏永閟。企相兮玉樣。揆行兮旌能。峻節兮無泯。芳聲兮有恒。其詞曰

素雲流祉。白水貞祥。祀及百代。威加萬方。物焉家國。赫矣皇王。帝子攸降。乾男以將。邁德誕靈。懷文抱質。漢臺占雨。秦宮近日。敏對不群。能言罕匹。藝該百通。詞含六律。朝霞自舉。夜月嘗遊。醴薦推穆。書成重鄒。典戎仙衛。作牧神州。是謂元子。光膺孟侯。少陽正位。太學知道。春誦夏絃。尊師敬老。榮承珠玉。寵服瑜珮。三善不忘。四章旋逮。過闕則下。入廟斯趨。曰仁與孝。終始不渝。聖敬日躋。溫文歲廣。望高周刷。才優魏兩。用事有倫。出言無黨。政成中外。聲流天壤。邪臣作蠱。

匹夫知惋，不顧身尤。將夷國難，忠義斯伏。誅戮是斷。獲戾宮朝，歸魂霄漢。白駒過隙，脊螭止流。水逝西沼。霜彫北園，鴆鬩誰馭。鴟鴞徒宛，瞑目於此。傷心誰論。嗚呼哀哉。去日淪曜，前星隕彩。形神流謝，德音如在。物是人非，年移運改。聖明延鑒，徽章有待。有待伊何，恩隆典冊。仰鳴鳳之岡，嶺啓占鳥之隧宅。人辭中壘之衆，烏思平陵之栢。地如伊水。山迷緱嶺。嗟委化於仙期，欲問安於神理。五營成列，萬國咸設，悅鐸朝咽，旌麾曉寒。指牽牛以南渡，乘飲

龍而北儀。徹青今今非巷，掩玄扉兮大暮。背之來兮銀膀銅樓。兮之往矣曠野荒丘。冉冉兮辰促，蒼蒼兮道悠。惟㩧華與純懿，此金石而恒留。嗚呼哀哉、

節懋功在社稷，此文亦極哀榮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穎川郡王載德子。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中。宗復位，韋后亂，外戚盛，平一請抑母黨，上言

臣平一言，臣祿修起居注，太史監每季有牒，臣伏見從去歲已來，屢有災異，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按舊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爲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寅畏上玄，故皇天不言，以災告譴誠。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馳驅。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族，澤濡后氏，恩洽外家。位以慈周，榮因惠假。臣當宗親，階越三等，家有數侯。既忝國姻，復叨枝屬。朱輪華轂，金膀璿甍，過東漢之梁竇，邁西京之許史。光輝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於親寵，降於慈貸。臣未息譏謗，泯近罷驕，恩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釁逾擁。臣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理，星律有輪環之次。將不再來，榮

意賀文茂
來諭清惠

難久籍昔永淳之後，潛維搆孽。王室多難，先聖考迹從樅時居寶曆，臣諸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扞城。窃祿疏封，屢迴星紀。今皇明復碣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遂承雨露，庇影椒房之末。階親槐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獎遷，姻從日茂，爵封如初，但見昇榮，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越涯極，以此或陰氣階陽，乾文告變。且頃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所致。昔王家驕貴，梅福上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閻董

之氏，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濫。一朝傾覆，竟無噍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恩抑損之宜，遵長遠之策，或令安車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閒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疊招酷罰，待斃苦壞，聖心不棄，窮機。備官史冊，哀緒莫申，餘陰無幾，精魂屢竭，昭恤未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殆，伏乞假名外郡，遂禮私庭，與存識爽，少訓醜胃，臣瞻光視漏，豈復支久，既因災告，誠兼宗國，俯採殘骸，退深荒越。

不一知幾之士猶存謙退覽其文筆洵足雅八

豩川郡王神道碑　　張說

張說字道濟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武后時登張昌之客後爲吏部尚書知太平章事說因說以佩刀獻玄宗請先天京帝納之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諡爲思請甘長碑製

珠玉無遠而登帝輅之飾實也松梧無脛而入敞堂之構材也物貴其用人亦如之豩川王論弓仁者源出於疋末城正蕃贊普之王族也曾祖贊祖尊父陵代相蕃國號爲東贊氏吉謂宰曰論因而氏焉公有由余之深識日磾之先見顧偏荒之卑毳慕上國之

衣冠聖曆二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歸於我是歲吐蕃大下公勤兵境上承諜招之其吐渾以論家世恩又曰仁人東矣從之者七千人朝家大勳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國語曰犬戎樹敦守終純固今其俗獷而輕死其法折而不撓故前代無降人中國無童僕自公之拔身向化首變華風澤潞之間如見我州矣若夫河南胡苑堋牧所利每歲氷合虜騎是虞中軍必謀於元老亞將因選於時傑神龍三年以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景雲二年

授右驍衛將軍開元五年兼歸德州都督使皆如故八年遷本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公之理兵也堅三甲利五刃偶奔勇齊足力信賞罰分甘苦六轡如手千夫一心枝獶猶蛟螭臥沙寨猶菲席薦居露食乘二十年而畢而成師氷泮而休卒寒氣入于肌骨夜循入於鬚髯人不堪其勤公不改其節雉公之建三城也公洗兵諸真之水刷馬草心之山以爲外府而拔徙安堵鄭卿之和默啜也公授館李陵之臺致蔡光祿之塞以爲內侯而賓至如歸九姓之

亂罪于也公四月度磧過白檉林收火拔部帳納多貞種落彌川滿野懷惠忘亡漢南諸軍難其討也降戶之叛河曲也公千騎奮擊萬虜奔走戡剪略定師旅方旋而延陁跌跌復相嘯聚上軍敗于百網元帥沒於赤柳淵公越自新堡斧命寇場羸糧之徒不滿五百兒醜四合衆寡萬倍公殺牛爲壘啖虜爲飼決命再宿衝潰重圍連兵躡踵千里轉戰全師公於河外反知運於寇手朔方諸軍壯其戰矣研磨之奔也邀于黑山口覆其精銳布思之背也追至紅桃帳捲

其輪重乳泊之合鯛鬧池之狂胡木盤之役蹂方渠之逋冠公前後大戰數十小戰數百算無遺策兵有全聲是以六狄逃遁三垂乂寧聲恭露於天下業光華於世誠信是威之所加亦武臣之力也故錦衣寶玉允答戎功甲第良田丕承王命帝錫其智効累其優寵黃頭黑齒北價齊名積戰多瘡累勞生疹恩命尚藥馳往診之晉豎已深泰醫無及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薨于位享年六十有六制贈為潞川王稱故國本其志也太常議謚曰忠由舊典昭其行也長子雲

忠襲官封繼事業次子舊久特拜郎將十二年四月詔葬於京城之南懷遠人也太常鼓吹介士龍旂虎帳貂裘封葬殉馬吉凶之儀彝夷夏之物備長安令總徒以護事鴻臚卿士序賓以觀禮哀榮之道著矣君臣之義厚矣有命國史立碑表墓吾嘗同僚敢陳遺烈銘曰

黃河接天青海殊壤舉世安裕拔俗助敢偉哉論侯利有攸往奮飛橫絕搏空直上以衆敵寡因敵立勳吐渾萬戶吟嘯成群精感天地氣合風雲既封酒泉

乃為將軍朔方陰鑿直來燕虜帝命先鋒鬫為遮虎上北戶寵渼南擊鼓數年之間耀同威武我有師旅將軍輸之我有遊畦將軍育之柳澗凶師一劍復之蘭池叛胡三戰覆之武節方壯朝露不待王爵送終帝恩未改時來世往人亡物在銘勳謚忠以告四海

叙功處珠聯璧合極有統紀

贈太尉裴行儉神道碑　張說

星辰玄象所以殷時布氣然而行不言之道者天也文武用才所以勤官定國然而收無爲之理者帝也嘗高宗之休運任名世之良臣淸九流而開四海代天工而張帝德歷選前哲豈多乎哉公諱行儉字守約河東聞喜人也其先出于嬴姓伯益之後也秦則裴侯始封漢則侍中受職魏晉之代蔚爲盛門八裴方於八王羣振海內三子分爲三祖望高士族代興州刺史徽至公十二代中軍將軍雙虎至公六葉代

無遺德不隕厥問者已大王父伯鳳周驃騎大將軍光汾二州刺史瑯琊郡開國公大父定高大將軍馮翊郡守襲瑯琊郡公諸侯受封山河傳國天子共理循良克家考仁基隋左光祿大夫以陰圖王克伏義枕舊王遭時不利玉折名揚聖唐龍興旌淑勵節贈原州都督命謚曰忠蓋春秋之褒也公淸明本乎世德正性出乎胎教氣潤河靈貌雄岳立仁孝之道天生而知將相之器與年俱長以高蔭爲弘文生絕事篤學累年不舉房僕射與而問焉對曰隋室喪亂家亡典籍館有良書探討未徧故少留耳梁公驚曰擧子志氣凌雲一日千里其早爲通人之月也如是明經補左屯衛倉曹部擧轉雍州司士選金部戶部二員外歷都官郎中長安令明慶中與長孫太尉褚河南論及中宮廢立國家憂患有公伯僚譖行於季氏出爲西州長史又改金山副都護又拜安西大都護西域從政七八年間蔚荒擧落重譯向化我之獨賢遊之多幸乾封歲徵爲同文少卿尋除司列少常伯官復舊號爲吏部侍郎加銀靑光祿大夫自居銓管

大設綱綜辨職差才審官序爵法著新格言成故事上元中長星出天兕髮入塞詔公爲洮州道左軍總管又爲秦州鎭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雖祭公有諫耀武之事不行而方叔陳師來威之道備矣儀鳳二年十姓生可汗匐延都支爲李遮匐潛搆大戎傚擾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玄敗績於茅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絕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亾侍子在此若命使冊立則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擒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冊送波斯

詞其純而
事不隱非
老筆不能

兼安撫大使公往㳂遺愛洽於人心是行也百城故
老望塵而雅拜四鎭酋渠連轡而謁酒一言召募萬
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諜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間
其無備裹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鉗遮匐
於麾下華戎相慶立碑碎葉蓋美克儁不殺而是講
要人以德而去害番廓歸禮於地表讎皇靈於天外
充國有屯田之頌竇憲有燕山之銘討兹遠略彼何
微也還禮部尚書加上柱國又特降恩命兼右衛大
將軍典伕宗師必據我文昌有將天道存焉調露

中單于可汗伏念外叛大鴻臚蕭嗣業喪律詔公爲
定襄道大總管軍至朔州斥堠相接匈奴故態狃劫
糧以餒師神將出奇張虛勢以陷敵僞爲轉運伏其
壯士示羸師以綏行隱精騎以躡迹寇果大下援兵
奔散驕虜益驁自爲得色驅此車牛趨彼泉井於是
箱中兵起千弩齊發要路騎飛一息而至群胡顚沛
殺傷滿野從此饋運路無驚者觀夫大漠無倪胥廬
靡所追之逃遁搭之憑陵費日老師兵家所病公潛
使緩頰均其利心泥圖既入狼意亦收及委罪衙官

陰送降欵公密上其事人莫之知及如所期舉國歸
附煙塵大起師徒悍戚公徐使令征曰此是伏念執
溫傳來降非他寇也俄而銜璧輿門釋縛納欵帝加
厥勳命尚書崔知悌乘驛勞軍備禮獻凱冊勳之日
程務挺張虔勗者行軍之偏將也訴言子勞逼逐方
降大軍又屬裴鈞忌才上下其手公曰雖不逮群師
之讓功猶恥與二王之競力今而殺降後無來者乃
封公聞喜縣開國公而伏念溫傳皆戮都市是年也
伏念弟元珍擁其餘種復叛則天稱制追正宿柱將

先是公詮
引二人以
不死

伏念太僕卿程張諸家別故夷族君子以爲神理之
不可誣也永淳元年詔公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遘
疾四月二十八日薨于京師延壽里春秋六十有四
長子貞隱早卒嫡孫參玄嗣封葬是諸孤哀哀童幼
高宗悼焉贈幽州都督賜凶儀還鄉喪葬官供禮部
郎中監護窀穸之數率禮有加別勅留守委皇太子
擇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成
長日停寵極哀榮禮之厚者擇周存沒義莫重焉太
常議謚博古多能文武表式曰憲其年十月葬我憲

二人殊無可稱者公但許其官貴耳不足録也

公、於閤喜之東良原、禮也、神龍中興、朝思舊德、贈公揚州太都督、開元孝享、宰嗣延恩、贈公太尉、生不登于台階、沒追位乎靈席、序四時於地下、調三光於天上。聖人神教、意在玆夫、公志堅慮精、神涉識敫藝、必討本、學者覩身、又善測候雲物、推步氣象、鬼無遁謀、靈不藏用、著文集二十卷、造草字數千文、皆寶傳人間、以爲代法、又撰譜十卷、又爲軍營行陣部衆料敵策四十六訣、大聖天后令祕書監武承嗣就家、取進以爲密祕、述豈比馬卿浮華、難爲封禪之草、劉安虛

誕、空傳鴻寶之書而已哉、加以汲引沉淪、推奬氣類、虛懷而襟帶不設、弘亮而城府洞開、故虎旅雲從、詞林響應、若羽毛之宗麟鳳、衆川之長江河也、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評曰、炯雖有才名、不過令長、其餘華而無實、鮮克令終、見蘇味道王劇嘆曰、十數年外、當居衡石、後各如其言、其在軍麾擇帳下之士、則有張知運、薛訥、閻敬客、甘元柬、裴思諒、王智方、呂休璟、劉玄意、引偏裨之將、則有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崔智辯、党金毗、郭待封、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凡所進拔、盡爲名將、此則有道之人倫、武侯之賞鑒也、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賀延磧中、遇風沙大起、天地暝晦、引道皆迷、因命息徒、至誠虔禱、俯於衆曰、井泉不遠、須臾風止氣開、有香泉豐草、苑在營側、往來之人、莫知其處、此乃耿公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公在禮閣、勅賜善馬及寶鞍、令史奔馳、馬倒鞍破、懼而逃罪、公使諮之曰、知汝誤耳、又平都支遮副、大獲珍異、酋長將吏請遍觀焉、有瑪瑙大盤、希代之寶也。隨軍王休烈捧盤跌倒、應時而碎、叩頭流血、惶怖請

死、公笑曰、事有不意、何至重玉而害人乎。此又文饒之含容、邴吉之仁恕也、公西擒都支、北降伏念、前後賜馬五百、四僮二百人、金銀器物三千具、錦蜀織皮三百段、公受置庭中、旬日散盡、此又趙屠之待士、田文之市義也。若夫知人以爲本、感通以爲行、尊賢以爲常、散積以爲樂、古之友道者、從事於斯矣、公元夫人河南陸氏、有任姒之德、班左氏之才、聖后臨朝、召入宮闕、拜爲御正、中宗踐祚、歸養私門、歲時致禮、媧皇補天、進參十亂、少康嗣夏、退叶三從、晉朝公卿列

拜虞潭之母。周官音注。近同韋逞之家。皇上臨極。旁求陰政。再降綸言。將留內輔。夫人深戒榮滿。遠悟真筌。固辭羸憊。超謝塵俗。每讀信行禪師集錄。永期尊奉。開元五年。四月二日。歸真京邑。其年八月。遷窆之於終南山鴟鳴堆。信行禪師靈塔之後。古不合葬。魂無不之。成遺志也。長子參玄。官至涇鄧二州刺史。聿修厥德。人亡道存。次子延休。并州文水令。世載文雄。家傳草聖。次子慶遠。協律郎。深達禮樂。克和神人。咸負長才。同淪短運。季子光庭。侍中兼吏部尚書輔政

邑。熙致君堯舜。孝理發乎陵廟。仁澤遍乎松檟。是故妻以夫榮。母以子貴。以尚書先贈方伯。申命上公。夫人舊封華陽。增號晉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之憲。上公有焉。又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小君有焉。孝經云立身行道。以彰父母。侍中有焉。合三德而為家。橫百代而濟美。信可以言時稱代。鏤石刊金者歟。神道前銘。辭令所撰。具有後命。俾余係述。馬遷世家。益孟堅之一傳。劉寬表墓。並伯喈之兩碑。報德效忠。俱傳不朽。銘曰

天生亞聖。祚此王國。文綜九流。武參七德。柔遠服叛。窮西盡北。赫我皇靈。去其蝥賊。仁則不遠。習何不周。如山之峻。如川之流。述與神合。藝將道遊。書來懸帳。賊出登樓。司馬軍陳。官人紀綱。帝加常伯。國於開臺。室有令妻。家成克子。祉金傳世。桓圭守祀。神道上台。永介邦祉。

公允文允武。為時方召。碑銘所述。皆非溢美。

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揚州刺史大都督

梁國文貞公姚崇神道碑　張説

序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象亭毒之功存盡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數舜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嵩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

室建旟嶲府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森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績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羆醴之禎終以飛龍利見延驂乘之恩自時厥後恆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

監牧使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皆雲初以藩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泛愛而涇渭不雜其率遜盡而應變無窮外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涖必畔廣風傾樂驚化從言不厲而敎成政不嚴而事理夫思觀頌來蘇聞詠旣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余王王度大運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退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遂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

受任西掖頗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旣許尋命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諫臣安可暫闕其後部符江表敎諭起復縗麻外墨欒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興開興復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巨耙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

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公慕嗚撫牀輟舂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入賜禁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吳子奕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序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思仙翰鏤澤豐岷日月照臨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祥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虎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英符翊聖斯偶左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仞攢植文鋒迅驅總安早位即騁長途惟寶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迁謨戎柄尤重王綸匪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訥亦忘軀但觀渾璞誰詳瑾瑜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乎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扆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葛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銓能欽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惻恩彈燕絅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殁終始遐哉邈乎

燕梁二相義好乖異及身後之文極其歸美雖是梁公智術牢籠亦是燕公雅懷忠厚不可以納賂之事譏之也

兵部尚書郭公行狀　張說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因居于魏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儀冠雄傑身長七尺美鬚髯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時有家僕至寄錢四百千以為學糧忽有一人縗服叩門云五世未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為趙薛所誚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

字為榮公獨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劍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煉凡幾日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且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

示恩以携黨伐謀之上策

人那知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則沉埋無所用猶能使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冑曹右控鶴內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上奏言攜彼上下之情人倦其隸役久矣咸願早和大將論欽陵方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絕其使而欽陵常不稟命自然彼落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

設欲廣舉兵徒難矣斯乃公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第贊婆及其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公聲名籍甚授御史加朝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西河破數十城圍逼涼州節度出城戰殁蹂禾稼米斗萬錢則天方御洛城門酺宴涼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為涼州都督兼隴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公至涼州吐蕃[illegible]

公多與正人爲交

震其餘威故突厥不勞而服

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猶懼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修城壁施法令屯田一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涼州西拒吐蕃比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徵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二百萬集于湟州營幕千里舉烽號令時宗楚客爲相素與公不協令人告變則天懼懼討無所出狄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彦昭韋嗣立張説二十五人抗表請保知公有異圖並請身死籍沒則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敎分兵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

贊普牙帳贊普屈膝請和獻馬三千疋金三萬斤牛羊不可勝數公大張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伏我戎震威北狄突厥獻馬三千疋所獲涼州人士皆放歸寨上從此方鎭蕭清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率爲後法河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閭立均等爲其文尋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舍候鼓入朝忽有人馬前送狀開緘前人已去狀中惟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騾馬二十餘疋帛三千疋公曰豈非大學請葬之

眞天人也

士平因以買宅居止薛稷趙彦昭聞之皆嗟嘆良久景龍年宗楚客韋處訥等潛結朋黨慴功害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四鎭經畧使金山道大總管府烏質勒久恃衆倨傲不屈朝廷縱兵違掠道路不通公以衆寡不敵難以力制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大出兵衛出迎望見公威容端毅凜若神不覺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國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頻拜伏語畢歸帳相去二十餘里質勒久立雪中會卒疾發是夜

暴卒其嗣子娑葛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今須復讐大聚兵衆將追殺公聞質勒死遲明素服來弔道路相逢兵圍數匝娑葛見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護漢使公至其帳下大哭流涕因撫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葬事娑葛獻馬三千疋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無事道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語之曰郭元振説殺烏質勒知娑葛與闕啜有釁奏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寢其事公具以狀聞楚客恃勢嘱請召

公將陷之公不從又奏請斬楚客清蕃落時韋庶人
翁弄國權中宗竟不之省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邊
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振西
域所向無不從者因覽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
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粮仍署
其國王為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
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
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
三軍悉覩焉公手書撒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

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
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內悉為良田在安西十餘年
四鎮寧靜帝庶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偽詔令侍御
史呂守素中丞馮家賓相繼延邊欲將害之未及皆
為娑葛等諸蕃拗殺之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勅至
之日舉家進發安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
務而截耳抗表請留因給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
也去涼州八百里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
貧者攜壺漿富者設供帳聯綿七百里不絕公旌節

下玉門關百姓望之宛轉叫呼聲動巖谷自朔至暮
傳呼至涼州涼州城中男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
言我父至矣通夜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迎客聞
之謂公近矣陳兵出迎會候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
督嗟嘆良久具狀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
光祿大夫遷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
轉吏部尚書知選舉屬請不行大收草澤睿宗屢下
詔褒美後黜毀大寇邊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
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祿

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舊元帥會太平公主
竇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
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竇懷貞等宮
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
承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于樓下公
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
政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安危
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
國伯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

有此大功以發青春可謂寡恩

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宸扆疇咨廟堂悉致堯舜以其晉樂朕徃在儲闈洎登寶位毎覩其伏義感激願制匈邪立誠懷慨寄陳弘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梟獍興謀干戈作釁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資于爲弼終則寧朕問安可謂格于皇天貫于白日元惡既剪庶物惟新昌言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四百戶物一千段子五品官壽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徵兵衆閱武驪山兵一百萬號

三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大變因畧行禮上大怒引坐纛下斬徵令張說犯鱗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護大功宜拾軍法流新州未至屬開元元年冊尊號赦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項因閱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收后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氣爲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橫遣意磊落作尉巴蜀不修名檢及登朝受任屢使遐方霜明烈心玉立貞節言行忠正居取儉約身體雜於皇王致君期於堯舜公務之暇手不擇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前後上事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草不以語人故朝廷莫知也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弘亮過之矣傳於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廐每朝迴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不問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韋安石趙彥昭韋嗣立薛稷張說等爲忘言之友事文母孝聞父受授濟州判史後以爲相參酌辭職授衛昔光祿大夫濟州刺史致仕公歿後二親猶在自我

[illegible]令告臣有二親者唯公而已

故朔方河中晉絳邠寧慶等州兵馬副元帥河
中絳邠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從
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
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咸寧郡王贈太師忠
武渾公神道碑銘　張說

天地所合。以生萬物。其成歲功也。則有肅殺震曜之
助焉。君臣保乂。以德自志。其講武功也。則有經綸翼
戴之輔焉。龍蛇起陸。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
斯太師所以宣力四代。僭誅七德。炳煥威靈。勁身灌

行。建征風行。乃緝熙于光明。故弭戈湫旂。以嚴師律。
黃流玄袞。以正台耀。湛露彤弓。以覺報宴。紱冕追命。
以榮恤禮。蕃錫始終。如公之功。公諱瑊。字共。其先夏
姒之後。為淳維。漢劉之代。為渾耶。或強以為國。或分
以保姓。貞觀中。開置州壤。就加官師。曾祖元慶。皇豹
韜衛將軍。靈丘縣開國伯。祖大壽。皇太子僕。贈尚書
左僕射。考釋之。皇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兼御史中
丞。寧朔郡王。贈司空。惟靈丘紹先公之職。居次卿之
重。僕射以積厚充家。寧朔以偉才雄邊。貴仕崇勳。乃

列茅社。流光追遠。是加寵印。回復介祉。關先元臣。功
昭于前人。德合于太君。建中癸亥。翠華西狩。公以大
司馬艱貞翼從。部勒戎車。撝摩鼓鐵。勠勞行內。為上
心膂。登壇授律。誓命交感。如漢拜淮陰侯故事。而又
加焉。乃進左揆。遂參大政。總賦輿而為之師長。恢王
略而以之北伐。兇黨盡銳。壁于武亭。公以事鉅師老。
則傷威重。正合奇勝。在於疾力。奮寡擊衆。鼓行無前。
殲夷潰弱。如建瓴水。中堅席勝。又覆於咸陽。長轂啓
行。既闢于延秋。會西平王以專諸侯之師。清宮獻捷。

公乃抑其賈勇。須彼成功。望士心之處伐。息兵火之
氣醆。然後窮追斬級。蕩孽以平。備法從於清蹕。捧太
明於黃道。告類薦功。登拜上台。撫封尹正。復與虜確。
時北平王出大鹵。收絳臺。而公已總成師。下左輔。於
捉緝忠力。揚奇鋒。復離宮。拔堅壘。衡陣壓境。傳于蒲
津。金鼓之聲氣相合。山河之表裏皆復。渠魁授首。帥
師協敉。安流以濟。方軌而前。士不離傷。工不易肆。二
寇正刑。四方臧稣。論道正律。乃平水土。秉旗靖人。以
修班制。休嘉貴于草木。利澤逮于鰥寡。言為軍志。動

爲吏師貞元景子政成一紀進掌邦教遂居右弼十
五年冬寢疾十二月辛未薨于理所享年六十四皇
上悼歎不視朝五日冊贈太師賻襚弔祠有司備物
大僚襄事明年二月甲申葬我太師于萬年縣洪固
原太常跡其功德奏謚曰忠武禮也初公年十一以
將門子仕于邊部未弱冠五遷至左驍衛將軍始從
朔方之師戰黑山次從隴右之師摧石堡又嘗西出
臨洮奪昆夷之善地而爲之壁壘北絶太漠破獫狁
之堅甲而焚其廬帳又從汾陽王臨淮王討反虜于

山東南攻贊皇北取眞定射其特將李立節貫于左
肩斃之又五遷至太常卿皆以功次其間開地于河
曲以靜九蕃宣威于陜西乃定三川凡王師之所以
戡獲都邑元老之所以發揚蹈厲公必居其先偏而
當其勍劇故以御史中丞爲靈州左司馬以御史大
夫爲邠州刺史以工部尚書爲單于大都護專征上
郡楡林之地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又以戶部尚書
奉胥王出車之重自時厥後投艱感慨能納太忠以
恤大事理蒲十六年再陟公台以司空兼侍中以司
徒兼中書令大凡歷官二十八次眞食千八百室居
節制者五副元帥者四材力絶人始封樓煩方內洽
平乃進咸寧凡汾陽王九伐之動公皆左右四履之
地公皆踐歷僴冊師禮法謚尊名公皆如之所不至
者壽而已矣惟公厚性寬中智謀深靜秉義類以賦
明命植端誠以糾王慝講功述職遠意長利執德之
柄蹈禮之輿致其用以格天啓其心以沃聖協建皇
極爲宗工元寵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考父之恭
范宣之讓驃衛之功略黃韓之教化又嘗慕太史公

自叙著作行紀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備有子五
人曰殿中少監鍊太子中允鎬太子司議郎鉅櫟陽
尉鋼雲陽尉鐵著位于兩宮以奉朝請試吏于縣內
以修事任食德而不稟訓而忠皆以純孝致其哀敬
令弟輔國大將軍右領軍衛將軍武當郡王瑊與諸
孫等推烝彝景鍾之義因識表以聞有詔詞臣刻石
傳信乃採其贊書侯表作神道銘銘曰
北載斗極陰方尙武玄金朱轓錫命都府太師間代
感會雲雨四征庇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章則能肆勤

阜行潰入。致果忘身。弱冠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動。援抱兩河。轉戰三秦。靈朔邠郊。所居必閒。出鎮蕃衛。入司徼循。時丁阨難。節冠群倫。道誅㜸結。狂憸官闈。西平鞠旅。公亦援鉞。既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公。時惟不伐。祲沴乖方。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晉命長春。允成厥功。開壁勞軍。靡有不公。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撥有翼。乃敷仁澤。乃伸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奨是陟。禨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薄悽惻。大隧解原。

終南之北。萬邦作憲。水代是式。追琢馨香。與唐無極。

公由自族。爲唐宗臣。奉天之役。懷光未至。西平孤援。微公首遏逆氛。則天下事未可知矣。美其巨績。會錄斯文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冠軍大將軍郭知運神道碑　張說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懸如敵國。麾幢指塞。自比長城。得之於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晉昌人也。本乎文武之裕。是爲號叔。號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

尊隗以築宮。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于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玄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天水。郭氏又爲郡之右族。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之猶子散騎常侍芝。其有名迹。見於魏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率。時人號曰三儒。四海名齊。天下謂之八顧。光祿派分於馮翊。廷尉世茂於潁川。孝則天錫釜金。忠則帝彰冕服。仁則猛獸不害。信則童兒不欺。豈但介休見有道之碑。略陽聞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軍上柱國。祖才。朝議

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贈伊州刺史、積鹵之地。戎馬生郊。業戰鬭而弘勳。任州縣而爲達。啓莫京之蹤。福不在於其身。積無窮之善慶必流於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膺家之禎。爲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猿臂虎口。虬鬚鶚睇。射穿九札。劒敵萬人。子卿路逢。遙識將軍之相。唐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秦州三度府左果毅。以敗狄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府折衝。兼右金吾郎將、瀚海軍副使。尋改朝散大夫伊

州長史、伊吾副使。以軍累破虜。即授其州刺史。進當軍經略使。朝廷以永惟前除。且有後命。遷左金吾中郎將。仍舊爲州軍使。黠戛之寇北庭也。公奔命解圍。軍聲大振。加雲麾將軍右府衛將軍。封介休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戶。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埛牧。公兵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牧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筭。朝議多之。授左羽林將軍持節隴西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寄分閫。

於是料敵無備。間其師老。潛軍一舉。大俘九曲。鎖甲文劒。焚馬犂牛。既獻戎捷。遂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改封太原郡開國公。加前食邑三千戶。執憲總軍。典屬乘障。增爵益邑。過厚恩深。俄而六州群胡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兵。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旋軍臨洮。遘茲虐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薨於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遐鎮。血面摧心。

悲慘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閔焉。詔贈京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張景佚備物護塋。遵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沉謀可以掩蓄蔡。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措粕韜鈐。獨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用武。烜赫如風濤。震蕩如雷雨。戰必勝。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嘆。孝文之得魏尚。房不足愛。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事。前後賜錦衣寶帶。文馬素女。嫺其盆門長鳴在厩。感知己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

銘詞雄亮

顧則九羌鬱皷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感聖君之玄鑒下劾武臣之素飾其意也如此夫爲人子立廟致敬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爲人臣妖羅桀傷以勞定國不亦忠乎若然者歸義方於先人揚令名於後代可也嗣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借紫服金章隴右經略副大使英奇朝散大夫前尚輦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京兆府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行右曹參軍等咸善居喪而過哀載從王事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形兄弟

竝參戎律知本不忘遠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創其宅兆以十年七月葵我太原公夫人敦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爲其碑誌介士送葬郎封征虜之墳畢于入朝嘗祭度逾之墓銘曰

洮洮將軍雄略冠群平西征北震戎懾狄亭障臥鼓
屯田餞軍仗絫白刃致彼青雲郭侯讓喜既多受祉
玄牡黼衣清廟廟祀尚食命奏炮鷺鱠鯉既來不庭
有嚴天子流沙傳望羽林飛騎河曲迴兵臨洮舊防
手握金節魂沉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詔鑒禮崇
樹碑思豐生爲神將死爲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
祁連之墓長旌武功

龍虎之文鵬鶚之氣山河之度可謂兼之

右羽林將軍王公神道碑　張説

維大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庚申右羽林大將軍持節河西隴右兩道節度營田九姓轉運十副大使兼赤水大使專知節度事攝御史中丞判涼州都督上柱國晉昌公薨於翠苑亭故也夫事君効命之謂忠殺敵禁亂之謂勇千里襲月之謂氣逐日拔山之謂力有一於此名猶蓋代矧兼其四人何間焉是皆昌所以猎落將星崢嶸山嶽者也公諱君㚟字威明瓜州常樂人也父壽因公建績致位九卿臨難

守死褒贈特進審褒爵之倚伏達家史之得休老而益壯殺而名位者矣公威聲發於雷泉武義標於㟴嶺小頭鈚上猿臂虬髯龍驤推百勝之鋒虵矛得萬人之敵拔自行軍果有呂蒙之才拜於壇場不爽韓信之用始仕鎮戍歷班外府及郎將中郎至軍副率雖驟移官守而恒在壇場郭知運推轂河源握符隴外公未登一命事主將之旌麾不出十年代總戎之節鉞慷慨之士以為美談於是自驍衛將軍遷羽林大將軍既督隴右兼統河西絡塞垣之千里佩節制之兩印大田多稼而屯廩百億蒐乘藉馬而鐵騎數萬乃蹈赤山焚罰蘇獵青鳥驅犂牛喑嗚則七戎避勇烜赫則千里震動亭候恃其長城廟堂賴其神將月獻戎捷歲行軍賞王侯無種屠狗起於將軍戰伐有功爛羊超於都尉前後翻飛蘇下斬躍行間跨軍曲郡腰金冠玉者數十百人矣每至入朝奏謁升殿論邊山川險易立成於聚米攻守方略一決於前籌遂詔鎧兵先令於漢光之台親書從事暗同於魏武之心故得延登上殿風雲躍其氣色恩華下逮日月

借其光輝當斯時也躊躇接袂三垂可以氣壓百蠻可以力制即叙者先生之常談和親者豎儒之怯詐安足為神武非常之主道哉誓請先收大戎次擊獯鬻盡區域於西海開郡縣於北荒燀皇靈於天外圖壯節於雲閣其事如果曠古未儔惟君知臣俾斯言之可復何神與善負厥志而無成是年秋八月吐蕃犯邊瓜州失守盗憎吳將執致其親公以為背父立威非孝也頓兵縱敵非忠也大義過而忘家方寸亂而供國其定計也成列而出討賊遊侮而退殺身忠

在孝先將之道也公馳馹要謀而廻紇内叛以八九之從人當數百之强奮然猶虓噉擊射殺傷略半亭孤兵盡流矢橫及所謂仆而餘威折而不撓矣嗟乎當膽之憤㚒結噉卄之怨莫讐天子聞之黯然興歎人言以命許國大豈忘其言哉苟效必死之忠焉問不虞之過至矣盖聖主推恕心於天下懸大信於後人愛欲其生懲齊侯再克之喜懲傷其殺把秦伯猶用之誠婉獨見之端奇常情所逮謀臣飲恩於望表猛將感德於事外然後任人之固衆可知也乃下詔

追贈特進荆州大都督䄅命寵安加常二等死事之禮也公之伉儷曰武威郡夫人夏氏韓母箎城之智孟光衆白之才拔棘解圍三軍慑其健婦崩城慟哭四海傷其孝妻此又間代之一奇一家之兩絕者也嗣子尚衣奉御承棨夭獎賜蘭巠祥名露襲形於僑梲哀戚過於纕麻寘訓帷堂克持閫戶特恭恩㡳妝其二蔭餚柩玉関歸魂上國以十四年十月詔葬於萬年縣見子之原鹵簿齊列方相雙引京尹護喪史官頒石千乘送藝相驃騎之威儀十里別塋識龍驤之丘墓銘曰

合衆在仁正兵維義將爲天目國命所寄曲乃老師輕賓見戲安我封略才難不易赳赳將軍雄猛絕群超騰白地鬱翥青雲剏盛勇爵將稱戰勲衆考飛舉帝曰予聞予聞伊何甲兵繕㪯屯積萬庾馬量百谷甘心犬戎指掌獯鬻大軍當䟦羣于可掬壯計先違王師未潰城孤塞寇及高堂前忠後孝拒敵而亡外侮方復内變難以充日將戰呼天不假岑彭詐客張飛帳下流矢何人交鋖去馬蒼黃反復哀哉命也

美矣始終能歸北陽東都門外南登路傍高墳纍纍列樹行行父子同兆何殊故鄉詔刻金石義形意氣隱善必書殤魂不諱事棄忠在生輕節貴嗟爾明靈銜恩永慰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

說，偕封禪疏，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東封還，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封之泰山，以參成功，又書作西嶽碑銘。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變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肇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礫堅而雄，泉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誠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群后，爰自夏氏，迄於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祀，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肇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隆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祝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亦由焉。予小人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蓐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肸蠁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醑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步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徙覬，朕學幾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死，焉羨置集靈之功，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舉者哉？於戲！維嶽配天，上溯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諸神人，嶽聽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於嵩。語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岑，雲拂石牀，霓裳可披；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廻刻石，梗槩銘山。萬姓聯予，言可復也。銘曰：

巍巍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峰峻削，[illegible]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

陰陽孕育，精氣排徊，儲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扼，石室仙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作遊，風雲忽聚。高標嫐日，牛壁來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于治匿，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鄴公園池餞韋侍郎神都留守叙　張說

夫良才出乎休運，大任歸乎令德。四海既安，乃注意於賢相；兩都分正，實具瞻於師尹。鸞臺侍郎兼左庶子韋公，國之楨幹，人之表儀。矜嚴有叔子之容，持重得楊公之望。門連纂省，當朝稱累代之名；管綜諸闈，帖職盡一時之美。頃以五星東聚，八月西巡，武王既入於鎬京，君陳常往於洛邑。者中日晷之盈縮，均天宇之會同。清廟明堂，政理之本也；敖倉武庫，兵食之原也。機務所總，半天下之軍國；聽訟庭繁，連海隅之

郡縣。恩有客而處遠，事有疎而授親。腹心遐寄，惟賢是屬。歲臨單閼，月在長嬴。同蕭何之居守，當陰識之留鎮。北闕拜辭，西堂安餞。大君垂藻，承月露之光榮；元良賜服，被星海之耀潤。既事以周列之好，載壺酒而送行。鄴公以彌甥之禮，掃郊園而留別。此地有離洲別嶼，竹館荷亭，山沼環合而連注，叢山相望而間起。幽隱長寂，蕭條遠風。道終南之雲氣，下昆明之水鳥。爾其駐馬青林，進碧岸，清管四發，坐客增悲；高臺一望，游人忘返。韋公方祗率嘉命，保釐成周。樹之

風聲流我王澤然而降觴不樂肯路進遲瑣闈夕拜戀未央之宮闕錦服晝遊懷杜林之桑梓舊城日下高蓋雲飛天子賦詩已被龍行之史群公盛集須傳南宿之文凡若干首合成一卷陸生何幸暫游朝宰之間商也悲然輕述國風之序云爾

上宗廟加籩豆議

崔沔

崔沔字善沖京兆長安人玄宗時掌銓歷秘書監太子賓客太常議加宗廟籩豆至十二沔上此議詔中書門下系我於是宗廟籩豆生各六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蘗汙樽抔飲則有玄酒之貢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登禮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爓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

也若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時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國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爲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

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服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俗之名近於侈矣晉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今式據文而行

加稱情而往則無貴乎禮矣

上宗廟加籩豆議　張均

特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崔沔張均合

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代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其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當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矣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泂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與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永式恐未可憑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

獻以嘗止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
曰郊禘不過蠒栗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
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皆可
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
褻瀆毀昆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
在宗廟敢違舊制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中宗時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蕭至忠等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意尚不一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眾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

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

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訪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

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袠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

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後世作史愈難者一曰詔令無文彩二曰奏疏都俚下改之則失實仍之則敗觀故愈趨而愈下也

衣冠乘馬議

劉子玄

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皆著衣冠乘馬子玄上議

議曰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騑服魏晉已降迄於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

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襪而升鐙跣以乘鞍非惟不施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

出入兩苑
博辨精能

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翼如襜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騁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倘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駐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氏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疏而兵士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

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安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秩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抑揚今屬殿下親從齒冑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謹議

上封事書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俾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俄遷左補闕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昧死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愚見茲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亦由然矣臣聞乖

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爲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于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

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類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蓋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宜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迭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

子產曰各務其私以成其欲私同人臣所不免而亦非在上者所能禁也故莫若因其私而幾用之彼得其私而公亦不廢矣

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于此人情進取豈忘于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士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理之本

今之立法考選未害不如此而無如真偽之相雜也

條章既煩款不得不在胥徒矣
案牘愈精姦偽愈積

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遂亦用息

心以故奸宄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于上古而事務日倍于前誠為不正其本而設巧于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其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

謂資配職反得無敗所以人樂為之

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貫于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且令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

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前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放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行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在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入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淪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混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

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反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將議無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撓。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

利不出於清修，所得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輒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理人之見，終始之微矣。今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務審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筭，振此頹風，使官修其人，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

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彷有所望，伏願少留宸覧，稍覧懇誠，必無可施行，弃之非晩，臣不勝塵露裨補之至。

合魏玄同表觀之，則銓政十得八九矣。此是救弊不爲紛更，當此聖明之時，有賢宰相建立其說，未有不可行者。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嶠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武后時爲鳳閣舍人時初置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疏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三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

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己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

張公墓誌銘　　張九齡

大唐有天下一百一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悼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蓋師傅之舊恩禮有加也詔莅先遠葬事有日又特賜御詞表章琬琰公義有忘身之勇忠爲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作捍之勳皆已昭昭於天文雖日月爭光可矣公諱

説字道濟范陽方城人晉司空壯武公之裔孫周通儒學士諱弋府君之曾孫贈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贈邢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騭府君之季子自土世積慶及公而祥發神明所祐道德爲樞生以寧濟幼而聰悟鷹揚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絶雲霓之望矣初天后稱制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入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榮與僧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憸戒于外爲周作藩所平除者唯幽并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以來朝佐莫比聖賢之運有會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無餘地馨香之發散聞自久宜其翊載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聲出於咸一此固與版築嶸起屠釣作合之類亦云異也公志玄遠而性高亮未嘗自異會節乃有立何所不可體道以爲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於大雅其於經理世務雖以軍國央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

輻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缺文必補墜禮咸甄與經籍爲笙簧於朝廷爲粉澤固不可詳而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矣時多吏議摘落文人肅引雕蟲沮我勝氣丘明有耻子雲不爲乃未知宗臣所作王霸盡在及公大周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爲木鐸矣斯文豈喪而今也則亡嗚呼充生以輔時而臣道不究致用以利物而人將安仰上撫床以念往下輟相而哀至復見之於公焉大常議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

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祔焉夫人故尚書右丞相武靈公懷景之女也動為柔範皆可師訓及公之貴運姻帝室雖處榮盛若非在巳內執謙下外睦親疎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開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于東都康俗里私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垍駙馬都尉衛尉卿季曰椒符寶郎泣血在疚皆我之有後也嗚呼玄堂永閟何事春秋幽篆斯在亦云不朽而已銘曰

天有寄命滋液百實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

我德孔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言而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塋於茲後之與歸惟我大師

賛楊有體雅而不諛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勅吐蕃贊普書第二　張九齡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獲元禮征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令大和况于彼蕃復是親姻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是復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巂州將兵抄掠兼有該誘巂州之外

尚隔諸蠻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于我何爲遙信虛詞且西南群蠻別是一物既不定于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十數（集作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纔言往者此蠻背恩侵我邊鄙昆明即巂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勞修築而云除部是何道理自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緣邊諸處或地勢自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豈不解廣求更

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入蕃山築城置鎮皆如漢界何曾以此爲言而彼即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也[illegible][illegible]已熱贊普及平章事部落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高危警起足爲雄關生色

虎牢關銘 并序

賈至

賈至字幼鄰擢明經第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撰冊寶應初遷尚書左丞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曆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卒贈尚書諡曰文

天地定位三一作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扼一作振之以五嶽維嵩峙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咽喉九州闔闢中夏贊經綸之攻拒。郤攙搶之陵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膽從力爭義散約解。時則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坐清三齊強楚踟躕而不進。及大隋氏失馭中原版蕩封豕薦食龍戰玄黃時

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醜夏偽鄭祖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干祀正閏更王而政和人民。一作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于前載我唐光于兹日。其創業之主戡難定功咸在斯地。意者天關一作開險固爲霸王之器乎。聖作功業知窅冥之意乎。不然何玄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志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輔。乃知英雄者不獨恃險而顛沛者在于凉德歟。天寶七載一作歲至自宋都西經洛陽。歇鞍登兹懷古欽

望（望一作覽）山河之壯麗，想成靈而咫尺，慨然有懷，敢獻銘頌（一作曰）。

邈矣惟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壓坼封泉。寶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离旁。昏恃以滅，聖憑而王。峥嵘谿呀，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戡泰統周。勍敵相及，此焉淹留。終夷海岳，遂割（一作復）鴻溝。乘禦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黎人難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傳，雲旗容與。擒夏昆鄭，在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

虎牙，西縵茲祇，聖肅然。惻亡悽其，虢叔反道，復隍。帶[illegible]（一作[illegible]）項氏烹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illegible]不在德，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怛怩。逆失順獲。今日刻中，鑿勒銘鹿，聲猜來。

崤峙嶮峽
如望天關

古函谷關銘序

獨孤及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于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爲之城池。天作崤函，俾屛京室。崇山迴合，連岡叢倚，長河盤鰕，萬里來東，由谷崟藏，谷扼漢關，屈起重險，爲秦東門，截函夏於關域，鎮天府於戶牖，外扼八州之咽喉，設百二形焉，內擁六合之奧區，故衛王出焉。當其中（集作[illegible]）原鹿駭，戰國蝟起，蘇氏連從，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北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逝，振策而二周飛

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國。洎（集作及）江逐秦璧，天祚漢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穢降王，聚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集作於）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與若詢事國諜，聆風仙籙，則眞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于舊宅，傳寶闢于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羡闡國如此其成耶？其太（五字集本文粹作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齊國，襟帶如故，世道不留。泰餘空山，漢遺（集作爲）茂草。恐復舟失於壑，岸化爲谷，萬載之後，

采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

古文國瑋集　卷之六　　唐文卷六

溧陽瀨水貞義女廟碑　李白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玄宗時詔供奉翰林帝愛其才數宴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自浮游四方無所定處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

皇帝棄有六聖。再造八極。鏡清集本文粹作照寰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太二本無太字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文粹有史傳二字名節尤章。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冥文粹作名古遠。琬琰不刻。遂前修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

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兆移天下人五字文粹作不移其志清英絜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漂擊文粹作激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于尚斬于二本作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于人。何其深哉。子胥始來二本作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于二本作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金二本作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仇。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于孝道。聶姊殞肆。槩動千天

倫胥姑棄子以邽三軍之衆漂毋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于此彼或易耳（二本作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郢郢吳師鞭尸于楚國申胥泣血于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于古今雪大憤于天地徵此女之力雖云爲之士亦焉能咆哮烜（二本作垣）赫施于後世耶望其溺所愴然低回而不能去毎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像如在精魂可悲備昔（集作惜昔）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

縣尉廣平宋陟南郡陳然丹陽李濟（二本此句在上）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緝熙英猷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詞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毋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擊漂清源碧流素手縈波（二本作彼）瀑浸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于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尸還吳雪恥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請勿近突厥疏　呂　向

玄宗東巡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酋長入仗因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

臣聞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特武義臨之文德來之既摺威靈又沐聲教以力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泰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

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逞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無得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于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胸豁達于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冐清塵縱能殪玄方墟幽土單于爲醢穹廬爲汚何塞過責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知分限行不失常帝于得所以謂廻兩曜之鑒袪九宇之憂孰不幸甚

文章爾雅頗有諫獵之風

肅宗在東宮時大有令聞

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李白

臣某言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社稷無常奉明者守之君臣無定位闇者失之所以父作子述重光疊輝天未絕晉人惟戴唐以功德有厚薄運數有修短功高而福祚長永德薄而政教陵遲三后之姓於今爲庶非一朝也伏惟陛下欽六聖之光訓擁千載之鴻休有國之本群生屬望粤自明兩光岐之陽昔有周太王之興發跡於此天啓有頻豈人事歟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竊號剝亂中原雖平蕩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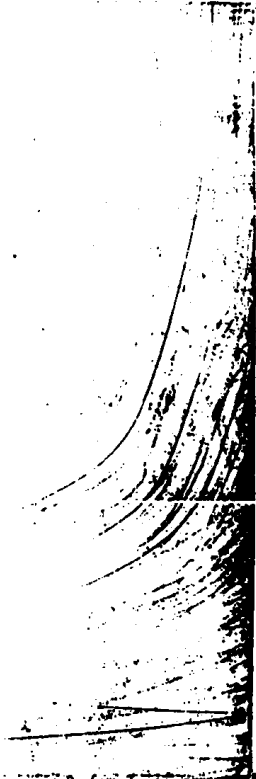
墳伊洛不足以掩宮城之骸骨決洪河灑秦雍不足以蕩犬羊之羶膻毒浸區宇憤盈穹旻此乃猛士奮劍之秋謀臣運籌之日夫不拯橫流何以彰聖德不斬巨猾無以興神功十亂佐周而克昌四凶及虞而乃去去元兇者非陛下而誰且道有興廢代有中季漢當三七莽亦爲災赤伏再起丕業終光非陛下至神至聖安能勃然中興乎以臣料人事得失敢獻疑於陛下臣猶望愚夫千慮或與一得何者賊臣楊國忠蔽塞天聰帝割黎庶女弟席寵傾國弄權九土泉

不敢必言也

不全四六文情特上

貨盡歸其室怨氣上激水旱薦臻重羅暴亂百姓力屈郎欲平殄蠻賊恐難應期且圖萬全之計以成一舉之策今自河以北爲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壘大盜蠶食割爲洪溝宇宙峴屼昭然可睹臣伏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盤虎踞開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圖霸跡隱軫由存咽喉控帶縈錯如繡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臣又聞湯及盤庚五遷其邑典謨訓誥不以爲非衛文徙居楚丘風人流詠伏惟陛下因萬人之蕩析乘六合之

譸張去扶風萬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苟利於物斷在宸衷況齒革羽毛之所生楩柟豫章之所出元龜大貝充牣其中銀坑鐵冶連綿相屬剝銅陵爲金穴煑海水爲鹽山以征則兵強以守則國富橫制八極克復兩京俗盡來蘇之歎人多徯后之望陛下西以峨嵋爲壁壘東以滄海爲溝池守海陵之倉廩一洲之苑雖上林五柞復何加焉上皇居天帝運昌之都儲精眞一之境有虞則北斷劍閣南窮瞿塘蚩尤共工五兵莫向二聖高枕人何憂哉

飛章問安往復巴峽朝發白帝暮宿江陵首尾相應
率然之舉不勝屏營瞻雲望日之至謹先奉表陳情
以聞
是時帝在靈武宋公作鎮南國其勢不能奔問官
守即修石頭以備巡幸亦禮也太白以永王之事
被汙特深然此表足以昭雪矣

伯樂川記 孫逖

孫逖博州武水人玄宗時拜考功員外郎父八十餘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開元間蘇頲許景先等及逖典詔誥為代言最而逖尤精密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俊一作德、以元凱之忠肅兼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埸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公一作以以駕四牡鏘八鑾旆旌悠悠車轞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已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僻轅門于大荒漁陽精統太原材力

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豈尤衂其五兵若敖慼其六卒洸洸乎信可以懾穹廬而震高闕也于是地主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醲酒有藇胥樂周于卒乘屬厭及于輿臺慈惠之德于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舍之則候一作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

獻方賂而入覲于王議工徒而東爲此會爰究爰度匪遊匪追蓐食無弃舍之勤于勚左傳作于楓于胡旦切釋文諫通用爲一夕之衛不慾志一作于素返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于人賦于事以爲節用者國之善政于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于是乎致秋集以哀其旅足食者人之所直于是乎省屯兵以仗其力近利者奸之所生于是乎禁御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騎出于長城灌火通于大漠畫田定賦講射訓

驕嚐信義爲國寶修德刑爲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邀鄙不聳襲黄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郤縠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云比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蘭蓀蕙蘭一作周諸侯以異姓爲後晉大夫以同官爲晉人强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穆厥美于一無此字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文如平原曠野川谷坦夷而郊圻繡錯雍雍雅步于壇場壇壝之間此盛世之規模也

奏猫鼠議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玄宗時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與宰相常袞爭議不中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部示袞袞率群臣賀祐甫獨言可弔不可賀

右今月日中使某宣進止、以籠盛猫鼠示百寮、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典記。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視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麏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家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猫受人畜養、棄職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此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薦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此恐須申命憲司、察視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為害、臣忝樞近職司、聰明不撓狂愚。輒獻公議。謹議、

以小物而作大文比于張說進鬭爭表更為嚴整矣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天寶末爲監察御史時謂華文不及蕭穎士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雜故書中閒穎士今讀可之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服

浩浩兮（一作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憯（一作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一作鋌）亡群。亭長告予曰。此古戰場也。嘗（一作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悼（一本作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一本作牧）。氷河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一作臆腷）誰愬。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代（一作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于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一作譏）。期門受戰。野豎旄（一作旗）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一作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伏（一作休）巢。馬亦（一作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耐（一作常）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

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踣港水（一作填屍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乎（一作哉）。鼓衰兮力竭（一作盡）。矢盡（一作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鬬（一作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怨（一作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玁（一作儉）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民（一作人）。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人（一作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一作如）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一作娟娟）心目。寤（一作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爲之愁（一作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魂靈（一作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

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二孝贊序

李華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沒奉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塚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垢積首草生無間毋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烟四絕虎豹與鄰擁墳催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攣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既不忍殁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匿父喪起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無報九州之衆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為之歌詠而況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屬河凌絕渡願言不果憑軾隔川寄聲二孝同為贊一章敢旌善

人以附悖史。

作至性之文須悲動感激盡其情致乃足諷味一淚備語便欲吐弃故此贊為寂佳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恭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從之禮非酬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適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涸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于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亦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偶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收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

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予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因有羿奪。内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鬬爭、内外黙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黙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脩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虚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歴産隷夷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曲家諸呂吳楚之强、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

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與四夷多難、復予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埋、唯康王垂拱。囹圄虚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宮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軍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覘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强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

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説、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緦、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差失毫釐、有人之説。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襃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筴之信、而陳佞何、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

常言無聊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内之廣、兆民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路五常、亭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顔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illegible]是爲政者得捨以爲惑乎、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李翰華之宗子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媢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肅宗乃悟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輤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構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

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炅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之郤賊乃撓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扼其要）（路故不嫌于退軍）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强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啖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羣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聰覽焉

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

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宥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爲國之體錄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讐朝廷衣冠沭恩累代大臣將相從（相形而論則功罪較若白黑矣）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

巡之所全者睢陽一部之人也而所保江淮萬里之人也

勢患凌逆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鄗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

當○猶○如○許○與○。賀○蘭○進○明○何○無一言罪之而苟求於巡耶

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擊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與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

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厲遊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魂猶思效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志過旌善垂誡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

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於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與[illegible]丘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請罷東川度以一劍南疏　高適

高適渤海蓚人肅宗以適論永王事稱旨讓御史大夫揚州都督李林甫惡而出之于蜀遷彭州上此疏論戍事

劍南自玄宗還京後于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弊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曰劍南雖名東西兩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于南蠻也茂州而西徑羌中至平戎數城界于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兹取給于劍南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為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可得而參也而嘉陵比為夷獠所陷今雖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已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貨易于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稅賦者成都彭澤漢州又以四州殘弊當他十州之重役其于終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懼于罪譴或責之于鄰保或責之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理不可得比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

雜居其升合斗儲皆求于蜀人矣且田土疆界蓋亦有涯賦稅差科乃無涯矣為蜀人之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于蜀人不過平戎以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于險絕之末運糧于束馬之路坐甲于無人之鄉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國家言之不足以廣土宇奈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困于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已戎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不可收當宜却停東川併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仰于成都彭漢蜀四川哉慮乘聖朝先盪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儻蜀人復擾豈不陛下之憂昔公孫弘願罷西南夷臨海專事朔方賈捐之請弃珠崖以寧中土讜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庶免懸念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裨萬一下宰相廷議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劍南節度終始處置

并兩川為一道以省非力其言是也但以川路深險守之者或非純臣合之則力强分之則勢弱當

時分道之意或出于此則不可盡非也

河西節度使廳記

楊炎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
肅宗時與常袞同知制誥

皇帝肇建節制之任位以上將主四方之兵濟河而西五侯四將十有六縣大海磅礴乎終始山河廻流其左右旄頭虎力之勁劒伏穹廬之長煌煌乎長轂千乘横合萬里皆主乎是邦故秦巳上為戎都漢巳下為巨防有城府襟帶焉有良將大勳焉有五都汚雜焉其風悍其國險鮮車龍服嶭然相蕩非古之戰守曷以成其業而樹其風者哉昔在武德之初上用

雄武大才則我隴西李王肅明乎神化大冢宰宇文公騎馬喬公出將我前軍中興之後循吏繼作則館陶侯郭公鵕鳩氏司馬公相國華公蕭公庶績交修以被昇平之化當今王室多故雲海沸騰則僕射哥舒公以縱横之奇判總軍國其意者將復用雄武大才乎君子曰武德之官神以略其化咸疑衍中興之政儉以行其俗阜當今之理動以闔其人安宜乎盡天下之才隨質文之變以永來爵太康乎斯時

河西重鎮哥舒名將文之卓犖斷是人地矣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答蘇端駁議

梁 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敘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此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粹之質協時中之德秀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利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

為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詳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數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恭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之亂患自掇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餘公膺大任任職月

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寂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三尹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詔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列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

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摘釁之說非正議也且聖無

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匪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因執通詔廷涸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若曰有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德然後蓋棺聞于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爲定制乎請上於典禮近考故　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以繩之方正而論議猶費詞如此可見當時盛典之不濫

河嶽英靈集叙　唐　殷璠

叙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後相効著述者十餘家咸自稱盡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至於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輒贊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當無詭隨其有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衆口銷鑠爲知音所痛夫文有神情體雅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價終存然

挈鉼膚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詞句質素耻相師範於是攻乎異端妄爲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艷雖滿篋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聲律風骨始備矣寔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僞從眞使海內詞人翕然遵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璠雖不佞竊嘗好事常願删略群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粤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嶽英靈也此集即以河嶽

英靈為稱詩一百七十首分為上下卷起甲寅終乙酉論次于序以品藻各冠于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歷衆貴終無取焉

殷璠詩評極佳故其所序亦殊了了

重議呂諲　獨孤及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帝不宜為太祖宜據理條上諡呂諲等無浮美無隱惡得褒貶之正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群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于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荊門之政為仁由己略見于事其恩惠被于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有司之職也其闕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

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溫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謙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諡于尚書省而考行定諡則有司存廷評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諡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諡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

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
謚曰文以與缺之恪德臨事縮命之忠于其國隨會
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
而益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
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
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旋及戰國之
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
將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于是
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

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
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
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
言褊則失其審正爾貞以道其忿狹非一言所能名
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之也
若跡無殊途事靖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
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
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
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

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
字少稱尙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
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
周威烈王靜鎮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
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
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
度但恐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
謚未知出何品式謹具謹當以爲按據若忠者臣事
君之常道苟靖恭于位詐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

不以爲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
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
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
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
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謚之從
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
矣亦猶隨會寗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
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
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放之鑒

甚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懸德死之日益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啻微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議略古今皆有義據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七

唐文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與元載書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領度支等使御史大夫河南江淮等轉運租庸使時新承兵弊晏以轉運爲己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至江淮以書遺元載

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底柱硤石少蘇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分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荅所知驅馬陜郊見三門渠津遺跡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涉用黃河其水處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强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于茲請命相公匡戴明王爲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

也使僕涮洗瑕纖率皆悉懦當憑經義請護河堤宜
物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
京人為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
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
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
飢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
以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
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
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

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
莫不率俾今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
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
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
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烟爨蕭條悽
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輹棧車輓漕亦不易
求今于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
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
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候
沴氾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掏拓澤滅水岸石崩
役夫需于沙清吏旋于濟千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
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
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橐夾河為藪豺狼
問閣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
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九候賤卒儀
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
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
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

來事缺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
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插而先往
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
誠未尅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

晏恐道途梗塞輓漕多阻故先為此言亦所以布
腹心于元也

自陳疏　　郭子儀

子儀華州鄭縣人上元三年用子儀爲朔方河中等州節度進封汾陽王出鎭洛州代宗即位内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功忌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旣謝恩上表送肅宗所賜前後詔勅因自陳訴

内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將以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旣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勅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累蒙國恩猥厠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冊先皇

帝。乃舉兵而南。太蒐于峽陽。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家國。俾副陛下掃兩京之妖祲。陛下雄圖丕斷。再造區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内諧鼎飪。是以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淺。言多抵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貳。皇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防賢路。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折。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水傷骨。跋涉難阻。出没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

曲垂惠奬。念及勤勞。賜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勅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煩聽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朕甚自愧。公勿以爲慮。

表詞哀婉無一毫矜功觖望之意

堅辭太尉疏　郭子儀

代宗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邠州掠并汾諸縣以為己邑乃以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閑内河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

太尉職雄任重。窃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窃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已來。紀綱隳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為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窃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為上相。爵為真王。恭起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壽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仇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即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于此。

喪亂之餘爵輕臣傲故汾陽自抑以存國體所謂非細故也

復辭尚書令表　郭子儀

敕所司令子儀于尚書省視事詔宰相百寮送上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省賜教坊樂子儀不受復上表

臣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為之。一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未垂亮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假私老臣。隳廢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曷敢輕受。況久經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色。清濁不分。爛羊之謠。復聞聖代。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未敢輕議。今元兇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氣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于老臣。化及班列。豈可輕為此塗。以亂國章。國章亂于上。則庶政隳于下。海内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允叙。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昧。識昧古今。志之所切。實在于此。

真識國体

請乘輿還京師　郭子儀

代宗時郭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群臣所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上奏帝泣謂左右曰子儀社稷臣也朕西決矣

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祖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群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阸。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鬬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

文公處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將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

其言直而婉通而明非汾陽深識大體不能爲此

論群臣奏事不應先白宰相疏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代宗時為檢校刑部尚書時宰相元載多引私黨畏群臣論奏乃紿帝曰群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奏

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于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固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為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為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群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事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為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裒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挻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瘡痏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群臣以為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宜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于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為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為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

曾公發國遺識可謂字挾秋霜

大唐中興間氣集序　　高仲武

詩人之所作、本諸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言合典謨、則列于風雅。暨乎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家。推（集作権）其風流正聲、最備。其餘著錄、或未至正焉。何者、英華失於浮游。玉臺陷於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祇（集作止）錄吳人。此由曲學專門。何（集作無）暇兼包衆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對卷而（集作起）長歎也。唐興一百七十載、屬方隅叛換。戎事紛綸。業文之人。述作中廢。粵若肅宗先帝、以殷憂啟聖。反正中興。伏惟皇帝以

出震繼明、保安區宇。國風雅頌、蔚然復興。所謂文明御時、上以化下者也。其不揆菲陋、輒罄謏聞、博訪詞林、採察謠俗。起自至德元年、首終於大曆末年、作者數千、選者二十六人、五言詩一百口十首、七言詩附之、列為兩卷。畧敘品彙人倫、命曰中興間氣集。且夫微言雖絕、大制猶存。詳畧其臧否、尚可擬議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體要。立義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興衰。國風之善否。豈其苟悅權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斯弊。但使體狀（集作格）風雅理

致清新、其觀者易心、聽者竦耳、則朝野通取。集作格載
律兼收、自郎以下、非所附隸、凡百君子、幸詳至公、二字集作於至理矣

不浮不冗体則可觀

請修太學

李觀

李觀其先自趙郡徙洛陽德宗時爲太子校書郎疏請修太學

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于古、中年禍難、寢用非息、洎陛下君人、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不爲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慝、超歲歷紀、賤臣極言、求合要道、其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遂修、與人有棄本之議、群生有將壓之虞、至于博士助教、耕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時、視辟雍如農郊、堂宇頽廢、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寥、攸處貿遷、而陛下不以問、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燄燄至焚、其爲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皐衡宣皇猷、實四三六五之君子、亦無足以問之、然事不爲加理、人不爲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詰問、寘罷之庭、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事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

于無益全身于因循是果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夫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聖德浸延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詭所謂溺之細穿石梗之細斷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聽哲靡察今乃明徵于儒書欽若于權輿繼統于步從恢業于純風而塈海內儁傑靡然隨武于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且太學之興本于有虞達于三王踰至漢魏以降特盛于我太宗文皇重聖邈之無以增窩典于先皇而延于聖朝此乃古帝王懋淳醨亂旃故同敎于民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廢之以存濟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廟而不熠風聲隨而洞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猶且難矣易制之民猶或[illegible]之難矣之民得不重慎乎魯春秋書太廟屋壞傳曰書不敬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嗣無法

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空織婦之机悉農夫之儲豈其惡民而賤物誠為社稷之計也設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在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勸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于人亦難以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敎諸侯之本也未有本之顛而枝葉之存天子之廢而諸侯之興伏惟陛下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闕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敎化行顧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宮于陛下萬之一焉

爾雅之文讀而不厭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柳冕字敬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德宗親郊冕議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其久之以論議動切執政不喜出爲婺州刺史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昨得將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并答江西荊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寵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刪改數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慙、去年又給事相公于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二相不能反之于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于古、愚以爲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道竭矣。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于西漢楊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陵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于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于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枝耳。當時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于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生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眞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于儒墨。賈生之才。廢于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雖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韓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知變其文。即先變

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敎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敎化美敎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論文變處可謂知言

論則天下不應立本紀奏　沈既濟

既濟吳人建中初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立本紀奏議非之事雖不行史氏稱焉

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家邦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妄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爲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誡勸誡之柄存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幾微髣髴雖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況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

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旣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驚啄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亦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横絕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爲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爲子益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爲弱減不爲

僭奪擅中持乎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僭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强有退非德讓令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廹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不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追而不舉則是非襃貶安所準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歷

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常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爲唐書帝紀徽諸禮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製紀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並未爲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負于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況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宮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將紀誰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不可

今朱子綱目亦依此法

況遷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閡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每于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其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其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

位之資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傳列于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云

論史氏允合春秋之法

選擧雜議凡十條　　沈旣濟

德宗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麘餼幹力什器館宇悉有老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旣濟上選擧議

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擧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諸貢擧人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廉使幷聞在朝廷則以特黜陟用玆懲勸足爲致理有司因循不修厥職淺以訛謬使其陵頽今但修舊令擧舊政則人服矣焉用改作荅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聞以文詞擇才試害以帖問求學

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搏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辦用今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擧但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尋常諄諄與駮恐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爲人蔽者或善爲姦濫秘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嘗聞焉若銓不委外任不責成不疏其源以道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受職雖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臨其人無益也非改之不可

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衆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于今何也荅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于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板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寳貢亦不試練其退州縣邑一椽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

三或曰若使外州辟召必是牧守親故或權勢囑託有術以制之不憂其隘

或旁鄰交質多非實才奈其濫何荅曰誠有之也然其濫孰與吏部多請較其優劣且州郡牧守古稱共理政能有美惡之跡法令有殿最之科分憂責成誰敢濫擧設如年多人急法久弊生天綱虧疏容其奸謬擧親擧舊有囑有情十分其人五極其濫猶有一半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無二焉請試言之凡在銓衡唯徵書判至于補授祗按官資善書判者何必吏能美資歷者寧妨貪戾假使官皆盡極四輩皆精此爲吏曹至公之選則補授之際官材匪詳或性善緇

人既多亦不能責之以必知

人則職當主辨或才堪理據則官授散員或時有相當亦幸中耳非吏曹素得而知也有文無賴者計日可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況其書判多是假手或他人替入或旁坐代為或臨事解衣或宿期定估才優者一兼四五自製者十不二三況造偽作姦冒名接腳又在其外令史受賂雖蕭滲而難尤選人無資雖名正而猶剝又問昔時今卿子弟視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于限者體部明經等亦然少詞之省例斯非濫歟若等為濫此百而多者也此句亦佳

四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若等為濫豈若杜衆門而崙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于吏部述職于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于刺史則曰官命出于吏曹不敢廢也責于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係其往也責于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

雖有賢者亦無可奈何耳

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恭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五或曰令人多情故長恐計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已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有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于今但未及于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書授于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

當時諸鎮皆相薦以得人亦自謀其政不請濫耳

六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極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之苟濟一時不日不月事必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積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為已任上酬知已下利班榮爭竭智力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率

攜妻孥往復勞苦必以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為苟

七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既無常調久不得祿人皆嗟怨必相率去我入于他境則如之何荅曰善哉問乎夫辟舉法行則搜羅畢盡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此祿之不及者皆下劣無任之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弊之本實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上

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今有才者既為我用愚劣者盡歸他人有萬家歸之內則二十萬人隨之食其黍粟衣其縑帛享其祿廩役其人庶我收其賢彼得其愚我祛冗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自古典邦制敵之術莫出于是惟懼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焉請改革選舉事條

選衆之法難于得士不難于禁私苟序以精明則私不禁而自止矣

請行辟召之法　沈既濟

德宗時試太常寺協律郎沈既濟以甫代兵興天下多故官員益濫而銓法無可道者至是極言其弊

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辭俯仰之間侍

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叙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p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于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蔽矣不可以坐守刓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

此論足以執唐人之口

兵部得叅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于四方結奏之成歸于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愼舉者小加譴斥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努名僞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寛事潔而官得賢者不奬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

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于理臣以爲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黷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況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久乎天子雖嘉其言而重于改作訖不能用

司徒兼侍中上柱國北平郡王贈太傅馬公行狀　權德輿

曾祖君才皇右武候大將軍南陽郡公祖珉皇左鈐衞倉曹叅將累贈尚書右僕射父季龍皇大同軍使嵐州刺史幽州經略副使累贈司空汝州郟城縣臨汝鄉石臺里馬燧字洵年七十太傅英朗特達剛方中正體苞五常致其用以贊皇極國有二柄壯其猷以合神武終始盛烈爲唐宗公原夫代有勳德延耀儲祉王佐之業至公而光年十四從師講學因輟卷

喟然曰大丈夫當建功立名以康濟天下豈能矻矻爲章句儒耶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與歷代君臣大本成敗大較忠賢功用奇正方略會其歸趣如指諸掌十九丁內艱泣血三年以孝聞天寶末安祿山擁幽陵之師南向以光祿卿賈循爲留後公以書干循勸誅逆將向潤容牛庭玠等然後傳檄仗順可殄而取之循疑留不決竟及於禍踰月間行至恒山時河朔披攘物情恟懼方以褒衣長裾游談感激因其謀而扶義建節者衆矣寶應中陳鄭節度李抱玉

後頒上黨雅知公才表爲晉州趙城尉將王師既破
史朝義乃復河洛有迴鶻可汗之助因肆暴而歸以
功自負其强難屆節將使上介致餼皆懼不敢行公
官方解巾急病不讓徑詣其壘申明要約氣盛詞直
虜皆擾從可汗乃授以旗幟委之供辦且曰有犯禁
者公其董之於是藩部肅然莫不畏服後有酋長求
賂於公者立斬十餘人可汗大駭疾驅出境安人禁
暴之略兆於斯矣河北副元師僕固懷恩居將相之
重恃父子之勇可汗又其子婿也藉以爲援將有異

圖公密覘其情請爲之備初僞范陽節度李懷仙與
相衛恒定等四帥相繼來降懷恩結爲黨助奏復其
職至是擁衆據汾上子瑒圍太原相衛俾倪以相掎
角至安陽說其帥曰懷恩憯刻以逞欲其子輕佻而
好勝人人自爲計坐待帳下之變耳深陳利病勸諭
激切懇是感公言至涕泣改圖因約懷仙等三人奉
章獻款既迴鶻北歸懷恩與瑒繼死公之明識遠略
皆此類也本使尋奏改左武衛兵曹參軍歷太子通
事舍人著作郎以至祕書少監兼殿中侍御史轉管

田節度二判官永泰中拜鄭州刺史兼侍御史至是
頒六條撫四方分憂於上施惠於下時兵食方調杼
軸其空乃闢其田畝均其戶版每歲一稅百姓便之
生齒蕃息庶物蕃阜大曆中改懷州刺史其夏大旱
公力救災沴端居絜誠默以心禱至七月櫓木滿野
庸亡者襁負而至朝廷以汧陽被邊宜得人式之守
拜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公乃訓州師備器用郡城
之西有路與蕃境相直凡二百餘步上連峻峰公乃
躬自行視塞其蹊隧功堅力省邏場以寧又置讎門

於阨狹之地中制扃鐍上施于櫓積歲之患旬日而
安連帥憚公威望日盛羈留幕府因以受代家居京
師者久之先皇帝召見奇其才授商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未旬月屬河湯三城逐其帥擇可以撫寧之者
特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河陽三城使是歲
大曆十年也夏五月汴宋兵馬使李靈耀以濮陽叛
俄據浚郊國家始務靖人特屈常憲因以節度留後
授之而又結魏師以略東郡不利六月詔公與淮西
節度李忠臣夾攻之時寇鋒侵盛忠臣每合皆北將

棄師以免者數矣公嘗激以壯志或給之言夢忠臣
旣慚且憤引師復還先是請忠臣軍汴南公軍汴北
鋒與虜衝所向無前敗之於滎澤又破之於西梁固
至是靈耀以其勇悍者八千人號爲餓狼營盡銳來
拒公引戲下決戰遂勝入鄭時魏之救兵二萬距大
梁三千里所公又合諸侯之師用奇設伏以敢死士
三千人鼓譟先登大敗之魏將軍單騎遁去靈耀以
其徒背潰旦日餘黨以城內八千人降於公公悉讓
忠臣推而不處閉壘稱疾退於坂橋其士吏鹵獲悉

以家財購而復之大梁之人至今知感履險則忠以
盡敵成功則讓以保身此又將帥之明哲也十二年
三月詔復魏博之地諸侯班師公乃歸鎮河陽秋雨
暴至河流決溢軍吏等具檝櫂請公登舟以避公曰
城中凡數十萬戶吾實主之而苟以一家求安所不
忍爲旣而人皆感泣水不爲患十四年閏五月皇帝
旣位深燭理本以太原王業所起國之北門非勳德
爛然者不能鎮定特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太原
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於是修班制正

事典險其走集訓其與師講車徒戰陣之法教金鼓
聲氣之節分晝之下變化如神自是烽候罷警匈奴
不敢南向而牧矣建中二年夏六月來朝京師加兵
部尚書封幽國公初魏博帥伯父之勢而得專地旣
踰年與東平常山復爲從約七月魏以兵三萬圍邢
州攻臨洺昭義節度上請公爲援朝廷許之十月公
會昭義之師與神策行營兵馬使故太尉西平王於
漳州先是魏以凌郊之敗讐公威望至是以節度之
師專征伐之任兵刃完利部披訓齊軍聲大振士氣

益勵魏人又分銳騎合恒定李惟岳之衆萬人臨洺
南雙闕下樹柵以自固公自晨至晡悉擊大潰殺其
將楊朝光時臨洺之圍壕壘四匝復與招義鼓行而
前腹背受敵飈塵翳景士皆決死凡百餘合公自據
西濠口扼其喉以襲鼓之內徒斃踣亂相蹂蹈收其
車重兵械各數十萬魏人棄營而遁邢圍迎潰上嘉
其功拜尚書右僕射先是公與軍吏約曰苟戮力成
功者當竭產以賞至是悉索家錢與車服臧獲等眞
其價之上下視其功之薄厚散於軍中約五十萬且

日卒可以夷患難勉師人赤誠之外無非長物故盡其私積賈其餘勇士皆歔欷感激爭以効命報焉優詔褒異命史臣書之且詔有司以量入之賦如其數以復於公其毀家佐軍輕費厚下皆此類也三年正月魏人又乞師於東平恒山衆且四萬壁於洹水公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且以河陽三城常所訓定上請爲助有詔從之乃建三橋夾河爲壘乘變出奇如環無端初則銜枚以邀敵因乘其未備後則薙草以滅火使計又得用然後分銳士飈馳以犯之而後從

之獲首給者殆半餘皆走林溺氷僵尸相屬腥穢川陸公愀然曰是皆平原人也彼但暴服之耳亦既就死恐其委骨肉如是耶使得以族屬收瘞既而聞者知感繇是洛博二州僞署刺史各以其地來降鄴魏之間以咫尺之書招下三十餘城朱滔誘其隣帥復來助寇四月公有魏城之捷五月詔同門下平章事仍封北平郡王時諸軍連捷師留且久武有復其侵地則息於攻取公具以上聞有詔朔方節度李懷光應援征討六月朱滔以漁陽之甲三萬至于城下初

不以危軍鶩爲功而

以壯根本爲急此公之大議也

諸侯有議班師者公曰彼三戰三北假息孤城且宿兵十萬閉援强而退縱敵生患何以復命於朝廷耶既而郡師相勵皆百其勇七月加魏州大都督府長府仍充魏博澶相四州節度招討等使四年二月又敗之於成安魏軍退千館陶深壁以自固以十月盜臣竊發斃於近郊公忠憤迴遑咨圖方畧懷光統朔方之旅乘歸心以赴難公齎懷伏泣以大節感動之時朱滔招連北虜遝跡日徘公刷諸將日夙駕整旅以扈屬車人臣之分也儻北都不守則兩河三

川搖矣豈行師捍患之義也耶乃還太原遺行軍司馬王權統銳騎五千與監軍使者赴在所不令男棄與大將等男各一人赴焉軍食祿賜器備服用一以條泰獻於行宮公初旋師也以晉陽大鹵用武之地北蕃東夏且有外虞而都城之東平坦受敵乃服引汾晉三川漲爲平湖能順地勢以導水勢守陴者歲減其役濱河者日厚其生而又廣堤潴池密樹如織金湯自固板榦不勸其明智善利之及人也如此公自出車累歲功捷相繼而軍中衣食多出寇境河東

之人咨詶給饋餫之勞歲臧其賦封內相賀因中貴人以聞願刻金石詔從其請公避名不伐懇疏方止其勞謙之詞邪人誦之此所以尊而光暢而彰者也公常揣摩諸侯（爲王武俊等也）開導勸善能通其變以誘其衷盡益友之直諒啓純臣之志畧因所以建大順立大勳者有焉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貪天犯上衡連逆泚脇其人以河中叛公威聲素振壤地相接支郡屬城降者繼至秋七月皇帝旣平大盜乃清宮廟加河東保寧奉誠等軍行營副元帥有詔許公與諸軍同討河

中九月旣望師及于絳僞刺史王克同棄城而遁餘黨來降分狥下縣進軍寶鼎斬其將條伯文先是懷光之師勇於猛突至是獲甲首千數凶徒奪氣貞元元年六月公以軍國大要非表章所盡釋位來朝親稟睿略乃屆指成筭請三旬芻粟以平之秋七月與河中節度使今侍中咸寧王及同華邠寧之師次于長春宮公以單騎傳于城下召大將徐廷光西向受命且以君恩諭之曰兵興以來逾三十年而勠力之師最爲忠力今乘時自效若建瓴水豈井心畜禍

終汗鋒刃邪開陳逆順辭涕交感又曰跬步之內矢石所及若決爲匪人亦在今日因披襟直前當之庭光頓伏拜泣莫敢仰視抗詞未畢壁洞開公徑入撫安奉宣皇澤於是城中周呼曰吾等復爲王人矣八月公與咸寧合軍而東至于焦離堡降其將尉珪乃次河中陣于城下懷光傳首其衆請命是舉也不勞師獻功如其平素就加侍中歸鎭北都三年二月來朝京師寇戎旣清乞罷藩鎭六年拜司徒兼侍中詔有司具儀法册命禮賜備厚昭德報功人臣榮之

屯師河中也靈武節度杜希全獻體要八章上因著君臣箴以賜之公奉表陳賀上又賜公宸扆臺衡銘各一首公令男暢詣闕謝恩並請揭而書之於起義堂之側詔下優答其畧曰卿有許謨濟代之誠保衡輔朕之志情之所尚遂飾以詞北夫盤盂自銘亦冀輔佐同德遂許刻石兼賜題額寵渥之盛冠耀當時五年九月嘗與故太尉西平王同對於別殿上曰卿二人與朕休戚是同各賜圖形麟閣并御製文命皇太子書于閣壁至於君使臣臣事君選賢與能之盛

盡忠作憲之績煥乎天文與日月並明矣九年十月公以足疾久闕朝請因至中書奉表起居召對拜辭手惧至地上驚遽自起以接之公慙惶踧踖感甚以泣上曰元首股肱本爲同體卿之疾痛何異朕身乃遣中使梁懷幹扶掖下殿十一年二月以年及懸車再表讓侍中優詔敦獎終不得請八月十七日薨于安邑里私第皇帝震悼不視朝四日先是詔宰臣詣宅問疾御醫禁方旁午於途疾劇遺表指陳邉事純誠至公言不及私薨之明日詔贈太傅又詔文武百

寮就宅吊哭京兆尹護喪萬年令爲副司農卿嗣吳王獻充吊祭使鴻臚少卿王權爲副賻贈絹二千疋布五百端米粟二千石二十七日命太常卿裴郁副使少府少監路恕備禮持節冊命上所以待大臣之禮備矣惟公始以文史參佐至于牧守師帥公業見乎變德洞焯於時所以順天明從君命布皇澤宣國威能竭忠力而爲藩衞理軍如家馭下以誠拊循厚而士勵法禁明而衆整誓師鞠旅皆樂爲用料敵制勝如在目中此戰之所由克也凡再分兵符而三破

劇賊開相府十四年以上公居中者九年至於盡瘁心之言富注意之重密啓詭詞人莫得而知之昔舜之官人也尚作司徒龍作納言惟公居之周之命將也方叔元老申伯于藩惟公嗣之加以馮異之推功趙奢之饗士子囊之城郢文子之不屬其子惟公備之故藏將爲傳追遠盛公侯之禮會朝鳴玉拜後聯卿士之榮公之展孝也公之教忠也凡自府辟多爲國華登中朝以潤王度分外閫而貞師律公之知人也公之舉善也洪範之乂用三德嚮用五福惜公不

踰期頤其他則無不及也德輿自右補闕三歲而爲右史掖垣之屬備承功烈褒獎之禮獲奉命書來今先達有期祖載將及易其名者敢告有司謹狀貞元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宣德郎守起居舍人制誥雲騎尉權德輿謹上尚書考功夫建侯行師先王之所以懲不恪也考行尊名先王之所以勸人臣也謹按故司徒兼侍中上柱國北平郡王贈太傅馬公勤勞王家功德茂盛其謀猷合於君其忠利加於人也用登公相以殷邦國今體魄則降日月有時敢錄實行請

徵謚法謚狀

西平合諸將之力擴清京輦北平以太原之力卒

殲懷光此其功次之相亞也

相國義陽郡王李公墓誌銘　穆員

皇唐九葉天啓元聖運弃中否蓋有苗不恭舜德於
是乎盛徐俶孔熾周道於是乎興而我相國太保義
陽王文武命代經綸應期柱石將傾舟楫未濟腹心
王略爪牙天罰芟夷大憝覆冒生人公諱抱真字太
真本姓安氏世為凉州盛族高祖修仁佐太宗征伐
益大其家寵位本州啓封中國曾祖興開府儀同三
司左驍衛大將軍祖恪陳州司馬贈兵部尚書考濟
曾贈太子太保或才光于時或道屈于命從父兄司

徒凉國公抱玉事肅宗代宗勳著王室錫以天姓代
宗之初僕固懷恩怙兵犯順公時再命汾州別駕隨
州陷焉懷恩雅苛公才而懼公之不同所以待公與
衛公甚背切公覺以勇智自脫投身京師上方以懷
恩為憂不啻於祿山思明之難遣公進討公曰郭子
儀領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因人之心以邀其勢
紿其衆曰子儀為魚朝恩所戮劫而用之今若復子
儀之位可不戰而克上嘉而納之其後懷恩父子皆
敗朔方有衆洎西北兩蕃望子儀而頓伏皆如公策

拜殿中少監擢綏清列澤盛當時卿大夫賢者從之遊朝論美價於斯爲集大駕幸陝欲遂都洛陽公入陳婁敬子房之說且曰臣見犬戎今巳遁去翌日長安告至如公之言代宗器公之才將試其用詔兼御史中丞充陳鄭澤潞節度留後公以所奉之主則從父兄司徒公乃深惟大雅明哲之義罷請留府願効列郡優詔從之拜澤州換磁懷二郡之人得公失公皆如父母未幾復就留府之政累加御史中丞左散騎常侍并領磁邢二州增秩加邑國之報也今上即

位用聰明神武照臨不庭命方叔召虎鎮衛四國是用授以黃鉞俾以專征而方命之徒畏威先舉田悅以暴兵五萬寇我東鄙邯邢州圍臨洺守將乘城如山不拔忿志且耻既悉索境內且乞師于隣摇地于雲壕壘敷合上絕飛鳥下及黃泉公躬執鈚鼓屢挫其銳詔命大原節度使今侍中馬公與公合縱且曰盡敵于是摧堅陣於雙岡釋重圍於二城殲逆徒於洹水凡三戰三北退伏於魏窘如四拘逆將朱滔訪今司徒王公合范陽恒山之衆來爲悅援公與馬公

洎鄴帥屯于魏橋相持卒歲無何京師有朱泚之亂鑾輿外次鄴帥失圖蒼黃還師唯恐在後公徐統士馬退次洺州旋奉詔書俾勤所職于時將卒倦戍久矣及其還也如川壅而潰勢不可過公以至誠大義發爲號令俾四郊激勤王之志三軍忘思歸之心進師漳河獨壓強寇先是與公戮力大原朔方盟津洎神策四師十萬之旅一朝雨散孤軍特立天下危之公忠貫天地機先鬼神動如雷霆峙若山岳銷難於未朕成功於無戰氛祲四廓豺狼坐馴上在奉天躬

禹湯勃興之德曰萬方有罪罪予一人發號改元與人更始公奉揚天澤汎于四隣增日月之明廣雷雨之施由公而復爵位者今司徒王公洎魏博青齊三帥凡三道數十州百萬旅歸于聖理公之功也朱滔以幽燕勁卒獯虜驍騎將欲横行咸洛崛強中原輔其兄泚窺伺神器公以奇謀正義間說成德成德與滔契重婚姻事同艱阻與公交鋒對壘積爲敵讎乃爲國爲公忿滔如讎將欲自竭先誠於公投我以可疑報之以必信公與王公之相見也王公旌旆車騎

亘如長雲晦日蔽天風驅而至公以數騎徑造其前王公叱去左右躍鞍而下交臂號譁聲聞吳天即日兩軍億萬之師悉如兄弟公遂入其壘授之以盟明日合勢大破滔軍于涇城之西滔鼠竄舊巢至死不振逆泚折臂皆宛脊䏈諸將開風益壯踵武獻功旣而妖星滅星躔復鯨鯢戮海水清而振耀靈成與復日運自艮而始其天啓歟公使將如臂使手如指決勝于千里之外者則河中拔淮夷殄分彼成功什三既歸朝初歸洛之歲遷工部尚書洹水之勝轉兵部魏

橋之勤加右僕射濬滸之固轉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滔之敗遷司空食實封五百戶貞元初上有事于上帝列祖公得請會朝宣室受釐明堂布政對揚丕顯錫命蕃庶方寄肱股而藩屏是切方屬周召而桓文是賴數月壘命還鎮公之鎮於潞也垂三十年撫五郡四封之人作之醫作之師生成之富庶之耆老詣闕願刊金石詔俾將寀揚其頌聲邇者大梁東平二帥交惡僉使上介質正於公公以天道助順神明與直裁而辨之司徒王公以不二心合公一

德資稟明略有如元龜議者爲上黨之俗地狹而力氣寒堅冰蓋戰國武卒之餘也故長於步冀之地土馬之所生故長於騎而公與王公天下之傑也各因其俗之所長以伯諸侯嗚呼使公將步王公將騎以征四方獎王室亂臣賊子誰敢萌心上天爲何而乃降公疾願守謙撝固辭崇高請罷三公拜章七還天子重違宗臣之請又迫蒼生之望退授僕射而安危注意之任猶以煩之十年六月一日薨于位春秋六十有二皇上震悼輟朝三日所以贈襚之品禮極數

歿中貴護喪達于洛涸冬十月九日葬於澠池祔先君太保之塋禮也公自生勳門幼被儒術長覽太史公班孟堅書服從衛之言至於兵法尤其天性而體乾之剛利坤之貞熙春之仁厲秋之義蹈禮之節包樂之和是以文邪扶翊武著戡靖行備九德政成百度忠與勳偕業與時併兵符相印與身終始開國傳家與國無窮盛矣哉公再娶于鄭華宗令德其偶而一前夫人榮陽郡夫人皇洛陽令汲之子也不幸早世後夫人沂國夫人皇洛州壺關令鞏之子也昔以

賢聖貢今以哀報榮旣大公門且肥公室初公之爽三軍也嗣子前殿中侍御史爲墮淚所迫俾嗣公位緘曰爲先人之嗣者苟生非忠冒死非孝深惟自免之計旣而忠孝全焉次子幼成季子幼清次女適清河崔弘雅有幹父裕蠱之美長女幼女並從西方之教各得其旨緘等以公成功盛德列于史策流于歌頌傳于故老之口巍巍乎其不朽矣若丘壟遷化歲序推忽則貞石是賴不可以不識焉爰假菲詞俾銘玄堂銘曰

陰陽成歲百物以生聖賢撫運天下以平神武嗣統朝陽啓明照臨萬邦震曜不庭蠢彼昏迷爲國乃命徂征風行王化雷動天聲靡守不固何攻不傾佶佶材武乘馴忠貞茫茫氛祲於變廓清入覲于王惟周之楨帝念藩翰復我長城宜錫難老以王夏盟奈何昊穹天椓壯齡善積存沒報窮哀榮勤勲王府遺業生靈歸我真宅封山表塋永閉泉戶與天壞并

義陽說合武俊孤亂賊之黨成國家之勞功在北平之上西平之下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陸贄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夔避見稱故方岳克寧疆埸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令所以重煩上台作鎭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衆無犯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群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懾北再駕而都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撝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限界諸夷蕃屛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

之甲兵崇十連之元帥宣威耀武罷警息兵俾予御
戎時乃丕烈
西平元勳典型深重國老固當以此制副之

奉天改元大赦制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旣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旣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絶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

黎庶痛心。醜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宜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俛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群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慚。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

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荅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

之恩 赦其 與

罪。屈己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

孟明三敗 濟河焚舟 [illegible]而復師 [illegible]求[illegible]精

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藩鎮效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勑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

人臣以晚益者多矣黜免之人可終廢哉

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

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勅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四品以上，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遞給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

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歎，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宇。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

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盖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鈐、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

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侈率己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量條件停減聞奏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令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陸贄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有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吁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其分

不假以補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役以刑禍太峻禁防傷殘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乖遁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令重圍雖解逋寇常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盛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剪剔以爲義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湮不可不洞開穢垢洗刷疵瑕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宜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至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陸贄

右懷光嘗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秖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搆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亾弱者勢危而先覆滅亾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

此公胸中真有數萬甲兵

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也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固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擁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圍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之。

縱使懷光不懷異心連雜之勢亦無所用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師。即以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溪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

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奬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誑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

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

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湖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愿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芻蕘非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

如此乃以折服人主之意

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宜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管文膺與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所貴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舉旨又以造墖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下臣愚蠢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墖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墖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

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過終變桑田熒熒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群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堅其為費也甚寡然猶相繼証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同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

暁批耳目之表有此而發更覺激長

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顧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

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與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安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爾，因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避，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彊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

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縣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袪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許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徵誠懇，恭

與元賀吐蕃尚結賛抽軍廻歸狀

陸　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賛頻催人計會、擬自領兵馬赴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賛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强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絶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破賊衍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溆口奏、說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責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

不懷光 言蕃斯 不可用其 忘非也其 言是也

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賛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遛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携將帥之心。懷光遂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效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

不得不堅息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潜蓄姦計倘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端誘脇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敝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在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

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覘機若瞑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群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此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祲自歛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偭階猶梗今懷光剽掠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除賊帥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貲位已極進功則寵增而位固除賊則名等而身危況賊之兇惡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因而就危違寵而從豨豢乘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游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

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愼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illegible]時眷眷於犬羊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當時朱滔常誘致回紇騎而王武俊大破之可以盜賊之利誘之則其心不可保也可以中國之兵破之則其力不足恃也觀于回紇可以知吐蕃矣

賜吐蕃將書　　陸贄

勅尚覧鉢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具悉之。國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鄰援。慮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皆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

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酬賞。遂許四鎮之地、以答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既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朕欲苟循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鄰之義、豈所安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

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繒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約、亦爲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和好、即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悋、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繒帛、朕即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彼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太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思令圖、以副朕意。

此等大要本之漢文與匈奴南越書來、而事機更密、便覺旨味過之、不可以時代論優劣也。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陸贄

勑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量得卿却來深以爲慰昨者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盟先有定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漁必無此理但勑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效尤恐成交惡初疑界首遊兵少有爭竞不謂大發師徒漸加侵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

故朕自嗣膺寶位即與贊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爲鄰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上諸物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移信使交歡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豈有一事不行一言不信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興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與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審知本末[illegible]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即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第二書曰原其功而問其過于此未爲深損于彼殊非遠謀又曰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爲推擬其言皆中机要

賜尚結贊第三書　陸贄

勑尚結贊蕃使論世熱等與遣聿同列卿所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結鄰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幅大國弘宣遠圖施實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略歎尚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謬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事

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答成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可犬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即合直以情言彼但露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假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既虧盟約且失禮儀

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讓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由分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即當肆意所爲不必更論和好倘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鄰去就之間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有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

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移非獨見誚於四方亦將取笑於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有侵陵朕亦未即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即宜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稱繼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即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口宣宜令速回佇望來奏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陸贄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與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

轅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隳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實爲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執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常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

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皴瘃之苦冐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逃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疏矣頃者土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

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其事未遙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執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寧夏獲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執有可蹶之危其爲

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于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于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于失者、在于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念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剛憤恥而陽威、將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

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于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命、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

此弊積習已久宜公詳盡言之

廬、然後可以捍寇仇、護畊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此籌之此予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擇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

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節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于公廩、布帛恐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沱因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策、既而有司監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而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救其根、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

是良法不才有行知可痛

官可愈多
弊法愈甚

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價。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于軍城。取高價于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屬王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裳。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耗蠹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邇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

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螙蘖。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詆於會府。會府承許以上聞。誨逢有年。復遇無事。不辭補費。引用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畜斂乖宜。此之謂也。邇之大患。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師。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

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且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擲食之詞。稽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illegible]師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疚心。甚如焚灼。輒復效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

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搉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

濟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中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于事理可得施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食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于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皆息力役

罷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阜祿食所須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廣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運一斗錢用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烟火殆絕都市之內餓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

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此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

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虫旱關輔薦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illegible]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

此轉運之利也

始以斯文命升宰相平章軍國何事不宜究心

此處更審

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塡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遞來七年積數滋廣臣等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轉輸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

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並僱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年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術

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廢永制不貴功于當代不流患于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底近于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于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

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塡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并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鎭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

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
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
原長武平京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
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二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
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
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
百三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
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
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

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
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
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
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
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
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
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
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撿覆。分於當
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

貯備軍粮為名。非緣城守絕粮。及承別勅處分。並不
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
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
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粮。來秋若選順成。又可更
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餘。以守
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之食。以歛糴則不[illegible]
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慰國跳軍者。無所
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
急于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

擾十人。無糜百事。但于常用之內。收其羸費之資百
萬贏粮。坐實邊鄙。又有勸農服毛之利。存乎其間。此
蓋天錫陛下。攘夷狄而安國家之職。不可失也。
內以裕國。外以備邊。中以惠農。一舉而三善備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九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陸贄

右欽溆奏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事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

戎師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分任之於閫督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過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敦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

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祗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將有艱虞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

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令之要契頗具於茲

宣公諸奏過于雅暢則有冗長之忌惟此狀與論兩節度移軍狀簡約曉達最爲封事之美

請令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疏

陸贄

理道之急在於得人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所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

命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羡之曰若

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義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白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指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

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拾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眾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若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

皆得自達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管劾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視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

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循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

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斷與議。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

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敎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愼不辯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

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犯邦家。葢以其意性險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倚。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尙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

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謀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

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
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聞羣才
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
易明數以賄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
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
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
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
明知今人將徇浮言專任宰相除吏宰臣不徧諳識
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

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
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
官愼柬僚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
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
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循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
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
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臣多亦不出其中今之
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
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

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
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
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
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
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
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
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
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
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

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
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
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
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
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
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
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
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
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求精益粗

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恐職覽爲煩粗
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
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
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
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
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
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
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
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

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
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
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
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
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
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
不精於法制而務精于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
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
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 短捨長則

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
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
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
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
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
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
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

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
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
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今法令未嘗不禁私而私不可禁者考課不精也
人主未嘗不求才而才不可得者仕進太狹也宣
公此疏乃今日對病之藥當事者宜反覆而熟誦
之

請廣接下之道疏　陸贄

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兹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禍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

可不誠游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所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狥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顔色之不形顔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懟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

嘗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

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與矣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

言之愈直而愈妙

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驟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君向若太宗猶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護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

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贊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僞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

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

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

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中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逾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

然考其初心不必強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昔龍逄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恐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係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

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同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秪以伺罪愆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

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為陛下懷慨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為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

忠告之不旅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下

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逾遁以阿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謗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

敬輿事意忌之君而能使君臣之間洞無城府惟其孅納之術深而壅蔽之途啓也

論從賊中赴行在官狀　　陸贄

欽叙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兩人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詐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紏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通而群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侶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疎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

恭儉
半此
馴致

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
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欸誠豈不以
虐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伏惟陛下
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
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
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
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
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
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追

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天
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僦小失而崇丕業耳往歲初奮
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迎歸欸者繼
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于此時
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
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後皆疾之直者奬之
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
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
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蒐爾凶

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
所以孕禍胎而銷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
降附者意其窺覘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寘撓敗者
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强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
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
祇使拘閡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
紫庭雖阿英頗異其繇然於圖閣一也既杜出
蒡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
通一遺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

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沮勝從之黨彌
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寵唯揣
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
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
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戎宮闈
不守倘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
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褒秩糾阿諛不實
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
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

敗亂亦邇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旣闕愼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玆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猶偷造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虬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

窃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遲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赴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一而不行小猶愼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此是德宗受病之處使天下携心解體皆在乎此故反覆極言之

諫置瓊林大盈庫疏　　陸贄

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

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

寫出人情貫有可念覺沙中偶語之對猶不免劫制也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黙，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虛

有搆奸鼓亂、干紀而强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兹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兹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

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宜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

德宗以聚財斂怨卒爲禍身者也不得不深切

德宗用兵始于劉文喜

論狀河中後請罷兵狀

陸贄

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嘗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謟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凶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趣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始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

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臨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變爽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尤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及遂乃叠結以拒討狠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岔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

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棿艱屯綿絹
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
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
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
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
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
征重斂之數則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
總歷知黎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壅堙之失情德音
渙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

兇狡匪人亦必爲之感欲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梟
鴟以好音消祲沴以和氣由是奸回易慮黎獻啼心
假王叛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覩蠱首鼠之將壹純
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
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濡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
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
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
之數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帥之悖臣
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尚恐陛下以桎言

之略而未諭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
齊同惡相扇摧戍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
同忿奸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
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
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帑廩以贍軍悉公私
庀牧以張武箕斂周於萬類徵徭被于八荒勞已甚
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
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搆災
豺貙整居於禁闈狄猾撐肉於馳道河朔同罪之衆

布路而峙宋郊付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
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閒何所
不爲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
軼境之侵及開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淹旬望風
歎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
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
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
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
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寧人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

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念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奸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巳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群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唱說於新附之帥

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之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吳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畜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

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維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保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欲陛下全宥之恩不能不自覥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

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鎭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犴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

德宗征討諸鎭亦有不得不然之勢但猜疑躁急使天下有人人自危之心故兵拏不解而變生意外耳宣公鑒于往事故詳言叛服之繇勸不窮兵非敎之姑息也

卷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疏　陸贄

敬輿德宗時爲宰相貞元間詔定兩稅既而厲疫水旱戶口減耗賦役日重帝以問贄贄因上疏請釐革其害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

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宿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故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埽庸調之成規剏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甿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

但更其法而不理其時則法愈變而弊愈多此必然之事

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擿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

丁夫為本無求于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直廛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

兩稅之法意欲均稅耳而行之急驟不為畫一故反有不均之歟

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

力重輕惟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亾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亾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舛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救微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況復亟繚棼絲重傷宿痏其弊

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恵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刓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為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抱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務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

此兩稅之害也

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隋頒詢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縱豁之節統羨之饒非從地出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骨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徵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諧折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粗計其直以召雇為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特甚常傜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華去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

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廢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頃因軍興每貫徵二伯者。下詔停之。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勑有司。何求不給。豈必勞延進獻。別徇營求。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

中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冐。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

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微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今之所行者兩稅也但使國無橫歛長吏賢明酌稅未始非良法不然復租庸其害亦均事在乎擇人而不在乎更法也

雖本長沙而語尤明鬯

論關中事宜狀　　陸贄

夫人君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

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奉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

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

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強本之意則忘忩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卻醜類再安宸居城

邑具全宫廟無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
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徵將弘永圖
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
國朝盛衰埀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
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而臣未達敢獻所憂
先皇帝還自陝郛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
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吐蕃河東有太
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
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

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
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螫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
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
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
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
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群胡
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
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
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

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
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將何
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
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
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
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
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
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
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

亦支反覆無常惟在禦之得其術耳

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
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
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
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則往歲之所患
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
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
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
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
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

無已之求，撓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廄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弊。設請榷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

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虞，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

德此處則涇原之卒不變矣

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強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惟陛下惜之。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晟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

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請如此類。一切停罷。則與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評

此疏在奉天之前居事先而料事後一一如見宣公後日深得主眷亦在乎此

可見天下之人才係乎人主之好尚苟有求賢之實而謂下不應者此必無之事也

論朝官缺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陸贄

聖人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儁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然則興

王之良佐皆在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漢高禀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追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自涘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

有黨無黨之論君子小人聚訟久矣得此兩言乃爲确白

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遠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

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粗。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缺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愼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閒詢僉諧。或擢自旁求、不一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銓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

如此則陞天下而盡爲宰相之私人矣

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狥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權群林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誠君子之事。遏惡

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纇、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咎、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纇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敘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

管仲論鮑叔牙不可爲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百千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蘊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孔子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

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係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則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夫惟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爾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

使人不以其能事之不稱因而兼之則升其所能者亦無由而自見矣此人主所以有無才之歎也

無異但在明黜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於唐虞臣佐之盛莫盛於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消鳥獸魚鼈亦剛不窮益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于上臣濟美於下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

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論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

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則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郎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

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堙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

監一任經十餘年並背將順㢘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頻多狥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疑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

論居官過久之弊前此未發

必備惟其人識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群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閡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並廢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

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徇循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

大約人君自謂有一種學術在心而不曉于時勢堅而用之必受其弊觀德宗行事發論每依儒者

皆有繩墨在于胸中故敬輿開之以通達之論至于用人尤其所急也

可謂愛君以德

辭撰賜渾瑊奉天尋訪內人詔書　陸贄

內人爲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命。當有官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覩。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

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淸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烝。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翫。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褻。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愼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

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宼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開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稍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易變也。

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袁衛爲覆車之鑒。

諭進瓜菓人不當酬官疏　陸贄

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䝔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二紀于玆。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敎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天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

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鋒鏑。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華菓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

則彼突鋒鏑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菓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菓矣。瓜菓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摒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虛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竊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且植瓜樹菓。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而全其實。

但言名器不可濫。則不可服英主之心。言及將士解體。虛名無用。則寒心鑠骨矣。故奏對明主。不可但用迂儒之談也。

論賞與不宜冒濫疏　　陸贄

陛下惠霈執御仁示庶察念睹難之憂危恤從巡之
勞苦論增寵俤將賜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
貴近罔知銜恩府首淪評復論庸賤惟精惟愼尤謂
防微顧省何如屬當下問臣若自食衆號傍懼怨悔
困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娶何是以不揆
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
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賢之效廢名浮
於行則貪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

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來天追於患難竟擁
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頗
符實事亦會時所霑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
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剪伐諒匪
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
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圖遏跋履崎嶇難則
當之定將安據勞武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
莫不各覩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與奬同亦是
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嘗受賜之科竊自揣量猶知
不可而况於公議乎况於介胄之士乎人之多言靡
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洸該
粹司以知其私昵之誘怨不在大攀皆自微必將沮
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慍者
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誇志所
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
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蔽之至精猶患相失處
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
區寓天下旣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

頃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
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
謀反諠譁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
以殄寇讐益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
而奬尚恐未孚奬又非功固宜見誚倘有節効尤著
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倒狥
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

論列通曉處使人心平意釋不覺服從此做與所
擅長

論顧少連論貢及賄賂事　陸贄

少連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直、銜謂清慎太過、都絕
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
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賤、苟或
違道、臣猶知慚、況乎公卿大夫之間、方當連帥之任。
豈貪納賄然後　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結恩爲事。
旣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
彌甚、高祖太宗　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
每發德音、赦宥　下土、大辟之僞、皆蒙滌除、唯於犯贓

往往不救、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
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
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
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
固其理也、又可禁乎、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
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
道辟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衆寮、孰
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
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

腦筋髓耳、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
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
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
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
者獲稱才智、此明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
歛、上求賄則下[illegible]侵蠡、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易於小者、必害於
大、易於始者、必難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
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

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
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
末旣差、丘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亾多矣、何曾有以約
失之者乎、臣竊[illegible]郡府之不顧行賄於朝廷、猶鄉閭
之不顧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
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之哉、暴
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
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
登富壽、不臻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

納斯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以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待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涖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惟不務賄、然後得之。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覬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恥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

賄賂上流則法不下行法不下行而天下之禍不可勝言矣

亂之始生未有不以貨賂此言可謂確論　卷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論佛骨表　韓愈

鳳翔法門寺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憲宗遣中使杜英奇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戚里諸貴皆爲公言、乃貶潮州刺史、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一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

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

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

（此等轉變皆是兩京緊肯）

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必言奉佛得禍其言太偏然不如此不成諫官文

予余嘗論昌黎佛骨表在于朝廷固是佳文耳

潮州刺史謝上表

韓愈

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相意。皇甫鎛恐其復用，量移一郡，遂授袁州刺史。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

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閒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閒窮思畢

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公之此表何其乞憐求媚之至兼以矜詡其文欲羅本朝所謂文士自愛其羽毛者也

論捕賊行賞表　韓愈

元和十年六月癸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瀝泣極言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至是獲賊而未即加賞公以狀論列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令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亦足計根尋蹤跡

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二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太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丕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

贊揚前功以聳動之

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

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尙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閒楚數年之閒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瀆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僭惷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事通曉使明主欣然樂從公之論事不減陸敬輿而洞達英爽實過之耳

論今年停舉選狀

韓愈

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子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爲四門博士抗疏論列其曰雖非朝官蓋未爲御史時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

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似李尋賀奉災異奏

復讎狀

韓愈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中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公之此文舉其大旨至柳子厚而暢言之

黃家賊事宜狀

韓愈

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度黃昌瓘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經略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貶嶺外謂自潮方發袁繼入為祭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上事為請時元和十五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

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仇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于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倘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

患十室九空百姓嗟怨如出一口賜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緣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䢖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奸心伏請移經畧使于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羇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于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于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論淮西事宜狀　　韓　愈

吳少陽初爲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卒其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之明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還奏兵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傷中丞不克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爲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爲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出討蔡以公爲行軍司馬卒擒吳元濟皆如公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以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于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于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于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

淮西將董重質言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縣皆困朝廷徵兵太雜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氣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古故勿戰二年鄰殺

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于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于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于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尅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于戰鬭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

客軍客軍既少止兵陳許河陽全軍相援從使唐州軍不能當良兵撲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公之此論正與蔡特事後之言相驗也

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揀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栅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

兵力分散雖每處設防非賊所畏也

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于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敕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因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

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緣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兄承前事勢如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恩赦朝廷無任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悉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于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于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

今按李德裕之討澤潞正用此策因以伐其交世以爲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

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輒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賊形勢首尾皆見

論變鹽法事宜狀

韓愈

長慶二年、張平叔爲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韋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

右奉敕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令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

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緫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繇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者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誰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

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秖校數文于百姓未有厚利也腳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

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係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于倉場分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

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係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于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奸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幷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今

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于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于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疋直錢三千今絹一疋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

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
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
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
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
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于舊價日校一錢。
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
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疋絹三千。今
只八百。假如稍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
變鹽法日省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援之時。不

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日弊日
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疋
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疋直三千。則無衣者
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不繫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
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
繇涔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
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
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
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
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
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能爲也。人之
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
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
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官吏畏罪。必用威刑。
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
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于諸軍諸使

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
吏嚴加防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
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榷。爲官糶鹽。子父相
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今既奪其業。又禁
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
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
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
慮者。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

販遡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繇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寔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敕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

奏聞伏聽敕旨

剖析糶鹽之間而知大體識遠計殊有經實之用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二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葬者有異矣古者

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攺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巳來事

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旣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　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旣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旣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援古成文不支離不附會極爲明斷

禘祫議　　韓愈

禘祫制前後議者不一、公所排五說、陳京始議、外史李嶸等七人、柳冕等十二人、又裴樞仲子陵韋武陸源姚南仲王紹等、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五十五人議、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

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違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議禮之家正如聚訟惟公排去諸家允合聖制後世異同之論俱當折衷于此

上留守鄭相公啓　　韓愈

元和五年冬攺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

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

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亦成雖然寧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黯黮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一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其言狙直自是骨鯁人語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江陵作李巽是時自江西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

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嘐明之言不發於
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敎道有
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
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
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昌黎乞憐諸牘大者過高細者過卑惟此猶適中
而不失風雅故特錄之

上襄陽于相公書　韓愈

憲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荅之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
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
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
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
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
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
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

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林蓄雄剛之俊
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
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
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
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
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
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
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
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

巧辨足以文其缺

蔑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蔑焉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于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雖作諂人語亦復不惡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 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變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變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

明所扶持然廣愈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借馬喻人如批抗擣虛聽者神悚

應科目時與人書

或作與常舍人郎貞元九年宏詞試也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昌黎之為大言也必曰周公孔子及其困窮而乞憐于人也或比于禽獸或比于賊盜顛倒失倫如

此良足爲矣然如此書固是奇文不可沒也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

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書固無意取其傑岸之氣以振靡俗耳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得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請自行許之蓋在元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二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從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宜愈再拜

論客兵之害士兵之利可與杜牧之上李裕書參觀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羸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蝨之聚感兇豎喣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蹴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匕箸之立豈以爲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于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

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宜愈再拜

鼓動振起足以生儒將之色

送陸歙州詩序

陸修也時以貞外出刺歙州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

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許郢州序

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爲屬邑是時頔斂民於急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

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謂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

而刺史之惠不能終及小民故君子不爲祉

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欲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冇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讀此文知當時上有催科之嚴而下猶有撫字之惠

本無所言但序述南海以揚本朝之盛著手處甚高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年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本無所言但序述南海以揚本朝之盛著手處甚高

上巳日薛太學讌彈琴詩序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禊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爲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宜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

俎既陳有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寫太平之樂事而不失儒者物色是此文佳處

送李愿歸盤谷序

貞元十七年作公年三十四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矣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達者之文喜其不凉薄

贈崔復州序

韓　愈

郭復在唐昔隸山南東道所序者言于公頔頔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趍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于縣吏乎能自辨于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于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于州縣令不敢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仕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于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從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斯序也不但箴刺史而并箴連帥寓乎仕人之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也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

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于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寥寥數言自有姿勢

送董邵南序　　韓　愈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不難其短難其意氣颯舉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二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唐文

送廖道士序　　韓　愈

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山而作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于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于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

而不吾告何也于其別申以問之

昌黎每于方外之士必作一段意氣參蕭之語所以作其勢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令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于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上尊朝廷下諷藩帥此是昌黎第一流文字

送區册序

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仆射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于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

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序還荒風景極有佳致

送高閑上人序

閑烏程人允精書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

韓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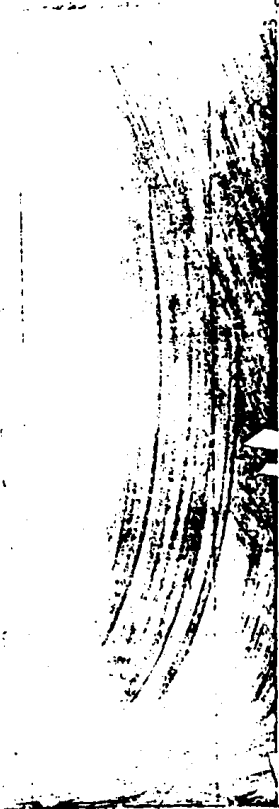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于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于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虫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于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于書得無

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昌黎此文蓋自喻其所得意其于草書直寓之耳

送殷員外序　　韓愈

元和十二年詔偕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侑不爲屈虜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于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于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嚴重之色動關國體不獨揚一人之風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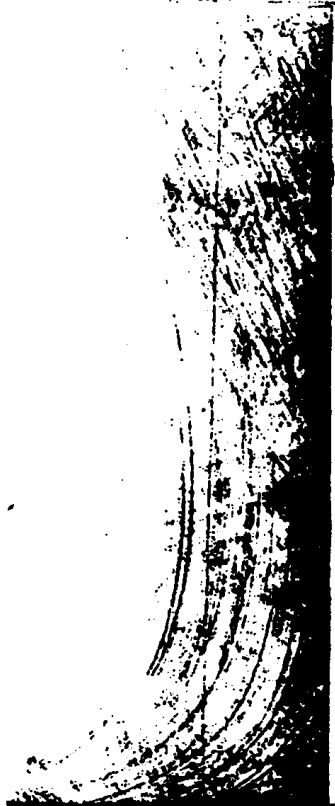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楊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既引年去命爲其部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長慶中公爲吏部侍郎時作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于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能于閒外處見其羨慕之深

送鄭尚書序　　韓　愈

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

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癰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直是嶺南一部志畧文如高山隆崇但有丹碧之光而無蒸鬱之氣

無堡則不足以守屯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韓愈

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

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羸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于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

歸文欲並吳先屯田淮潁之閒則此非徒文士之空言也

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于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

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于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重華真能吏真邊材也惜其功名不大著賴公文而傳使後世知有重華及振武極邊可以耕屯者是公文之功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韓愈

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餘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嘑劫衆阻兵懔懔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

河之沄沄源于昆侖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寫猾吏做態之狀如見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

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爭臣論

陽城爲諫議大夫未肯直言愈作論譏之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欲取白麻壞之乃已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

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

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

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

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

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文有嬰縱嬰擒之勢縱之愈寬禽之愈急是持論之極工者

平淮西碑　韓愈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爲行軍司馬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
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盗以狂往在玄
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
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
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亡其
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

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兵州降從淮蔡不顧目以爲
彊提兵四譁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
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
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
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
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
雲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
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
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

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頷頷蔡城其壃千里既入而
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慶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
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
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
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
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
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
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
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
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
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
堂坐以治之

李義山贊公文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
民詩其言似矣然公之此文審輕重明順逆歌之
舞之振動天下又豈在于抄撮摹繪之間乎又曰
公之斯文若元氣濡染大筆何淋漓斯言近之矣

衢州徐偃王廟碑

石刻云朝議郎中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衢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

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鬭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

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楚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

曰故制捐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黯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缺祈昕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上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眾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緜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

惟道之職以因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撫命其實幾然
歷短留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
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
惟臨茲邦廟上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殁萬年
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
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
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
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徵以暴貴文追作誄
刻示茫茫

凡碑碣用議論則其氣薄而文浮惟公不然以其
體雄而辭峻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三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南海神廟碑　韓愈

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

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
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爲所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
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
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
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
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
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
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

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
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
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
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
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
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
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
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
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

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
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
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
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
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
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
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
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
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

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
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
其才良而廪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
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
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
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遠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日月出入。山島竦峙。此曹孟德觀滄海作也。於公此文亦云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季雄建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

詩詞非漢以下人語

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美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子厚之才智不獲竟用僅為德于一方則沒而為神也固宜退之之文亦正言其盛德在柳死而宜祀耳而人有訊其以鬼道誣人者何也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四　七　唐文卷十四

黃陵廟碑 韓愈

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阨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二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四 九 唐文卷十四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今天子之舅，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褒外氏，自外高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冊登公師，事載之史。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於是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于太原，益掌廄苑之事。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

夕兩宮，而能敬讓以致，持以禮法，不挾不矜，有陵士大夫，高下中度，與官者事，滋人愈謹。與或作興，者或作皆，方云者音指，致也。詩耆定爾功 由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遷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遷進不專為恩。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為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于萬年縣落女原。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壻京兆尹李翛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予以文常銘賢公卿，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為銘曰：

有蟜氏國，實由炎軒。蜀坌莘姒，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胄，官封繼繼。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卑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

曹成王碑　　韓愈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盜於將、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氏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眞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謗、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

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鏟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𥓵隨光化、捁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眞食三百、

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鬧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彛將愼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叢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

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蕘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于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以報于今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退之于此文可謂字字作意惟恐其一語之平弱人之用心蓋如此也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韓愈

吳本作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邢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番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開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迺王屬良祇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啓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

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烈烈大夫遂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威禪武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既明且愼終老無隳啓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似史記絳灌諸傳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韓愈

石刻後題云朝議大夫安定胡証書并篆額京兆府廨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衛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

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隷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長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眾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

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押于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桀桀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胥顛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謀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命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

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槊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媲德嬪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于蓍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谷汝田侯勿亟勿遲觀嚮式時爾祖爾思

僴靜莊栗之文

劉統軍碑　　韓愈

公嘗誌統軍劉昌裔墓矣今又銘其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薨既葬將
反柩于京合于墓次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
哭將退咸領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
以較德焯勤者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日
事將功以著不可誣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有謚有

誄有幽堂之銘又如郎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
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縱哭捨
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陽曲之別爲公祖遷公曾祖考
爲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
遂于公身三世晉人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遲
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爲國喑噫
來告邊師可破之計楊琳爲橫巴蜀雁彫公由游宦
單船諭招折其尾毒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

琳之已還卧民里盡古有云入職其憂無事於職
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爲冉璞起奮筆爲撥強寇氣死
伏取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公遂佐之蘇民軋敵
多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天子所憑
蔡卒幸喪圍我許郛新師不牢助勤將道公爲陳方
應變爲械與之上下寇無所頓遂至逃收以功遷陳
實許之半營爲元侯以勢自嚴役入居許爲軍司馬
脫權下賊上心益歸卒嗣璆職棄惡從德乃與蔡通
塗其蹊棘稚耋嬉遨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

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其償未塞僕射以都及癸巳歲
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公卽疏言此皆臣愆
防斷不補漬民於魚臣耋且疾宜卽大罰上曰無害
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
公迎于驛遂行不廻六月隆熱上下歎施公鞭公驅
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什卧在宅閔有加錫
命爲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冬十一月
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奏聞怛悼俾官臨弔
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賚於數爲優明年九月

東葬金谷。公兆有命。匪後人也。

以銘敘事。詞詳意伸。無所截斷。自就繩準。公與神

明丁文者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淮西之役弘爲行營都統公爲行軍司馬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大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

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堪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

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將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陷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殁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塩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

一鎮了何其富厚如此

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不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恒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

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
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
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
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
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
患公居間爲巳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
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
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
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

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
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
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
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
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
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
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劇將得其人衆乃一愓其人爲誰
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

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
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
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
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
天地不留其討不遒許公預焉其資何如悠悠四方
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
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
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諫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
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

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許公忠勤武節元和之間倚爲重臣固宜得此文
以震耀耳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此誌作於袁州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

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

文如太史屈原傳

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

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

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

出觀察使河　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悅悼淋漓不作隱護之言更爲忠厚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五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韓愈

孔戣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

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

年長慶四年正月巳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

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

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嬰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籍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實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

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諴戡戢徵公於次爲第

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

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孔公清節直言之士其文不同於諛墓之作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此文竟似哀詞不似墓誌以見公于馬氏之深也

李元賓墓銘　　韓愈

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此銘但序官次末寫哀詞直是上古之作孔子之銘延陵季子是也

崔評事墓銘　　韓愈

君諱翰字叔淸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携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詼諧縱謔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既至表授右衛冑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署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茭茅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賵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歛大歛三哭焉於歛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

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京縣某鄉某原君内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

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借入而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

崔君位不遂志寫其性情行事使人思而痛之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仙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宜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

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楊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議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

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擧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令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

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恒州恒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其至上所言公之情上覺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淸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

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

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

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月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逐之萬榮爲

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

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

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

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二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

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幷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董公之功名不見于為相而見于為使為鎮故序之獨詳

鱷魚文　韓愈

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

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俔俔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文以理喻乃有斥叱風雨之氣

祭郴州李使君文

韓愈

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爲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愓皇感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邂清光于暫覯言莫交而情無餘既不買而奚售哀窮遏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創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饑而愈疢接雄詞于章句窺

逸跡于篆籀芭黄非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叉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秀竢新命于衡陽費薪芻于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于縱博沃煩腸以清酎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于新知脫窮愁于往陋輟行謀于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一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倘後日之北遷約窮歡于一晝雖椽俸之酸寒要抜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指

斯言而莫就始許信于暫疎遂承凶于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于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于謗構遭唇舌之紛羅溺陵晨而孤雊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訴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評　詞賦非此君所長何其爲哀文便清舉流亮

祭河南張員外文

韓愈

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

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于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醆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騾去君云是物不駿于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淸寫泊砂倚石有遌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狗鬱盤炙酒群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于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瀾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

昌是斡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廬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是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壙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遍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猛氣塡湫哀音激響每一誦之風雨淒晦

祭柳子厚文　　韓　愈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州移袁明年自袁召爲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

不善爲斫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偏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表哀見情清迢獨舉

祭馬僕射文　　韓　愈

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爲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爲京兆也有舉馬總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總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顯闔鯨鯢跋躓顛而不躓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逾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蟊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

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鄆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律萃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躔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虔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埽弔廬已萃未燕于

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蔌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其肅雍高渾處不減清風之頌

祭鄭夫人文　韓愈

夫人韓會之妻公之嫂也公少孤育于其嫂既爲之服朞而祭之以文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兄宦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饑而飧疾疹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

遠遷窮荒海隅夭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遺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

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
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訣絕而復
蘇伏惟尚饗

哀慕之作非以文工而文自至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
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
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
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
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
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
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
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
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
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
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
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

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以諷喻之言盡出之巧者之口視于厚倖人豪駭

諸傳文體更爲遵上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五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鄆州谿堂詩　　韓愈

皇甫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溪堂
愈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專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至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有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蟊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

其餘庭猶
涖昌黎之
詩其寫處
則誠三百
篇之詩矣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
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
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
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茨有龜有魚
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借邦人之論以權原功本抑揚輕重其風翼然

元和聖德詩　韓愈

憲宗元和元年夏州周承全斬惠琳高崇文收成都擒劉闢淄青李師道武寧張愔皆受命二年正月上親獻廟及郊祀愈時爲國子博士分教東都作此詩

臣愈頓首再拜言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已來誅流
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
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
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
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親望穆
穆之光而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

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
爲解輙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
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
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阼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維是元年
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
負鄙爲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眾十旅軍其城下
告以禍福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降幡夜豎
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皐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

不肯吐口開庫唱士曰隨所取汝裘汝弓汝韉汝鼓
汝爲表書求我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
嗟遠土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出節少府
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闢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
此不當受萬牛羨炙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
有惟其兒有餌其誘其出穰穰隊以爲數遂劫東川
遂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
行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徐壁其右闢黨聚謀
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戢不貪殺揃不濫數

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請討俟命起坐皇帝曰嘻
無汝煩苦荆并洎梁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爾醜
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或拔其角或脫其距長驅洋洋
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闢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孔
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闢窮見窘
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臼
取之江中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闕下
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攣索夾以砧斧
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

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瀉揮刀紛紜爭刊膾脯
優賞將吏扶珪緌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哀憐陣歿
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市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簿
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恒青魏
東盡海浦南至徐蔡區外雜虜怛威赧德踧踖蹈舞
掉棄兵革私習簋簠來請來覲十百其耦皇帝曰吁
伯父叔舅各安爾位訓厥甿畝正月元日初見祖宗
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于新宮視瞻梁桷感見容色
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於郊用牡

除于國南鱗笋毛簴廬幕周施開揭磊砢獸盾騰挐
圜壇帖妥天兵四羅旂常婀娜駕龍十二魚魚雅雅
宵昇于丘奠璧獻斝衆樂驚作轟豗融冶紫焰嘘呵
高靈下墮羣星從坐錯落侈哆日君月妃煥赫婐姬
濆鬼濛鴻嶽祇業峩飫沃頹鄉産祥降嘏鳳皇應奏
舒翼自拊赤麟黃龍逶陀結糾卿士庶人黃童白叟
踊躍歡呼失喜噎歐乾清坤夷境落褰舉帝車迴來
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刬磢磨滅瑕垢
續功臣嗣拔賢任耇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

通達今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
天錫皇帝。爲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
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絺紵。
赦戒四方。多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
耗于雀鼠。億載萬年。有富無窶。皇帝正直。別白善否。
擅命而狂。既翦既去。盡逐群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
龐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
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浹于族親。
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爲歌詩。
以配吉甫。

序事之詩不勦拾古語而自成其雄健

通解　　韓愈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耻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乃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故讓之教行於

天下。許由爲之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

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閒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嚮令三師耻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也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

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耻乎力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遁同如聖人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耶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言足以振厲末俗賢于原道諸篇

諱辯　　韓愈

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

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鈎索旁引百折不撓是辯論之冣精者余觀舊唐書乃以為陷李賀於不孝以此文為昌黎之玷殊不可曉

對禹問　　韓　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與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

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此論本之韓非其文亦相似乃是退之佳處世徒好其儒文者非也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

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乎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

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敎之上幾何其不胥

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敎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敎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

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毁

韓　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之古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于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于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

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可如是先生之

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載之間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始求之太詳則人才必少一朝有事則乘險徼利之人皆出而取朝廷之爵位故後用也必粗此退之本意也

陸敬輿告德宗曰武后以易而得人陛下以精而失士正此意也退之樂于獎引故其言云然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五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以張許之節義功名不得公及李韓之文則無以彪炳震耀于世若是乎文之不可以已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六